

THE JOURNAL OF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法蘭西號

第二卷第四期

少年中國學會出版
民國九年十月十五號發行
上海亞東圖書館

中華民國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少年世界(婦女號)特刊兩册

第七期目錄

(每冊定價一角五分)

第八期目錄

(每冊定價三角)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一) 許德之彫刻『漁童』



(二) 賀丹之彫刻『思想者』



(三) 達　維　之　繪　畫　『頭　兵』



(四) 彌　納　之　繪　畫　『拾　稻』

法蘭西一個學者的『進化』觀

亞爾伯爾譚話
李　璜筆記

巴黎少年中國學會同人既得北京本會通知，將於本年九月月刊出法蘭西特刊號，請供給稿子。時近暑期試驗，同人匆匆編譯既畢，甚想得法蘭西近今學者講壇一篇。往見加里亞爾伯爾 Charres Albert 先生。先生爲法國近今哲學家兼社會主義者，著書甚多，如『甚麼是藝術』Qu'est ce que l'art? 與『自由戀愛』Amour libre 皆爲一時所稱贊；尤以『自由戀愛』一書，轉譯至五六國文字。先生常同李石曾先生往來，故略知中國現狀。同人先介紹本學會宗旨，後言來意，幷請譚譚法國自白爾森後哲學界思想變遷如何，一時的哲學泰斗何人。先生道：『今日法國哲學界難言誰是泰斗。不獨法國，他國也是這樣。現代思潮，轉變甚快，日進不已。要求統屬一時思想，如從前法之笛卡爾特德之康德已不能得。想爲諸君譚譚同輩中之有思想者，覺得狠多無從說起。前聽李先生說中國學者見歐洲大戰，頗懷疑科學的發明和創造的能力。因此對於人類進化，抱了悲觀。今日會見諸君，請譚譚這個問題』。先生譚約兩點鐘。意多語長，頗難記憶。同人同家，請李璜就所能憶，一一寫出，錯落自不能免。

現在歐洲的人，對於進化之說，也多有抱悲觀的。他這種悲觀，是由於他對於進化之說，概念不明，生了錯解。世人每以幸福二字爲人類進化退化唯一標準。故一譚進化，便思及生活之如何繁榮，起居之如何娛快，人類奮勇以鬪，將來必定達到，是種想像，未免簡單，近於耶穌教人之迷信天堂。其實進化不是這樣。況且幸福爲物，是比較的，活動得狠。以時間爲轉移，以個性爲轉移，以環境爲轉移，至不可定。我們祖宗所謂的幸福爲我們所不知。我們所謂的幸福爲我們祖宗所未見。年老的人總說從前時代之多幸福，今不如昔。坐華屋食肥甘的人反羨坐樹蔭食黑麵包爲無憂慮。可見幸福不能以比量而得。既不可比量，安能作進化的標準。有些人說：進化之極，人人各滿足其所需要。這種說法，也與幸福說差不多。不知人類是最能適應環境。在滿足一方面說，富人在富境固能滿足，窮人在窮境也能滿足。就不能滿足一方面說，人類需要是繼長增高，終難滿足。舊需要才足。新需要又生。幷且

各有各的需要不同，有些能滿足。有些不能滿足。因此這進化便沒有一定的了。

幸福的反面便是痛苦。因此認幸福爲進化的見了痛苦，便抱悲觀。他們以爲就退一步說，不得幸福，總要減些痛苦，這世界也才算是進化。不知進化是同着困苦來的。換一句說，就是不痛苦不能進化。我不否認今人所希望的幸福將來無有。但是將來也一定有將來的痛苦的。況且人類的生活愈改善，人類的感覺愈靈敏。今日長釘入骨，覺得痛苦。將來細針刺皮，也要覺得一樣痛苦的。故所以我不承認人類進化在人的感覺苦樂上定。

設使果然有那一天，人人各滿足其所需要。——這是可以設想的事——我們所有希望完全實現。我們的志願完全自然的合於衆人的志願。絲毫無有紛爭，無有痛苦。這個時候，可算是完美的幸福世界。但是同時便是進化消滅的日子；人類便停止了前進。要知道人類所以前進不已；就是有些人要盼望戰勝外界不際的痛苦，自己造成一個世界。幷希望爲後人預備一個較完美的世界。他的後人也是這樣希望，一樣的忍受痛苦，一樣的想戰勝他。一代一代的都是這樣希望這樣前進。可以說所有進化，都是痛苦所有不再進化，便是死亡所有不再願意或不再能夠受痛苦的便該消滅。Tout ce qui progresse souffre et tout ce qui ne progresse plus meurt, Tout ce qui ne veut plus ou ne peut plus souffrir doit disparaître.

我說這句話幷不是要世人閉目徒受痛苦。有有益的痛苦，有無益的痛苦。痛苦自然當受，也要知道選擇。一味放逸，甘心奴隸，這是無益的痛苦，我不願人忍受。因爲這種痛苦，是從嬾惰偷安種種最可羞恥的名辭造成的。我願人挨飢，如果他挨飢所剩之糧，足以救活別個。我不願人挨飢，如果他是處在最繁富的世界裏。因爲這樣繁富的世界，別人有食，而你獨飢，是最可恥的事，雖能忍受，是無益的。現在人道主義便提倡已飢己溺去救人。但是不提倡衆人皆偷惰受苦，待一二人道主義者去救他們。人類進化，可以說是由無益的痛苦慢慢進爲有益的痛苦。既爲人類，痛苦終是有的，幷且終是要的。用不着悲天，也用不着樂天。悲天派樂天派好像買賣快樂的商人，Marchand de plaisir 終日都在那里爭論快樂的價錢，於進化是無補的。人類進化，是隨着事物的自然與人類的志願 la nature des choses et la volonté

des hommes 而行。我們必得要同着別個前進，不前進便要消滅。我們當然願意前進。這前進不是盲從，也不是瞎轉，是同向着一個方向。這個方向，就是日趨平等。vers l'égalité

這個日趨平等，不是理論，是事實。我不說日趨平等便是幸福。因爲我不是要推揚進化，是要指明進化。

可惜這裏不能把事實說個詳盡，但是也略說一說。社會起原，爭論很多。但是社會生活之所以成立，是由彼此有互相倚賴的事實，有互相幫助的必要。這是現在學者大家承認的。從古來以至現在，人類的活動力愈進步；互相倚賴的事實愈多，須互相帮助愈必要。在漁獵的部落時代，偶然遇着公有的危險，就大家團集起來，發生互助的事實。不過當時因爲交換不常，關係無定，所以平等的觀念不生。并且因在部落裏長存，便不覺得同類都是平等，强暴該當反抗。到了後來，人類的活動力發達，實業便慢慢的興起來。憑着思想家的腦子與工人的兩手，就把這社會轉變了。生產多，交換不得不緊。交換緊，大家不得不出而相見。相見既勤，從前不了解的也會了解，從前誤會的也會冰釋。這社會的關係也就愈複雜了，這互相倚賴的事實更見多了。雖然同時因爲自私自大的心腸不免權利衝突，起了戰爭。但是這種戰爭的結果，狠能給自私自大的人一些教訓，使他了然這互相倚賴的關係，互相帮助的必要。他便相信別人的力量不比他減少，別人的權利應該尊重，別人是與他平等的。這樣看來，這回歐戰，對於進化上，又未嘗沒有一些好處。

科學愈發明，機器愈進步；一二人獨享的權利，便要漸漸移在衆人身上。這是馬克斯已經指得狠明白的。我雖不贊成馬克斯分別時代那樣板滯。但是事勢所趨，工業進步，自然引起解放的命運。這不是幾個社會黨鼓吹的効力，是機器在那裏指點衆人。一個受壓迫的人假使走近機器，他必定要安慰他道：『你不要傷心，你不要喪氣。你有兩手，拿來與我親近。你便能創造，你便不必去要求主人，服從主人，你便與你主人平等。你要知道，一片鐵一把砂，比你主人的堅甲利兵强得多咧！』

果然！現在機器的力量把庸衆的力量增得多了！無論你資本如何雄厚，武力如何强大，試問你能獨立存在麼？鐵路能工，立刻便沒有了糧食。工廠關門，立刻便沒有了生產。這回德國武人生事，已經得着這個教訓。不但在一國裏，國與國間，都是這樣。自從

交通便利，我們習慣用遠處的出產，這國與國間便起了很密切的交易關係，彼此倚賴和互助便不可少。國與國間如不能平等，便自然發生博伊哥打熱 boycottage（排斥）這若馬熱 cho-mage（罷工）和博伊哥打熱，可算是機器世界的新產物，助人類平等的新利器。

自從人類思想逃出了一定的範圍，不斷的尋求，不斷的創造，已經征服了許多天行，發生了許多力量。這向前開發的活動，是不能停止的了。一個新需要才滿足又連想及第二個該當滿足的需要。一個新發明未完，牽引起第二個可以發明的物件。并且現在哲學與科學打成一片，這發明的前途愈看得遠了。這無盡的發明，無盡的創造，使人類活動的圈子愈廣，關係愈深。由今日的事實來推定將來。那個時候，無人不相信別人的能力是與他平等。無國不相信別國的能力與他平等。（那個時候不隨着前進的早已經消滅了）因爲互相倚賴的關係太深，互相帮助的需要太大，非依着這平等的原則，不能保證這共同的作爲。將來社會的進行，可以說除了平等的人羣間用契約來進行外，沒有別的法子，可以發生効力。

這些都是事物的自然和人類的志願所得必然的結果。這都是事實，不是理論。我們可以在這些事實裏面尋出一個進化的律：

人類的聰明日日作工以擴張生產活動的場所。
生產活動的擴張使社會關係日漸複雜。
社會的關係日漸複雜使人類生活日漸平等。

Toute intelligence humaine travaille à accroître les champs des activités productrices.

Toute accroissement d'activité complique les rapports sociaux.

Toute complexité sociale crée l'égalité

換一句話說，就是：生活的條件在物質方面越使我們彼此的關係密切，他在精神方面越使我們彼此的行動自由，因爲自由的社會便是平等的人羣的外狀。

我們要想自由，要想平等，我們要與別人發生最密切的互助關係，我們要與別人發生互助關係，我們要牽起創造的精神，不斷的作工，以擴張我們生產的能力。

這不是理想，這是事實，這是人類進化唯一的途路。

法蘭西近代羣學

李璜

述法蘭西近代羣學，不能不先說說孔德 (Auguste Comte) (1798–1857) 因為孔德是羣學裏一個創造人。羣學 Sociologie 這個名稱都是他取的。幷且現在法蘭西講羣學的，雖然有好些派別，大半與孔德學理是相成而不相悖的。孔德的理想，雖被近代羣學家視為妄念。但是他的科學的方法，是給近代羣學家開了覺路的。孔德以前，法蘭西的學者如孟德斯鳩，弓多爾賽 Condorcet 聖西門 (Saint Simon) 等，自然也狠留心研究人類社會的現象。不過到了孔德，才具體的定出一個觀察的方法，不單靠直覺的概念，要用科學的方法來實驗。幷且不願意純全拿數學或生物學來推定羣學，更不願意像從前的經濟學者把社會各種現狀都縮在經濟裏面去，說羣學就是經濟學。其實經濟現象，不過是社會現象裏一部份，那能便包括社會各種現象。人羣現象錯綜千萬，要拿一種科學來包含他，認不免牽強。所以孔德把羣學創造起來，自成一科。拿各種科學來做研究的資料或方法，幷不依附在何種科學裏面。自然是社會裏有許多現象，是受自然界的影響。所以研究人羣現象，要用自然科學。幷且搆成社會的主要分子便是人，人便是生物。因此生物學與羣學關係狠大。但是可以說他們狠有關係，不可以說羣學就是生物學。所以孔德說：治羣學的，要先了解各種自然科學，拿來做研究的根底。幷且要當心考察史事。因為人類社會的過程，大半都書在歷史。不過幷不是積蓄些史事在肚裏便算了，是要用抽象的去索得概括觀念。因為羣學是理論的科學，他不基於歷史的事，是基於史事的哲理。孔德有時命羣學為歷史哲學，就是這個意思。

孔德要研究社會的組織和社會的變遷，他就照物理學分為社會靜學 (statique sociale) 與社會動學 (dynamique sociale) 兩方面來說。他的意想：社會之有組織，也是由物理上的平衡公例。(loi de l'equilibre) 社會上這個公例，是基於生物同類相感的自然關係，而成一定的秩序。這種秩序便是社會的靜態。社會上的組織，大半根於習俗，習俗又根於意向。故所有社會上政治道德美術各種組織，都隨着羣衆的意向的統一而生。意向統一，

便使信仰都趨一個方向。於是可以說社會成在的第一要素，是羣衆信仰之統一。這種信仰統一之發現，或由主觀或由客觀。明白言之，或以人爲標準，或以事爲標準。人類進化，卽由此信人與信事兩端推驗可得。上古信人，至於極端。故有宗教迷信。今世推理，一求事物之眞。故有實驗哲學Positivisme。譬如家族成立的起原，其初因爲同類生理的作用，而有男女媾合。隨後因爲男强女弱，男子均以爲女子是生理上不可少一樣東西。這個意向，便是家族發生的起點。後來因爲遠征遊牧及協力合作的關係，人類便從事理上相信家族存在的必要，演出一定秩序，便成家族制度。這便是孔德所說的社會秩序(l'ordre social)研究。這種社會秩序便是社會靜學。但是這種社會秩序依着他的本性，常要受一種變遷。這種變遷，就是社會的動態。由他便生出社會的進化。所以社會動學也是羣學裏最重要的一部份。孔德便稱社會動學爲歷史哲學。并且拿他所擬的人類知識必經的三大時代來講社會動學。（這三大時代爲神學時代，次抽象哲學時代，次實驗哲學時代）他說在上古神學時代，人類只知犧牲，全是軍事社會。本來人類活動，除了打仗以外，還有作工。何以那個時代，只知殘殺，不知拿心思力量去發展實業，如像後來的人一樣因那東想西想去求知識，是與神的道理不相容的。所以最初神學時代只有爭奪殘殺的活動。後來人道的物質方面和知識方面都進了化。才漸漸由軍事社會變成實業社會。這其間各種進化的狀態，也與神學互爲消長的。軍事社會最盛的時代，是拜物教流行的時代。到羅馬多神教的時代，軍事社會便不行了。到了中古一神教的時代，純全攻取的戰爭，便變爲保守的戰爭。到後來知識進化，便是抽象哲學過渡的時代，軍治時代也隨着漸歸消滅。過了這個時候，便是實業社會與實驗精神同時并進，人道主義發達的時候了。這就是孔德所說的社會進化(le progrès social)研究。這種社會進化便是社會動學。但是這社會的靜與動不是沒有關係的。照上面所說，秩序本身常受一種變遷，由變遷生出進化。可以說變遷就是秩序的發展。但同時人類不能終在擾亂之中，有時必同趨一致，成一定的秩序。又可以說秩序是變遷的結果。

上面就是孔德羣學的大意。他所分的社會靜學與社會動學，却把人類的定一性 Unité 與繼續性 continuité 說得很清

楚。并且孔德的人羣的研究是有歸宿的。孔德說他的羣學，以秩序爲基礎，以愛爲宗旨，以進化爲目的。又說進化之極，人道大昌。故可以說孔德的羣學，是人道主義的羣學。他研究羣學，既然拿各種科學來作資料，故又可以說孔德對於科學的觀念，是人道主義的科學觀念。

孔德既創爲羣學，與他同時的英國經濟學家司徒亞爾穆勒便很佩服他，常與孔德通信論學。因此羣學到了英國，至斯賓塞爾便拿孔德羣學來大大發揮，另標新義。因爲當時是人學正倡始的時代，斯氏羣學便偏重生物學。一面德國近代的哲學者如康德赫格爾都譚羣學，但偏重心理解釋，幾乎把羣學歸入心理學範圍。故多稱羣學爲民衆心理學。孔德死的第二年，法蘭西便產生一個近代羣學家叫愛米爾涂爾根 Emile Durkheim 他把孔德斯賓塞爾的學說澈底的批評一遍。立界說，指方法，純用客觀，不加主見。羣學到涂爾根可算眞正成科。現在法蘭西的羣學，可以說涂爾根的學說勢力最大。

涂爾根批評孔德，說他所研究的是他心裏的概念，不是眞正的社會事物。孔德雖然承認社會事物的本體。——孔德曾說社會現象都是天然的事物，他都依着自然律發生——但是他治羣學，便把社會事物的本體拋開，純從他自己的哲學觀念中推論起去。雖用科學方法，但只是用來解剖他的概念，不注重一事一物的本體。所以他未把社會事物的究竟說得出。孔德羣學上最大的原則，就是人道進化的時間的研究。他從這個意思去定人類的進化。他的問題，就是要解答這種人道進化的程序。現在假設這種進化是眞有的。但是要證明他的眞實，除非要在他的科學成立以後。孔德既重實驗，當然不應把一種只是個人心頭的意向，并不是實在的事物，拿來做探討的目標。可以說孔德羣學的事物，完全是主觀，其實他所擬的人道的進化不是那樣存在的。孔德解說社會變遷程序，全是由他理想。照孔德所說，社會成立發展或消滅，都是一個一個獨立的，前後并沒有關係。如像派兵換防一樣，不過後來的比前次的添了一點東西罷了。這樣社會進程，完全是根直線，前一節的尾含接後一節的頭，一直接起下去，用人道來束成一組。其實這樣複雜的社會進程，又那有如此簡單的道理。一民族代替一民族，并不是繼續下去，略略增加的事物。前者與後者完全有他的個性，他的特質。個性與特質既

然有異，當然不能說是單純的承繼。所以社會變遷，不能用幾何直線來代表。譬如一顆樹，他所有的枝葉，發展的方向，是不一致的。孔德就歷史得來的觀念，與平常人概念爭差不遠。常人從往古看起來，總覺得人類社會生生滅滅，遞亶下來，都隨他一樣的天性，向同一方面走去。所以他們下定義說：社會發展，是本着人類天然的意思。他們便不想到社會進化，與人類意思的發展全是兩個事幷不相干的。

涂氏批評斯賓塞爾也是如同孔德一樣的偏執。他說：斯賓塞爾治羣學，雖然看見孔德的偏執，立意去避脫這種平常觀察的概念。但他自己又設下一重障礙，阻當他自己研究的路。斯賓塞爾說：社會的存在，是在那人類幷處，有協力合作(Coopération)的意義的時候。這句話就是斯賓塞爾羣學的根本觀念。他既然把協力合作當作社會生活的起原；所以他定社會有兩類；一是幷沒有豫謀，自然的協力合作，以謀發展個人必需的利益，爲實業社會。一是有所謀慮，强迫的協力合作，以謀發展公衆認定的利益，爲軍法社會。斯氏這種斷定，雖較孔德明瞭，但他所舉的協力合作，是否就算社會生活的全體，又是疑問。要解這個疑問，除非把各羣的存在及趨向，細細考驗，如果盡合於協力合作這個公例，然後斯氏的設想，才能在科學上正式存立。斯氏幷未經過這樣考驗，他便拿協力合作來做探討的目標，這種偏執，還是與孔德想像人道的進化一樣。但是孔德與斯賓塞爾所以要定人道進化同協力合作，都是要想實行他們的主張。他們的主張，幷且含得有道德的意味。他們的意思，以爲人類之所以有今日，都是仗着這人道與協力這兩件東西的力量。要望以後社會的進化，當然應該把他推尊至極。所以孔德竟想立他的人道宗教。

涂爾根以爲這些都是普通概念，不能在科學上有成立的價值。他說：我們現在人類的知識，還不能十分有保證的知道，甚麼叫做國家？甚麼叫做主權？甚麼叫做德摩克那西？甚麼叫做社會主義？所以他治羣學，不願意把概念合主張放在裏面，因爲這些既沒有在科學上成立的價值，便不能認爲眞實。如果治羣學的人要拿這些來做目標，那嗎個人的想像與一時的潮流，都容易混在裏面。羣學的研究，便成片面的。研究的人，便算走了岔路。社會的究竟和他的事物的全體，便終久看不明白了。

現在約略把涂氏批評孔德斯賓塞爾的意思說了一些。我們

該當譚譚涂氏的羣學了。涂氏治羣學的方法，純是客觀方法。他的方法，第一要緊，就是把社會現象當作一件東西來解剖，如同治化學物理的解剖物質一樣。毫不先加以自己的主觀，也不拿哲學概念去賅括他。質言之，他的方法重分析，Analyse 不重概括。Synthèse 因爲他既不願意把羣學當成一種哲理的空論，便要從實地下手。要分別羣學應研究的東西，究竟是些這麼？那些東西究竟是甚麼性質？說明這兩層，然後又指出一步一步去考察的方法。

他的羣學方法的條件（Les règles de la méthode sociologigue）頭一篇說治羣學就是研究羣的行事。fait social 我們要該當知道怎麼樣的事件叫作羣的行事。這個問題也很緊要。因爲平常差不多不問範圍，以爲凡社會中間所發生一切現象，無論關係如何，都叫作羣的行事。在這樣看來，凡爲人類的舉動：如像肚裏餓了要吃，身上冷了要穿，以及一切感覺與辨別，豈不是都叫羣的行事！這樣能統起來，羣學研究的對象，便不洽當。所以往往同生物學心理學合混起來。

社會上實在是有一類一定的現象。他的性質實在是與其他自然科學所研究的事物的性質劃然有別。譬如我當負兄子兄弟丈夫和市民的各種責任。我實行我約定的事情。我盡我在我約定以外的法定或俗成的義務。那時候雖然我覺得這些行事有時很合於我個人的情感，并且有時覺得是實在應該的，但這些感覺得的實在，都不是由客觀來的。因爲其實這些事，都不是我自己自動去做的。是我受了一種教訓，才去做的。有時我們不了解我們所負的一種義務的內容，還要去察察法典和現行法才知道。那些宗教的信條，道德的習慣，都是這樣。信仰宗教的人，覺得這些信條都是自自然然的，因爲在他未生以前，早已存在。他既生以後，便覺天然。既然這些宗教信條在一個人未生以前，便存在了。可見他的存在，是外於人生的。又如像表示我們意思所用的符號，處理債務所用的銀錢，商業交易所用的銀票，職務實行所履的條件等等事物，獨自運行，各有他一定的程序，不能由一個人隨意造作的。於是構成社會的分子，都隨着這樣做去，在前的人并且督促在後的人照樣做去。這樣便定出行事思想和感覺的方式。這個固定的存在，却在個人意識以外。

不但這種行爲和思想的方式在個人意識以外，并且他對於

個人，還具有一種命令和强迫的能力。不問個人願意不願意，他一樣叫他做去。譬如一種法律，假如我滿心願意去實行他，當然不大覺得或完全不覺得他有一種强迫的能力。但是假如我要去反抗法律，那個時候便顯出他的强迫能力。若是時候來得及，他便要阻止我這反抗的行爲，完全取消了去，重安頓在他規矩的方式以內。若是時來不及，他便要我拿罪名來賠償。這裏幷不是單獨的道德問題，是在公衆的意識中含有一種抵抗的能力，來監督市民的舉止。幷且立一種賞罰以制裁他。

有一些事，固然不受賞罰。但是總要生出些反感。譬加我穿衣服，假如不照習俗一樣，必定就惹起了笑話，別人便不願意與我親近。這種間接的强迫，與前者還是一樣。我一定要說本國的話。我一定要用本地的錢。若是一變便不通行。製造物件，我一定要依時下花樣。不然我就賣不出去。假使我要跳出這些習俗，或者是要把他改良一點。那便遇着一種阻礙的力量，幷且很大。由此可見這一類的事實，都是有他特別的性質。他所表現感覺與思想，都在個人心理以外。幷且有一種强迫的能力，壓在個人的身上。所以不能把他與有機動作混爲一起，因爲他的存在純是事勢的表現，不是個人良知上的心靈作用。所以要把這些行事別爲一類，給他個羣的行事的名義。以別於個人本於良知的行事。

這種羣的行事，時常在社會上還發生一種潮流。使我們不知不覺隨着他前進。或喜或怒，或感慨或悲傷，種種發現，覺得自然而然。其實都根於這種潮流，不是專從個人天性上發出來的。我們既已不知不覺迎受了這種潮流的引力，有時若是要反轉走起去，反自己覺得心中起了衝突，有些難過。這就是羣性（Conscience sociale）的力量。羣性在個性(Conscience individuelle)以外，力量比個性大。發展的機會比個性多。所以自有羣以來，羣性便戰勝了個性。現在舉一個淺的例來說，一個小孩子他自有知覺以來，我們便敎他吃穿睡覺，却與大衆一樣守一定的鐘點。强迫他愛清潔甯靜和聽命。到後來我們又敎他各種行爲，都照們做去，合乎習慣與四週。於是乎到結果，他不知不覺就與我們我行事一樣，毫不覺得不自然。其實皆是强迫成功的。所以可以說一個人的個性，自有生以來，就被這羣性戰勝了。父母和師保，便是實行羣性的威權的代表。社會上的法律道德宗敎，便是表示這羣性的威權的明文。口口相傳，心心相印。印在心裏，便成信

仰。寫在紙上便是條文。甚至於文學和藝術上的思想，都是這樣照例隨着變化。這不能說是自己的仿做，也不能說是先天的遺傳。這是羣性的力量。這是强迫的結果。大凡一種現象，既然稱爲社會上的現象。當然是有許多人（一鄉或一國）都公有這種現象。何以會公有呢？就是有强迫性的緣故。在外面看起來，一個羣的行事發生，覺得這一羣裏對於這件事的情感必是一樣的。但是細細察他的內容，這大家同向一方而去的趨勢，都是有一種作用在裏面。這就叫做各個體被牽制於全體。(chacun est entrainé par tous)

羣的行事，——涂氏解說既如上述。羣的狀態，——涂氏說也是羣的行事的力量的結果。他說一國一地的人口幅員與交通的設置，居處的形式，雖然有天然限制在裏面，但是追考起來，羣的行事的力量還是比天然限制大。使狀態不得不隨之變遷。政治上的分配，與武力上的割據，我們且不論他。我們追考一個城市的來源。這些市民爲甚麼不隨處散處，都要聚集起來，成爲一個城市？這不是羣性的潮流在那裏吸引。并且一個社會裏，政治上的組織，都是要使搆成社會的分子彼此有共同生活的習慣，以便漸漸混爲一體。既經過這番製造，我們便必須與世浮沈，更不能任情獨往。房舍的形式，衣服的花樣，那能由個人的意思。况且造房子，還每每有警所的監視。所以一方自成一俗。一地自呈一景。這羣的狀態，又何嘗是自然的呢。

加上這一層，涂氏便把羣的行事下了一個界說，就是各種社會上的有定或無定的行事，直接或間接在個人身上行使一種外力的强迫。換一句說，就是他的性質，遍及於一個社會，在個人天性發展之外，有獨立存在的意義。

涂爾根解釋羣的行事既如此，所以他下手研究的第一主要方法，就是把羣的行事當成一個物件。(Considérer les faits sociaux comme des choses) 如同化學家對於物質一樣，化學家所以把一樣物件解剖的清清楚楚，又把他合來合去，得心應手，皆因爲他在物質以外，純用客觀的眼光。故所以他的感覺力格外大，看得格外清楚。衆人對於羣的行事便不然，自己先就在這羣裏，自生以來，已經受了許多羣性的陶鎔，感覺上已經有了障礙。如果不將身子立在羣的對面去考察，羣的行事一定要被主觀的成見或利害的衝動蒙蔽着。還有一層，就是這代表羣的

行事的人，照涂氏上面說來他的意想是往往與羣的行事是不相干的。有時并且是羣的行事，使人生出一種意想。譬如一件有價值的交換行爲，他的價值，并不是隨人的意思構成的。實在是在經濟關係上隨有交換的價值。這種價值不是道德和志願的表現，是條約限制的結果。天下貨財與利益各種觀念，都不是我們人類意像構成，都是經濟組織使然。假如說人羣生活有時是可以由一種人的意想的發展。但考察這一種意想(notions)不是直接可以得來，是要由實在的現象上表示出來。明白些說，就是我們不能先天的或據一種定義便知道有何種人爲的意想在各種支配社會生活的潮流上面，爲他發生的根由。我們必得已經在社會事實的本身上考查追索過，然後才能知道自從何種人爲的意想發生的。照這樣看來，所以該當注意社會現象的本身。所謂本身，就是他直接呈現於羣學家眼中的唯一情狀。（l'unique datum offert an sociologique）羣學家一眼看着，就從這裏下手。莫要便把自我的主觀參入。先從他的表面解剖起來。一層一層的透入裏面。方才可以得着一個確實的究竟。但是有三個條件：

（一）要完全避却豫下的概念(prénotions)（未研究以前似了解不了解的觀念）這并不是研究羣學該當如此。研究各種科學，都是這樣。笛卡爾特 Descartes 曾說未在科學方法上成立之先，所有各種由外界得來的意念，都把他懷疑起來。這就是笛卡爾特的懷疑論。雖名懷疑，其實就是解釋萬事，以求真的必要方法。培根 Bacon 的偶像論 Théories des idoles 也是這個意思。所以羣學家或是在定研究的方向的時候，或是在指證事物的時候，都絕對要禁止參入在科學以外成立的概念。要能如此，才能夠逃出這粗陋性情上的必然的決定。因此我們對於宗教道德以及各種學說，如國家主義，社會主義等等，都非從科學上得着他的真實，然後才可以信從或主張。不然便懷疑起來，免得有盲從或狂妄的弊病。這個條件，算是最重要的了。羣之所以有學，羣學之所以成科，就是在全科學的方法說明社會現象的所以然。如果大家都憑一己概念，下個必然的斷定，那羣學就可以不必研究了。

（二）要把所見的或種社會現象，就他的外狀，歸入與他大體相

同的已定事類中，然後再求他與這已定事類的定義洽應與否，而爲研究的根據。譬如我們已經看見許多一類的事存在，就他的外狀，常常得社會一種刑罰的反響，我們便叫這類的事是罪惡。我們并且分別來研究他，有所謂罪刑學。於是乎我們見着與這一類的外狀大體相同的現象發生，就把他歸入這一類來研究。然後思想便有了範圍，不至於首先融入概念中間去。但是羣學家的責任，就是要首先重新估定這各類的事。定出明白的界說，然後研究的人才明白這類的範圍。我們平常口語所用的如像家族，社會，罪惡，私產等等名辭順口說去，都是沒有明定的範圍。所以往往使人生出誤會，走入歧路。斯賓塞爾也難免這個毛病。他論婚姻的時候，沒有把這一妻一夫制的內容明定清楚，便誤以爲這婚姻的進化是不可解的，是忽進忽退的。結果他便不以爲這社會全體的進化是有秩序的了。并且說這很完美的家族制度，是靠不住發現的了。（見斯賓塞爾羣學總論）就因爲一個定義莫有先下清楚，便走錯了如許遠。可見這第二條是羣學上最要緊的。

（三）羣學家搜求或種羣的行事的秩序的時候，該當勉力避去個人主觀的侵入。因爲感覺一動，是最容易生出主觀的。我們既從客觀下手，所以定探討目的時候，也應是愈能客觀的好。因此我們常常不贊成採取文學家描寫的事物，與旅行家筆記的風景，來做我們探討的資料。就是歷史家也常常將社會上的事用主觀的隨意剪裁，所以歷史上的羣的行事的秩序，是淆亂的，是要費羣學家用客觀的眼光來詳細整理的。這整理的方法，還是從外狀下手。一社會的轉移，總要留下些一定的外狀，道德的習慣，法律的條文，習俗歌謠，這些都是顯明的，不能容觀察的人參入主觀的。譬如我們要求一社會的風俗信仰，我們就從他的歌謠俗語下手。這樣覺得我們不注意社會的羣衆生活的實況，但是要脚踏實地，不能不把變態多端的羣衆生活放在科學以外。漸漸的由上面一定方法慢慢引起進來，或者要實在一些。

上面的話，實在還未把涂爾根的羣學說個大概，已經占去朋友們的篇幅不少。或者下次再說，或者趁暑假，把涂氏和他那一派的羣學書譯兩本，比我這樣東挪西扯的

說當然清楚多了。

法蘭西近世文學的趨勢

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日巴黎

周無

文學的進化，是暗暗的受環境的指導文學者的心理，想像，情感，是不能不視生活的變遷爲轉移。凡是在表面上現象上異軍突起，特幟高標的新呼聲新派別，都是由很平凡很細微的生活反相，慢慢的自然積合起來；然後由思力富情感深的文學者，將他拿來由藝術上的加功，以完成他的突變。所以譚文學上的變遷和趨勢，若就其本身着眼，自可用『天才』『神祕』種種字眼將他裝飾起來；或是一陣的詠歎歌頌，都可以使一般人得暗示的滿足。但是若就他的環境根源，對相方面看去，又自不同。所謂天才，不過是感觸力的優長；所謂神祕，不過是心靈的幻景或冥想的謬誤。其所以使他們感觸使他們幻想和謎謬的，却是那最平常最細微不爲人注意，或竟不爲天才者自身注意的一些小事件。但是在文學者，對於這些小事件，每每但事蒐集，不求斷案。於是他方面的斷案，——科學哲學——與文學者以方便或激刺，遂使他們的途徑確定，彩色分明。所以文學思潮的趨勢，是完全以一般社會的日常生活爲根源，以學術思想的變遷爲方向。

法蘭西人，富於情感，想像，思維，幾種文學的底質，所以他們的文學，自來便現一種很活潑的現象。又因他國內的學術發達，思想自由，所以又常常能指導或暗示文學上的思潮，使其結晶。這便是法蘭西文學包羅甚大，影響甚遠，派別最多的原因。有很多的批評者，對於法蘭西文學，最愛用某派某主義來代表；其實可以說是一種敍述上的方便，在事實却是不然。在近數年來，尤爲龐雜。大戰前後，文學家輩出，有名的著作也異常的多。因此中間的彩色很難叫人認定。內中想自成統系，建樹派別的，也非常之多。其實仔細考來，都不足以屹然卓立，代表一時。故談最近法蘭西文學的新趨勢，與其以派別和宗系爲標準，到不如以人與作品爲本，還可真確無誤。但是自來爲外國人所關心的幾個有名的大派別的近況，這裏却不能不先說一說：

在十九世紀下半期風靡一時，傳佈甚廣的自然主義 Natu-

ralisme 在愛米兒左拿 Emil Zola 亞爾逢斯多德 Alphonse Daudet 福羅貝爾 Flanbert 亞拉多爾法郎士 Anatol France 毛巴桑 Gu de Maupassant 和羅第 Loti 等人的統屬之下，在法國文學界中，却有很大的力量。但在他極盛時代，已有了甚多的勁敵。其中的代表便推布爾慈 Bourget。及到毛巴桑死後，法郎士隨後的彩色，又漸傾向在象徵主義。Symbolism 後起的健者無人，於是自然主義遂不能支持抨擊者的力量，因而至於崩壞。至於這崩壞的情形大概可分兩種：(一)是由反對的方面的抨擊。(一)是由後起的門徒的改變宗旨。自從左拿以來，自然派的作者，都用科學的方法，辣毒的手腕，火雜雜的來寫機械的人生。——這是自然主義者的人生觀——對於社會自然激刺很大但是對於人人心中的正面的要求，却斬而不與。並且後來少年作者，摹擬過當，常常有流於太粗，太枯，太客觀的毛病。引起讀者的反對很多。於是自然主義旗幟下的有勇氣的青年作者，便毅然自起解放。對於本師的主張，多所變更。各本所長，馳騁其天才盡量的向各方發展。仍用自然主義的旗幟去發揮自己的天性和情感。因而漸漸的能得神祕要求者的信仰心。能滿足彼等的渴望。一方面因爲得着科學的扶助又每每喜歡逃於科學的僻境或奧祕之處，專注意稱種反背的例則；不可解的現象不可滿足感心理。每每拿來細細描寫，或集沓起來。於是這一種的寫法，遂長了神祕學 Science occulté 占星術 Astrologi 魔術 Magie 等等的氣焰。又專愛描寫心理上的人神交感主義 Mysticism 或是類如宗教上的渺茫荒誕的跡象。於是反動起來，自然主義的根本動搖。對於外面的攻擊；完全不能抵抗。所以自然主義的崩壞，又可以說是自然主義的內部改革的失敗。自然主義雖然衰頹，但是他的原理和精神，仍然是顛撲不破。當初多德福羅貝爾和龔古兄弟 Edmond et Jules de Goncourt 的艱難締造。到了左拿遂集大成建立宗派，左拿之所以能獨樹一幟，並非單只其文學上的才藝使然。實由於能運用當時的科學方法。左拿平時最得益於古羅白爾拉爾 Glaude Bernard 所著的實驗醫學 L'introduction à la medecine experimentale 白爾拉爾係十八世的大哲學家。他所著的這部書，是談論科學方法最精的書。左拿既有得於是書所以能一棄從前文人冥想意繪種種不確切的方法。專從事於實驗觀察，以爲寫實的資料。而

彙收唯物主義 Materialisme 的精神，又帶有悲觀主義 Pessimisme 臭味，專能揭出人生的裏面，使自來人生的粉飾行為，頓然失其效力。這都是他們在文學上至不可掩的功績。同時他們在藝術方面，也有最大的革新，能將自來的束縛解放，不為想像的超實的構造。並不逢迎讀者的心理；只平淡簡潔的老實寫出，便是作者責任的完了。這一層尤能使人生裏面的表出，不難做作。這是他們對於藝術上的大功。總之現在我們對於自然主義的蓋棺論，不能不推敬他使文藝與科學接近的功績，不能不倣效他對於人生實驗和觀察的方法。

布爾惹雖然是反對自然主義，但我們應該知道，他所反對的，是自然主義不能滿足人生正面要求和忽視個體心理狀態的作用。所以他竭力提倡心理學主義 Psychologismo 的文學。同時又注重生活中的道德現象。但是他對自然主義者所用的方法，依然是首肯的。所以在自然主義崩壞以後，一般人雖然不似以前的注意，但是不知不覺之中，仍然是在用他的方法。自然派中主要人物的著作，仍然是為人所欽重。

在自然主義將衰的時候，法國文學即漸漸的受外國文學的影響。自從一千八百八十年以來，如英國方面的愛里阿 (G. Elist) 俄國的陶斯道 Toistoi 斯干的拉維亞的易卜生 Ibson 俄國的杜斯道委司鑑 Dosloiewsky 德國的何樸特曼 Hauptmann 等等的影響，都引起法國文人研究的興會。就中尤以陶斯道與易卜生的影響最大。一個是科學的試金石；一個象徵主義的護法師，都是有補足自然主義的功效。中間又參以泰鶴爾印度詩清人冽高靜的梵音，和超生出世的佛法。——見浪森 Lanson 氏法蘭西文學史 Histoir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第一一二七頁——都供給法國文學上許多的新思想，新途徑。最近法國文學的新色彩中間，留心細看，不難尋出這些根芽。

在十九世紀末，因為科學萬能和哲學上主知主義的反響，哲學上又發生了大變化。在法國方面如像爾郎 Renan 柏爾格森 Bergson 都於新的直覺，情感，本能方面多所發明。務必於自來的論機械觀的人生中間，另外抽出一種新的意義，以救正自來的過失。這一種哲學上的新思潮，既深合一般人的要求。所以在短時間中，頗動一時觀聽。於然自是主義一方面的文學者，所根

據的原理旣已漸漸動搖起來，於是所謂新傳奇主義，新古典主義以及其他的新派別遂雜然叢出。法國文學界頓然熱鬧起來。所以法國文學的新趨勢，除了外國文學輸入以外，還有這哲學思潮上的變遷，爲他爲個有力的原因。

在二十世紀的初期，無論何種學術，都有一個共同的普遍的特點，便是『自由發展彼此共存』這便是在現在已經不能或不許一種思想或人物獨占一種特殊的地位，或總攝的統系。只要有特創的發明，和獨到的見解，自然便有相當的地位，但是要想獨成統系，以一凌衆那是辦不到的事。在文學上也是一樣，比如在自然主義的統系崩壞以後，因爲一般人的信仰受了反動的趨迫，多半都逃在象徵主義的中間。因此象徵主義便要想借自來巴爾那司 Parnasse 派在法國的勢力和外國文學的援助，要想繼起稱霸。但是完全沒有成功。這惹起很多新派的譏評。這便足以證明上面說的趨勢，在這共存各霸的形勢底下，越是使文學的方面多方法富，效力強。在這爲分複雜的人生中間，能夠分頭滿足他們的要求，抒寫他們境遇的情感。

自一千九百年以來各國武裝和平的趨勢愈高，因而國際主義的聲勢也與之俱進。又因大企業發展的結果，勞動運動的呼聲也異常之大。於是一時文學作者對於這兩種潮湃新潮的正面反面都有很深入強烈的描寫，有時還身入其中，爲運動者之一人。大戰開始之時，此種活動尤爲顯著。那時最引人觀聽的著作如像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在一九一六年所發表的『混戰之上』 Au-dessus de la mêlée 同年盎利巴爾比失 Henri Barbusse 的『火』Le feu 杜利司阿利汪的『在淚與血中』Dans les larmes et dans le sang 等等都是驚心動魄，讀了使人有棄鎗逃往和平的感想。沙萊木里雅 Charles moulié 在他的最近著作的『火與炎』Le feu et la flamme 中間，描寫一般人對於戰爭的心理，尤爲盡致

大戰於法國文學的影響之大，實在無比。自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止。這四年中，法國各大城的書肆裏，不知新發生多少短集的詩，短段的文。多半都是些少年作者，借此絕好的材料，來供他驅使。但是這些作品中間，在一時雖然有大受歡迎的，在現在看來，價値却不很多。不過在戰時批評的人都懷著客氣。作者也不肯根本批評戰爭，他們的親朋，也不願他們有這種作品

出現。並且作者的大部分中間都便是火線上勇敢的士卒。又有繆讓若赫斯 Jean Janrès 和羅蘭他們的前車。惟獨到了停戰之後，有很多特出的作品，並能判定戰時作品的價值，如木里雅的「火與炎」中間他說

他們被縛細成了一束，

詩些做成的兵。

但他們都是可憐的花，和不好的草。

這便他譏諷這些詩做成的兵，和兵做成的詩。都是受了不自主的束縛，而終久又無用處。他不但譏評過去，他又憂心將來。他在他的『好主婦』的詩中又說道：

！看這個甜和的鄉，

他是被羣狠攻擾。

……

！看我們的母親，他和他的淚。

！看我們的爽，和我們的涕。

？能嗎我們知道較好的日子，

可愛是和平，雖然，再來却是痛苦。

他狠悲惋，很失望，彷彿不是法蘭西勇敢青年的聲音。但是在戰後的回想，讀的人無不爲他低頭，對於將來又有無限的警惕。他在他詩集的發端便說：

人，根本爲自給，在古遠的年代，

曾經殘殺鳥獸在樹林中。

但，那時還不是人。

他這說的是甚麼？是人道的警鐘；是共存的精義。他雖對於永久的和平懷疑，他却要先證明永久和平的應該。木里雅不過是青年作者，在現在文學界，還沒有享大名。但他這個著作，却可以代表法蘭西一般文學作者對於大戰的心理。他們都借著這機會，利用一般人痛定思痛的心，以鼓勵和平的實現，又利用大戰的反動力，竭力攻擊軍國主義，侵略主義，必定要補償一般文學家在戰爭中所遺的汚點。——歌頌戰爭——這是戰後法國文學一個顯著的傾向。但是，這中間又有很多的文學家，受了大戰的激刺，自已不能抵抗，因而改變個人思想，反對過去的自已；或逃身在上帝面前的，也却不少。這內中我舉一個最可惜的壯年文學家，來作代表。

沙勒白居易 Charles Pégny 氏一千八百七十三年生於痾勒陽 Orléans 的鄉間。受過很完全的教育。在二十五歲的時候，曾經在社會學雜誌發表過一篇有價值的文章，談的是『適合於人類正當生活的城鎮組織』。自此以後便變成一純粹的社會主義者。他又潛心研究哲學和社會學，可算一法國文學家中一最實在最新穎的人。思想之自由；見解之超拔，都爲人所歎讚。但是一到大戰開始。因爲自己身入戰地，久而久之，思想便逐漸轉移。到了後來，覺自棄去過去的自由思想，一心皈依舊敎，作種種傳播的文字，大爲期望者所惋惜。不久也就戰死了。現在他在舊敎中間，已經幾乎成爲偶象了。但是，我們可以說，要是沒有大戰，白先生決不至是這樣的結果。這種例，雖然不多。但也十分的可令人注意。我們總合戰爭與文學的關係來說，大概可分爲兩方面：(一)是反對戰爭，因戰爭激刺追驅他的文字向社會的人道的國際的方面傾向。(二)是反對戰爭，因戰爭之激刺，感覺到人類在煩苦中最需要的空凌的安慰，因而趨向一種超實的空靈的文學。這二種之中，如第一種可以用羅蘭巴爾比失諸人作代表。他們不但作品的鼓吹，且又從事實上親身運動。第二種則由北歐文學俄國文學之影響，又參以象徵主義者之運動，以大戰爭爲導火線，而產生的。這一方面作者不少，可述的作品也很多。最令人注意的；便是去年出版的自然主義的碩果法蘭西最老的文學泰斗法郎士所作的文學生活 La vie de la littérature 一書，我且略說：

這部書的體例，不一定是小說，也不全是詩集。文體是用平民間所傳說的最普通的口語。我們一讀他的內容。便直接感覺著他的精神是在虛靈的想像中；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頗能安慰現代的責任和生活煩重苦悶的最下層的平民。雖然由表面上看來，所說的多半是虛躑無憑的些話。但是令人讀了，便恍然覺得我們幻想之中的黃金世界，便燦爛華麗的呈現於我們的目前。由他藝術的指導，又令我們不知不覺的要去冥想這一種幻想是否能達得到？這達到的時期，是明日？或是明年？文學家和哲學家，能消滅一般人時間內的痛苦；安慰他們煩悶中的靈魂。又引着他們不知不覺的到了那黃金宮殿的途處。法郎士在這個作品中間，便不客氣的寫出他是一個熱誠的引導者。雖有人批評他過於幻想。但他確是不愛那搖籃裏的生活。他願意世界，

都成赤裸裸的。他驅逐自己和別人，都機械的向着那影子的幸福裏面，沒頭的走去。

他旣覺着一切實體的現象，都慘混着淚和血。他目擊着這次窮兇極惡的戰爭，便不知覺的拔脚向雲中走去。他這作品已經逼近了北歐的凌虛一派的文學。有人說他，已經變成了象徵主義者。他不留在這裏，自己盡了供招。但是究竟還是不大爲一般人所喜；這却是法人對於文學的天性。

至於在戰勝以後，遂有很多的對於戰勝的作品。如像現經總統德沙勒也著了一部叫着『戰勝的法蘭西』La France victorieuse 其餘還有關於亞爾薩司羅蘭的著作也很多。那都是於文學本身沒有多大的關係。

文學藝術上的變遷每每也隨着同時文學本流爲轉移。自從自然主義以來，藝術的質和量都有很大的改變。但是自從自然主義衰歇以後法國文藝界上有一種『新藝術』的運動。這運動，一般人多稱他爲新古典主義 Néo-classisme 。這一派，他對於文學本身，仍重視藝術。爲他運動的對象的，却是象徵主義。他們的意思，以爲這種新運動，是補助象徵主義的不足；是申張象徵主義的作用。亞弗野波薩君 Alfred Poizat 便是現在新古典主義運動者中的健將。他於今春出了一部書，名叫『象徵主義』他這部書是從波特乃爾 Baudelaire 一直論到古羅德爾 Glaudel 他這書的目的是要說明象徵主義的變遷，歸結到新古典主義。現在新古典主義還不成派別。在法蘭西文學界上，尚無相當的敬禮。但波薩此書出後，便很引起人的注意。他書中說，象徵主義在法國文學經過各種階級和時期的表現的功積；一方面雖是意外；一方面却是在意計中。現時他已經分散有各種的傾向。但是都漸漸走向低落的時代中。他又說，象徵主義能夠申長我們的心靈和意像。但是他的病也在這裏。所以他有一個有力的反抗方面，現在已經達到新古典主義了。波薩在他書中說得最詳的，便是詩在象徵主義時代的狀態。並且又證明他應該有一種藝術的新運動。波薩是嫌象徵主義的藝術薄弱了。

他在他傳佈他主義中間，所論得最痛快的；便是說法國文學有新變遷的必要。他自己的著作都是用最平常最活潑的時下口語。在法國最近的文學中，却是一個新現象。他曾經很感慨的

說「現在的作品，再沒像聖伯訥 Saint Bernard 他們那樣的用最近代的法語了。法國的文學，只從不用拉丁文以來，但都未脫去濫用文學的文字的積習。到了現在，却有了狠好的現象。」他雖是如此的提倡新文學和口語，但是於他的主義上，并無一點防礙。因爲他狠精深的知道法國詩和韻的來源。又確有一番調合創作的力量，能收集人的美的需要。

波蕯因爲他的主義與象徵派有密切的關係，所以他論象徵主義的地方，要算最詳最切實了。他在這部書中又說象徵主義何以會在法國文學史上崛起？都因爲自來有所謂定命論 fatalisme 苦行主義 Jansenisme 和必然論的哲學 philosophie du des in 幫長殘破和浸衰了法蘭西最優美高尚的靈魂，和文學中最美的作品。這一種束縛，一直傳到了維縫 Vigny 和波得乃爾方才眞正的解放了。這便是象徵主義的崛起，確是文學上最大的事件。他能夠將文學的範圍更張大。藝術的力量也加強。並且他心靈的引導，可以使讀者感覺到最深的境界。他有時可以使自然界的事物，都能現出意志來。於微笑之中，便說明了人生的動態。這都是象徵主義的長處。但是他於冥冥之中，却含有一種不健全的根芽。因爲他有時明明的傾向着神祕主義 Mysticisme 叫人不知不覺的，便到了迷離恍惚的幻想。這神祕主義其實便是苦行主義和定命論的餘緒。又是那失望和悲苦的最後的遯逃所。是神和美人的軸。一方面雖能藉象徵的方法，表現出無窮的美。但是他方面又每每自己證明這無窮的美，是在那無極無路的幻鄉中。所以在象徵主義裏，每每令人於最後便感覺着與最初同樣的不滿足。波蕯君他便指定這一箇根本原因，在藝術的薄弱。他相信在同一樣的實體；同一樣情感意念中，若用了最純粹有力的藝術，能夠叫人在神祕主義的幻鄉中覺出一條清楚光明的道路。這便是他新古典主義的發端和駐足處。我們完全領會了他的主旨所在，便能明白新古典主義和古典主義不同的地方；如像徵主義的起源和現狀了。這一種新運動，現在方才在萌芽。他成功如何，雖不能斷定。但是我們却可以知道，經他這一番的運動，必定可以使法蘭西文學的藝術上，受狠大的影響。

自從傳奇主義中衰以來，文學上表現一個人或一羣人的情感，多半都是用客觀的佈局，消極的着手。並且所表現的情感，多

牢是屬於境地的，被動的，機械的，下行的。所以他們着手的方法，也就趨重在這情感發動的主體的遇遭的境遇；和反動的心態。

因此漸漸的他們便忽視了自動的意象和更深的情感。近代的人生，因境遇的情感發達，每每容易構成超實的想像，和源遠的情緒。由這種想像底情緒構成的需要，絕非境遇和物質所能滿足。蓋惟一的非需要藝術的滿足不可。他們所需要構成絕對的完全的美的藝術，無論自然主義和象徵主義都不能創造之。機械的必然的，自是不足。神秘的，虛逡的也是不足。蓋必得仍然在日常的平凡的人的生活中間，要尋出綜合的完全的意象的美出來。有了這種需要，所以有新傳奇主義 Néo-romantisme 的發生。但是新傳奇主義只可以說是應上面一種要求而發生的一種新運動。我們此時，不能便斷定他便可以滿足這一種新要求。

新傳奇主義的立脚地，便是在一箇『情』字。但他却不是以特種階級特種境遇的情為目標；他是專探討普遍的人生中間，最深邃的情緒。他不注意在這情緒為對像的發展的時候，他們是專注意那平流淼淼一波未起的真情。差不多在近來法蘭西

最有名的大詩人中間，無人不帶有幾分這種彩色。我這裏為述說的方便，權且拿巴達耶君來作個代表。

亨利巴達耶君 Henry Bataille 是法國現代最有名的詩人。他生於一千八百七十二年，現年四十八歲。他的著作很多，有名的如『俊游』Le beau voyage『白屋』Chambre blanche『頭顱與思想』La tête et La pensée 等等都是最有聲譽的作品。他同佛郎士雅墨 Francis jammes 爾里古爾孟 Reny Gourment 都是法國詩壇的健將。今年春天他出版一部書，名叫『情的積解』La quadrature de l'amour 很引起文學界及科學界的注意。我現在且來詳細的介紹一下：

從七千年來，無論何人，都是說男子比較是善。大家講着，也未常懷疑。並且還喜歡拿這種觀念，來占據那文學和美術的最高地位。這種論調，却是巴達耶君所最注意的。他在平時雜誌報章上，便有狠多研究的論文。他常常說；現在的表情的文，和詩，或是那心理和感情的符號，差不多都不能再延長過了一九二十年。却是他這部情的積解却可以為最後的保存。又有人批評他說：『所有一直到現在的詩，都沒有在情的深處，有所認識。他久已

附屬在心理學的情感以內巴達耶是多情的詩人，又是有名的表情的戲劇家。他出這部書足以使我們在文學上有很大的消失……都是對於情，爲極明瞭的描寫，可以說是自來無人寫的。』巴達耶君是從最上最精的科學中，描寫出人類的心人類的心，是甚麼？是拿來幹甚麼？這是常人的一個疑問。是他最注意要說明的，在他的詩學劇本中間，巳經有了。至於這部『情的稍解』我們簡直可以作成心理學的看法。他在法國的文學作品中間。是不多見自來的詩中，也很缺乏的。他這個無上的宣洩，實在有可驚的價值。但是在他自己他却承認他之所謂情；並不異於近代之所謂情，並且還是我們七千年來先輩所實愛歌頌的情。

他書中第一部分，是說的『幼穉不滅的情』他在幼女身上，尋出一首詩。是從他嬌憨細密美麗，等等合綜出來。他們都說他與雨果 V. Hugo。有同樣的主旨。但他們不知道心理學上的情是甚麼。巴達耶君却說得清楚他說：

小女孩子，是容易征復。

幼小與衰老，都是一樣的起伏，

最能夠使着他們回首。

他們是純任自然，沒將道德放在心裏。

我歸結果他的意思，便是說「猥褻主義 Cynismo 同情愛都是女孩子的飲料』他又說：

他常常將他的耳貼在門上聽和盼望。

他不一定有一個神聖的突進，如人所想。

常常有一個渴望和他的嬌愛都是很普遍。

但是他很沈着莊嚴，如像愁陰的天。

• • • • •

他的夢想，是有個界限。

愛情，從沒有給他一個美滿的笑。

人所希望的，但他仍是尊敬。

我們細玩他的作品的涵義，非常之光華新鮮。在法國文學中，却是呈現一種出衆的顏色。因爲一般的作者，對於愛情的描寫，無論如何，總含幾分頭巾氣，並不能將那少女的心的深處，捧現出來。這也難說，本來設身處地，惟有這件事不容易輪到自己身上。身處其地，已經不能自持那裏還能有細膩的察究。又有的見着放浪的行爲，和些貞烈奇異的事跡，他們又當着戲和小說在

看。

看沒想着一種現象便是普遍現象的原因中間的一體。我們平時，也能有個注意於這種心理的現象。但其結果不是厭忌，便是錯誤。但是巴達耶君便拿我們這種心理，作爲材料，他說：

有大牢的時候，也是一個眞理；
於長久不易的愛，不虧絲毫破碎。
這是很簡單的事！是神經病。
一個神經病，爲了兩個人，不爲別的事。

他又以人的不可滿足萬堅無底的奢望的情，來說明他，且看他對於描寫一般人對於『老』的心理。他從這裏便反證青年和少壯人的深心裏面。他大聲急呼的說，婦女們全不想着將來到了老，只有副老而可厭的面目，他說：

婦女們呵，他們每個，
都要到老的面前。
看他們，一個隨一個。
忽然的嘴扁了，人也卑賤。

這樣的諷刺衰老，在法蘭西文學，却不多見。但他的苦心，是爲的護惜這美的年青的幾個芳蹤：

有一部分的可厭忌或卑賤，——這是一個斑痕。
他的光榮和裝飾也已到了衰晚。
老的人常有良能上的罪戾。
我們看他落脫的情形；
額上現着細微的些牢圓形，
這是一個最美的花押；
是簽定他最終的惡與美。

巴達耶在他的戲曲裏面，將這種可悲惋而無可奈何的心理，寫得尤爲淋漓盡致。他最喜歡用反面的描寫。他又常常說：婦人從幼至死，從來沒有脫離那不情不仁的愛。在他別的詩和戲曲裏面，又常盡情發揮他所說的『不結果的愛情是最美。』

他還有很多令人驚詫的思想和描寫。但是我們一留心細想，不過都是由不可避免的心理發射出來的。他的作品中間，我們可以看出他最能用感情的意想，來補詩的缺點。他與自拿丹Bernardin 聖比野爾Saint-Pierre 他們不同的地方，便因爲他純是一個多情的詩人。

巴達耶君是一個無邊際的思想家。他很有破除一切的大精

神。在他那兩本『人所謂不名譽的婦人』與『人所謂名譽的婦人』中間從心理的研究指示我們以不誤的觀察用『白的帽子與帽子的白』來作結在他還有一部名叫『應該』的詩裏也說得很明白。

此外他還著有一部『近代兒童的祈禱』Prière de l'enfant du siècle的詩用剛正的態度森嚴的筆深刻的寫法。簡直像一個律師很忠誠的在替人辯護。他說:

是惡鬼是刺客，是食人的獸。
慘殺者豈只百人在他刀下叫嘷。
他還自奮進在烈日出沒中。
但我終要候着握他血濕的手。

還有他批評他友人的書中有幾首詩，內中有一首很可以代表他的生死觀。

我想着我們的死，我曾見過他在那極樂國的路上。
應該怎麼樣叫他？我想只好叫他是樂國的路。
影子清楚又輕盈他處處吹散我們的黑雲，
浮薄的愛情你緊緊記着他和我。
他不僅僅在鄉間尋你朋友，你願不願意聽？
他已經敲你的門，誰個去開？他便是你的母親。

我們與其濕空的抽象的說明新傳奇主義我們不如將他們的作品思想拿來細細研究，去神會他的意思。方才能了解新傳奇派的異特點真精神。如巴達耶士君的作品，差不多要算是最能說明新傳奇主義的要點。而在他個人所有驟馳宏大的才力和綿纏深永的情感又令人想着過去的傳奇主義者。

文學的重心力本在情。文學的動態的習性，又是不竭他雖然受一時外界的影響逼着他上了知的機械的道路上。但可說還不過是個變態。無論如何終久還是要歸結到他的重心。所以無論自然主義如何勢大，他還是不能不落在主情的運動中。至於廿年來的社會政治的變遷；哲學和藝術上的思潮，却又是這熱烈的主情運動的有力扶助者。

除了巴達耶君以外還有同他主旨相同的散文家如邛德施德 André Gide 他主要的著作如像『不道德者』l'Immoraliste （一九〇二年出版）『狹門』La porte étroite （一九〇九出版）等等。他於一千八百六十九年生於巴黎現年五

十歲。是一個偏重心理道德人格的文學者。他的作品中，都隨時流露深厚的感情。『狹門』一書尤為人所稱道。古羅德發耶爾 Claude farrère 他的主要著作，如『戰爭』La Bataille『暗殺之人』L'Homme qui assassina『吸鴉片』Fumée d'opium 等等。他於一千八百七十六年生於里昂，他曾經到過安南。為熱心主張滲輸安南以西方文明的人。和栗翁多德 Léon daueder 佐治勒公特 (G. La comte 在詩家如像加密莫格勒爾 Camill Mano'air 和新死的司居雅墨利爾 Stuart merrill 等等。都是不過以上諸人多半還在奮鬥的時候，他們的前途尚且不能以此時斷定。

有人觀察法國戰後的文學，謂宗教與神祕主義將盛興。這種論調就目前社會況狀自然也有幾分。但是我們若就文學的進化史上看來，再就一般文學者的思想來互證，可以斷定，決不會實現。目前的文學，對於情感和意志的認識，大都不肯與科學背馳。而新情感主義的運動者，尤能在新心理學中，去尋求堅實的立脚地。而現在的心理學者，又能注意文學上要求，——情感的深研——有種種的努力和發現。至於宗教的運動，大都係一時戰爭的反響，並不能若何有根據。他運動的前途，也很可推知的。如前面所說沙勒白居易氏的變態，在文藝界中還是很受人的批評。

藝術 art 是表現不可現的情感，不可留的事象，安慰人生，貯留真美，是他的特到處。法國近代藝術的運動，頗能棄去過去的一切拘束，表現偉大深沈纏綿的美出來。這一種運動，也與文學的關係異常之大。如像最著名的雕刻家賀丹 Rodin 他最受文學家的歌頌。他對於文學上的供獻，可算是最多。如最近女文學家阿葉爾夫人 Madame Aurel 發表一部作品，名叫『賀丹與婦女』是用文學的眼光，批評賀丹的作品。夫人是社會運動者。尤能以藝術文學上的精神，喚醒那酣眠未起的婦女。他這部書方才出版，各雜誌都有介紹，都有批評。其價值就可想而知。他書開始，便有一句很重要的話。他說『我渴望婦女們都望着他的作品走。』又說『婦女們若是達到他作品的地位，便是在完成的路上。』『婦人也應該同男子一樣，昨日今日明日……都要有不同。怎麼那男女同權論 féminisme 的小戰爭，至今還沒有改去。思呀！根本究竟在甚麼地方？』『賀丹腕底下成功的

女人，的是赤裸裸永不朽的規範。』夫人是一個想像的文學家，他建造一個理論叫着『對偶』couple 在他的作品中間闡發得甚明，但他不是單以愛情的離合為根本的原則。他是在那『••••••事物的集成的同情』Sur l'amitié qui unit les êtres 上面，建設他高潔的理論。便如像那賀丹的作物。所以他說『與賀丹藝術的關係，因為他能充分的表出這濃厚的同情，影罩着甜蜜與精誠的意境。所以這個同情，是游於美的真的玉體上面。』賀丹的作品本來所善表現同情。如像有名的『接吻』便是描寫同情的代表。在另一方面，他又隱隱的表出那永久的愛思，和常存的坎坷。由這中間，要推出懇切的感情。賀丹聚集很多雕刻家的天才，尤能表出那 féminisme 的坎坷。所以他受這位女文學家無窮的讚歎。覺說他是『為的一切婦女。凡在他的腕下無論表現的女文學家，女思想家，以至於一個最簡單的婦人，都是有超越的風範長存的價值。』

藝術與文學所表現的，不過是實體的兩面。在潮流和進化之中，兩者的關係是非常之密切。自從藝術脫離宗教與帝權之後，對於正當人生的描畫，更為自由。法國最近世界如繪畫雕刻，其主潮者在對於平民用力。所用以表現思想感情，生世苦樂，亦以平民為本。大戰以後所出的有名作品，指不勝屈。人只知法國文學之優長，是根於人民的底質，不知科學哲學之扶翌既大，藝術的影響尤大也。

如上面所說，法國文學的近況，所謂為一時主潮的自然主義象徵主義，既不能統系一切，而新起之新傳奇主義，新古典主義等又方在運動建設之中。其他還有以個人為中心，蒙收各派的長，自成彩色的也不少。總之，自無論一個作品，或一個文學家，無論他目標是向着何種最新鮮的運動，但是我們仔細分解起來，總可看出他從自然主義和象徵主義裏面蛻出來的痕跡，和所受的教訓。所以他們的聲勢，雖漸漸衰落，但是要不經過他們的階級，却說不上新的運動。至於這新運動的四周；如科學，哲學，美術，和社會的思潮，生活的狀況，都是他最好的朋友，最良的對相。我們讀法國文學，於他的自身，自是山裏看山，轉變不盡，美不勝收；至於他歷史上的關係，和四周的美富，尤十分令人神往。

參考書報

Histoire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G. Lanson

Histoire illustré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CH
M. Desgrang
Histoire littéraire française. CH.-M. Des Grang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du romantisme
à nos jours. J.-H. Retinge
Premiér poèmes précédés d'une étude sur le vers
libre. Gustave Kahn.
Art poétique. Paul glandel
L'art romantique. Charles Baudelair
Poète d'aujourd'hui. Ad. Van Bever et Paul
Mautand
Anthologie des prosateurs français, les romanciers,
par G. Pellissier
Mercure de france 第 519, 528, 529 等期
La minerve française 第五卷第 20, 21, 22 等期

十九世紀法國之美術

華林

法國美術，在十九世紀帝王與革命之時代，藝術家多彷古代法式。當時法國與外方戰爭，誇耀雄武，大興建築，其式皆摹彷古代遺迹。

即就建築而言，在革命起初時代，建築皆彷希臘及羅馬，無生活氣。在帝王時代，美術另有生機，此非帝王之作用，因社會活動，民族有一番創造，美術亦因此事業而發展也。

但摹彷古式，社會亦有一種影響；民間房屋，多有古廟形式。即就大建築而言，面前柱頭上層多加三角形之裝飾，可見希臘古式已通行於法國矣。

茲就法國最著名之建築家如柏謝業 Percier (1764-1838) 及奉丹 Fontaine (1762-1853) 之紀念建築，及其他著名之建築家，列序於次。

(一)望道末之圓柱 La Colonne Vendôme 為納背 Lepère 所建築，作為收藏武器之戰勝紀念。

(二)國家兌換局 La Bourse 為濮賀拼 Brongniart 所建

築，即經濟制度發展之特徵」

(三)閣賀舍之凱旋門 L'arc de triomphe du carrousel 爲柏謝葉及秦丹所造，表揚拿破崙之武功。

(四)馬德來之教堂 La Madeleine 爲未弄 Vignon 所建築，當拿破崙時代作爲駐兵之用。

(五)醫科大學由恭段顏 Gondoin 所起築，爲教育事業發展之特徵。

(六)紀功坊 L'arc de triomphe de l' Etoile 由沙克 Chalgrin 所建築，表揚拿氏之功及當代名將。

自埃及戰爭以後，埃及文明，遂流傳於法國矣。

法國彫刻，古典派盛行，多摹彷古式，情淡而狹小。如意大利之彫刻家閣怒夫 Canova 所刻之『神女之愛情』在羅佛 Louvre 博物院中。如法國彫刻家蕭代 Chaudet 所刻之『愛情』亦在羅佛博物院中。他如彫刻家納蔓 Lemot 在羅佛博物院所彫刻之三角式之裝飾及其圓柱，又如彫刻家柏謝臥 Bosio 所刻之神女；皆其列也。

在復興與專制時代，彫刻家撲那第 G. Pradier 之法式，極

其素淨纖細，閣氏柏氏之古典派而彫刻『利臥密得之神像』 Nobide 在羅佛博物院中。後來又有極大之建築『利孜之噴水池』 Nimes，並有十二尊塑像在拿氏墳旁。又有謝馬 Simart 及呂孟 Dumont 所刻之神柱，皆足考其一代之信史也。

當時繪畫家之古典派，多研究裸體與解剖。藝術之趨向，多關於古代英雄及各種悲劇。如達維 David 生於一千七百四十八年至一千八百二十五年，爲十九世紀開始之大美術家，振興古典派之美術，其最著名之繪畫約分如次。

(一)古事類……『奧那斯之宣誓』 Le Serment des Horaces『沙必奈』(三女) Sabines『蘇克那底之臨終』 Mort de Socrate

(二)歷史類……『皇帝加冕』 Couronnement de l'Empereur『鷹鳥』 des aigles

(三)人像類……『Récamier 女士』『教皇 Pie VII』『Seriziat 女士』『Gérard 之家庭』

克賀 Gros 生於一千七百七十一年至一千八百三十五年，乃達維之門徒，善繪戰爭。其最要之工作，即『阿伯克之戰爭』

Bataille d' Aboukir『讓范之瘟疫』Les pestiférés de Jaffa『必鶴迷得之戰爭』La bataille des Pyramides『拿破崙在 Eylau』

其他之門徒，加 Reguault, Carle Vernet, Gérard（愛情與神女）Girodet（阿達那之墓）己漸成小說派矣。

（按）小說派 romantisme 又譯為自由派或爛熳派

蒲許東 Prudhon 生於一千七百五十八年至一千八百二十三年，為新奇畫家，以寓意專長，畫法精致，以明暗光線，透出體色。其工作最著名者，關於肖像，則有"Jane 女士"及『Joséphine皇后』關於神話者，則有『Vénus et Adonis』（皆為愛情之美神）及『Psyché enlevée par les Zéphyrs』關於寓意之畫，則有『公道與天報』La justice et la Vengeance poursuivant le crime；皆名作也。

裝飾及工業之藝術，在此時皆彷古式，多關於戰士或怪女（即女身怪物）及士冠寶劍鷹鳥棕桀之類，自埃及戰爭歸來，並輸入特式，即女面獸身鷹翼之像，此埃及古彫刻也。

房屋修飾，恍若廟宇，頗覺清冷而嚴刻。家具方形而沉重，曲折者少。椅子則奉彷羅馬弓式，圍椅則取鵝頸式，床則如船形，此時木器用金鍍者則罕見矣。大都用紅木 acajou 鑲銅。當時家具繪飾，以柏謝業及奉丹為著名。木工則為讓過柏之弟兄 Jacob 銅工則為多迷 Thomire。金銀細工則有臥鵲又 Odiot

（注意）以上為十九世紀革命與皇帝時代之美術。

當十九世紀之末葉，樣式多複雜：（一）受一千八百三十年小說派之影響，及復興中世紀之建築式。如建築家魏鵝頓特呂克 Viollet-le-Duc (1814-1879) 巴黎陸特大莫 Notre-Dame（巴黎最著名之古建築）之教堂，即其修理之工。（二）受文藝復興時代之精進，當時則有徐班 Duban，巴黎美術學校，即其工作也。（三）復興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之建築，當此時則發明用鐵，第一次試用即建築巴黎市場及藏書樓之大客堂。

建築國家藏書樓者，為勞伯臥斯特 Labrouste，巴黎市場，則為伯爾達 Baltard 所建。

在第二次復辟時代，建築樣式甚多，但無甚條理。如羅佛 Louvre 博物院之一角，為閔斯共地 Visconti，特利得之教堂 La Trinité 為白呂 Ballu 所造。又如最著名之國家大戲園，（即香

樂館）爲沙利閣利所建。沙氏生於一千八百二十一年至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其建築之圖世所稀有，而裝飾之精巧，亦屬可貴。其他則如馬賽皇宮 Le Palais de Longchamp à marseille 爲愛斯柏杭地及罷多地 Espérandieu et Bartholdi 所造。巴黎聖必愛之教室 Saint-Pierre 爲霧特邁 Vaudremer 所建築，皆巨工也。

在復興時代及君主時代之彫刻，小說派振興。

小說派（或名自由派）之歷史在十九世紀前三十年而成立，由於新文學家及新美術家而自成一派。但雕刻在此時期者無何等之影響，實因希臘羅馬古代之雕刻，流行當時，故無新派之發生。但近一千八百三十年，則產生一般新雕刻家，此等新派，遂拋棄舊式之模型。

達維得蕩艾 David d'Angers 生於一千七百八十八年至一千八百五十五年，當時新派及舊派，皆推爲傑出。其工作多做悲慘容貌如 Philopoemen 之塑像現在羅佛博物院中。又如紀念之像，及塞尉之像，皆有佳作。如『逸敗之墳』Tombeau de Gobert 及鶴謝 Racine 之像，即其工也。他如巴黎先賢祠 Panthéon 前面柱頭之三角形雕刻，其他尙多人像及半身像等。

許德 Rude 生於一千七百八十四年至一千八百五十五年。許氏雖爲古典派，然有特別之精神，其生平著作，最著名者，則爲巴黎紀功坊裝飾之雕刻，名爲『出發』描寫當時義勇奉公，特具愛國思想，爲歷史上有名之事績。許氏具畢生精神，而爲愛國之表示，惜乎不能爲人道盡瘁，偏陷於萬惡之國家主義，不禁爲許氏惜也。當時藝術家咸愛重其雕刻之價值，無與比倫。其他工作如『漁童』『讓德』Yeanne d'Arc 及 le Maréchal ney 等，皆爲世人所愛重。（讓德乃法國十五世紀之女傑）

罷謝 Barye 生於一千七百九十六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五年，爲近代著名之雕刻家，對於動物素有研究，且精於動物之解剖，故其所刻之像，多近於寫眞派，而摹彷自然狀態，躍躍活現。其最著名之作，則爲『獅與蛇』『迷羅度之爭』Thésée Combattant le minotaure 及『象勝虎』。（迷羅度乃半人身之怪物，爲希臘神話）在二次復辟時著名之雕刻家，如油佛 Jouffroy 及柏鶴 Perraud 皆在蛾北鶴大戲園內有著名之雕刻工作。

郛布 Carpeaux 生於一千八百二十七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五年，爲最活潑而自然之雕刻家。其工作多關於深密之心理，成近世之之雕刻。如『Ugolin』及『一羣花神』（以上在羅佛博物院）他如峨北鶴國家大戲園之雕刻，爲『羣女跳舞』在 Place de l' Observatoire 有『世界四部之噴水池』工作極精美，皆大觀也。

（注意）以上在法國專制與復興時代之美術。

法國第三次共和時代，有雕刻家沙壁 Chapu 生於一千八百三十三年至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其工作極雅緻而多情，如『幼女』及『讓德』皆其佳作。

當此時代，藝術家多採取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及其佛羅丹派 l' Ecole florentine 之美術，其最著名者，則爲猥特 Nantes（法國城名）傘謀謝 Lamoricière 大將之墳，爲徐伯衛 P. Dubois所建造。

在一千八百四十年至一千九百十七年，有一世界著名之雕刻家，則爲賀丹Rodin。其藝有特能，大都以骨相表示其性情，而有科學方法，故其作品活動異常，其最著名之工作，即爲『思想者』『接吻』『半身婦女』其他則有 Saint Jean Baptiste 及 Jean-Paul Laurens 半身像，並班若格 Balzac（法國文學家）等，皆其名作，自賀氏後，藝術上特別一格矣。

繪畫在十九世紀約分爲四種時代，(一)由一千八百年至一千八百三十年爲小說派時代（或自由派）(二)由一千八百三十年至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爲自然派時代。(三)由一千八百四十八年至一千八百七十年爲寫實派時代。(四)由一千八百七十年至一千九百年爲感覺派時代。——在第一時期之工作，多詩意愛情，及理想寓意。而關於宗教之思想，已不盛行。在第二時期，則以風景畫爲特長，摹彷自然，藝能自高。在第三時期，咸趨向近代生活，及實際情形，以矯正寫意派之弊。在第四時期，則用科學方法，以實驗客觀，而分解自然之現象，以着色表現自然界之眞情，宗教思想，已掃除無遺矣。

楊克 Ingres 生於一千七百八十年至一千八百五十七年。楊氏以精密之采色，在光線上以構成美觀。其最著名工作，則爲『泉』『土耳其之妃』其他則多著名之繪像。但楊氏門徒如 H. Flandrin, Chenavard, m. ttez, Thomas Couture, Chassérian

多裝飾工作亦負名勝，皆古典派也。

小說派之繪家，則有謝艾郭 Géricault 生於一千七百九十一年，至一千八百二十四年。其工作最可寶愛者則爲『暮居斯之浮筏』Le radean de la méduse（此船在一千八百十六年去阿非利加途中遇險，多日後始發現，內有十餘人垂危，還有被生人所食者）其他可注意之畫，則爲『騎兵』及『一帶甲傷兵』，皆在羅佛博物院中。

戴那闊 Delacroix 生於一千七百九十八年至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其畫法極活動有趣。其筆路甚蒼老，着色極深濃，其工作有『兵船進君斯但丁』L'entrée des Croisés à Constantinople，『蕩特小艇』(Dante乃意大利有名詩家)『代堡之戰爭』La Bataille de Taillebourg，『防禦』及『謝臥殺害』Le Massacre de Chio『阿爾謝婦人』Femmes d' Alger 並有羅佛博物院中天版繪畫，衆議院藏書樓，皆有其工作。

賀梭 T. Rousseau 生於一千八百四十二年至一千八百六十七年，著名繪家，而富於才思，曾繪風平不羅 Fontainbl au 之樹林，及『樹林出口』並有『小池』皆名作也。

郭賀 Jean-Baptiste Corot 生於一千七百九十六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其工作精美而雅致，曾去意大利游覽風景，以滋養其思想，如『清早』『出谷』『梳洗』及『Colisee』皆其名工。其畫風雅宜人，以感受意大利之風所由然也。

多避雕 Daubigny 乃法國小說派趨向寫實派，其中所產生之自然派也。其當時同派之名工；如 C. Troyon 之『清早風光』及 M. R. Bonheur (Labonrage nivernais) 及 C. Jacgues 之『羣羊』，皆足稱自然派之佳作也。

寫實派以摹彷自然爲美術之眞傳，此派則近於科學，不尙虛無漂渺之玄想。此派在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受革命影響，使畫家繪一切平民風俗，於是工人與鄉民，在美術上有重要之價值矣。

（按）此派以前有 Caricaturistes 派，多滑稽工作。

寫實派中最著名者則爲迷愛 Millet 與過伯 Coubert。

迷愛生於一千八百十四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五年，乃鄉間生活之畫家也。其畫法清雅而明瞭，佳工作也。如『篩稻』『拾稻』均在 Louvre 博物院中。其他有『鄉民荷鋤』『春天』亦在此博物院。其最佳作，則爲 Angélus。

過伯生於一千八百十九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氏精於繪畫，可為寫實派之傑出。其工作約分為人像山水海景城市民情及鄉村生活。其畫活潑而構思巧妙，如『畫家工作』及Enterrement à Ornans 在羅佛博物院中。『篩稻女子』在狠特Nantes過『城伯先生早安』在蒙伯利愛 Montpellier 城。又如 La Remise de Chevreuil 在羅佛博物院，『海浪』『畫家之像』及Bruyas等，皆為世人所寶重。

感覺派 Impressionnistes（即采色派）畫家如 E. Manet, C. Monet 等，皆負盛名，此派不在緊要之列，故不詳。

（注意）十九世紀畫家甚多，就其最要而述之，至十九世紀末葉，以供一世紀美術之研究。余參考美術及其著作，罣漏之處，幸乞明教。

就十九世紀美術以言，與宗教已無何等之關係；人多謂宗教為人類信愛所必需，余以為宗教為古代之遺傳物，在吾人未生以前，社會已設其模型，吾人既生之後，隨其境遇為趨從，宗教絕非由大多數個人意識上所產生也。政府及道德亦然，皆社會專制，摧殘個人之自由。因宗教政府等，乃一時代需要所產生，過此時代，則成廢物，而仍欲以之支配新時代生活，則必造成社會之罪惡。若科學藝術，則無此弊；因科學上條律，隨時隨地以演進，藝術工作亦隨時隨地以變遷也。且此種文化，根據於大多數個人意識上所需要，人類情愛智識，適藉以發揭，可見世上物事，無永久不變不朽常存之理。故美術上觀念，與科學同，亦易相對而非絕對也。故科學與藝術，必須脫離宗教與政府之關係，應用於社會事業，隨人生需要以演進也。則美術上價值，與科學上光明，可以並耀於天壤矣。

法蘭西近世數學大家噶司同達布

(Gaston Darboux)

段子燮

噶司同達布一千八百四十二年生於尼門Nimes一小雜貨店家。弟兄二人。噶司同其長也。其父文弱多病，於一千八百四十九年去世，臨終無他物，惟遺書數冊以教二子。母氏繼之勤勞臻至。初命二子就學一附近小學校中，迨一千八百五十三年，乃入尼門國立中學校。是時教育制度與現今異。弟兄二人為半寄校：

每晨六鐘入校，至晚八鐘始歸母夫人因具有超越常人之卓識，見其子讀書饒有趣志，遂不命助理商業而便覓志於學。此實達氏能成大學問家之第一因。

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冬，達氏入蒙北里 Montpellier 國立中學校數學特別班，Mathématiques Spéciales 肄業。教師柏爾日 Borger 夙以善教稱，常不分日夜課其徒；優秀者則引入其私人平日所儲最有心得之高等數學藏書樓中共究之。達氏以是得具兼人之學，一年後，即往應多藝士學（Ecole Polytechnique）競爭考試。此校之難入選，在法稱第一。達氏竟以未畢業之特別數學班學生，常初選。惟氏意在發展教育，以多藝大學所成非教材，志不在是，此行實爲順其師旨耳。遂捨覆試不就，仍歸於柏爾日以終所業。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冬，氏又同時考中多藝及高等師範兩大學首選。然以不忘素志，終入高等師範肄業。

自氏以熱心教育爲職，遂生一絕大影響。嗣後凡學生同時考中多藝及高師兩大學者，皆以氏爲先例，捨有優美出身之多藝不就，而從事造就人材，力建教育之師範。如狄同 Didon 阿拜爾 Appell 畢嘉 Picard 阿達瑪 Hadamard 及其他之碩學巨子其例也。氏入學時，母夫人躬率往見校中科學系主任巴斯德（Pasteur）蓋氏固以興教育爲天職，而母夫人之期望以成其志者尤深也。校長尼沙 Nisard 致教育部書有云，歷年來在吾校冊所得人材，當以此少年爲第一。

達氏同時又受政府允許，於本校以外功課，亦得聽；乘此機會，遂往聽其主講白賁當 Bertrand 在國家學院 Collège de France 所授數理物理學功課，Physique mathématique。此爲氏能成一幾何家之根基，亦即異日能尊崇浦格 Bouquet 白樂 Briot 沙爾 Chasles 塞海 Serret 諸氏，以追隨其科學上之尋求闡發之首因。

當氏在高師三年中，課餘卽專心研究孟時 Monge 彭斯來 Poncelet 高思 Gauss 狄般 Dupin 拉美 Lamé 雅各比 Jacobi 諸氏所研究之幾何問題，並推究塞海所尋之正交曲面論，Sur la théorie des surfaces orthogonales。旋於一千八百六十四年九月二十考中數科教授考試第一名。是科主任巴斯德曾書於其教冊中云：『此少年當至速爲吾數學界中有名而最卓絕之人。』卽命在本校爲考數學教授班之預備員 Prépara-

teur。蓋欲玉成其平日所深究之問題也。氏遂得閒以其在正交曲面形上Sur les surfaces orthogonales所得最新穎有價値之研究呈驗於巴黎大學。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七月十四，經沙爾塞海浦格三氏評判，乃授以數學科博士學位。時氏年才二十四歲。

自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至一千八百六十七氏應白賽當命爲國家學院中數理物理學課代敎。是年冬又應浦格聘爲魯意來岡Louis le-Grand國立中學特別數學班副敎。自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九月十日至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九月二十六升作敎授。此時爲氏任敎育生活中最有建設者，其發表於解析數學Analyse 及幾何上極多且饒有趣味之尋思，足爲法國及他國大學問家所注意追尋多在此期中。此中發表已公佈於一千八百七十年者，共有兩大件首爲一類重要曲線Sur une classe remarquable de courbes與代數的曲面de surfaces algébriques 及函數論 sur la théorie des imaginaires 皆舉前此羣賢宏著而或推闡其底蘊，或追溯其原理，發昔人未見之隱祕；次乃第二級偏微分方程記錄 Notes sur les équations aux dérivées partielles du second ordre。此作實爲解此最難理論，開一新聲。昔世界的數學家班嘉雷 Poincaré 曾稱之曰：解第二級偏微分方程式爲先哲遺下以絞盡後來治解析數學家腦力之物。自孟時之研究能以不用分段求積法解得一特例後，其能示我輩以解其餘者，實爲先生是賴。

至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十月一日，氏完全離去中等敎育，而爲高師數科主講。嗣後氏遂以其最高之熱誠，專從事平日所欲委身盡力之敎育界。校長白爾索 Bersot 深服其勞力與特識。該系功課之應興應革，一聽氏意以改良設施。於是高師乃益煥然一新。其熱忱所及，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時，氏已去任，唐訥黎 Tannery 猶稱曰：『自達布先生管理數學系，能爲本系放一罕與倫比之異彩後，余甚不願意此近年共事之人也。』

一千八百七十三年正月廿四，氏被巴黎大學機械原理科敎授柳斐爾徵爲副敎。先是柳氏老而多病，平日不能按時授課。學生亦不常至，每敎課時，僅有五六人。至是氏爲重新設建，生徒乃大集。如現任國家學會之永久書記 Secrétaire perpétuel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畢嘉及現任巴黎大學院院長recteur

de l' université de Paris 阿拜爾均氏此次所得之學生也。

巴黎大學之高等幾何講座，於一千八百四十六年，肇自沙爾。原藉以闡發沙氏平時所得新理，及其固有定理。惟課律不齊，內中不免有應在中學授者，亦雜入。氏於一千八百八十年十二月二十八，繼沙氏講座，乃爲更之；又詳斟酌其於解析數學上與幾何上之種種特質，另頒一新章。於是更爲巴黎大學高等幾何科建一新紀元。本科經氏主授，近三十餘年來，幾次改革，今更名爲微積幾何，Géometrie infinitési male 內中實函有幾何的幾何學，與解析的幾何學也。每年課錄均各不同，所授多爲隨時尋出之新理。

氏現在述設上學業上俱具有高出各教授之資，乃於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十一月十二，經各教授推舉，被教育部任爲巴黎理科大學學長。而氏之所樂固不在是。久勞思息，此爲勢所當然，卒於一千九百三年三月四日，經氏五次請求，始卸去學長仔肩，任爲本科名譽學長，而以阿拜爾繼之。同時大學院院長力亞爾 Liard 復聘氏爲巴黎大學院顧問。

當氏在理科學長任中，所興革建樹，較在高師尤夥。故於卸職時，大學院院長力亞爾致函頌曰：『惟先生以百折不撓，智能兼備之熱忱，助成偉大魄力，以闡發此最後之理科大學，並史新巴黎大學院。先生之名當與此理科大學巴黎大學院永垂千古矣。』

阿拜爾更爲詳頌曰：『理科大學自得先生管理後，實深賴先生以活潑經驗之智能，益以奮進不休之毅力，日夜以屏除其個人利益，增進其學術勢力，擴張其教育範圍；今試取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之授課錄及教育表，以與現時者較，其由先生新增進者，不啻天壤也。』厥後至氏五十初度，如庇來節 Jubilé 時，阿氏又致其至允當之頌曰：『吾法之理科大學，能有此對於高等教育蒸蒸日上之進行，實爲先生以至多極忱之勞力，以助成此闡發。吾見自有此大學以來，絕無一其他學長之異績，有如先生者。』

氏於熱心實行教育外，又常從事教育行政。自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來，被任爲教育部高等顧問員。至一千九百零八年七月，又被任爲高等顧問長。旋又任作教育部特別委員會議議員。奇績尤著，又累次被徵爲國內外大多數大學院特別議會，國立科學

會，天文學會，及公私各學院等機關之會員，或會長等職。

氏前在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三月三日，被選爲國家學會幾何系會員，Membre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ans la Section de géométrie。至一千九百年五月二十一日，會中永久書記白賚當去世，氏又爲同事公推繼白氏任爲永久書記。氏於白氏之歿，感一極大悲悼；雖被此榮職，毫無喜色。至一千九百零一年十二月曾在本學會公報上，抒其感戴白氏之言曰：

『在余未發言前，有應先爲贊頌者，卽爲吾最親愛最崇拜之先師白賚當也。』氏既就職，於所措施一遵其平日所崇拜之白氏舊軌，同事者，咸稱其能以極精細謹愼之思索，敢會中所有重大疑問。卒之意向所及，無不渙然冰解。蓋氏能由細處，以推及其大者也。

氏於本國國家學會會員外，又爲其他之帝國王國及民國國家學會會員者，凡二十有三國；外最高科學團體學員者十有三。

氏之著作至煩且多，不能畢舉。其成書之大者，爲曲面通論，與微積學在幾何上之應用，Leçons sur la Théorie générale des surfaces et les applications géométriques du calcul infinitésimal。是書共分四巨冊，在一千八百八十七年至一千八百八十六年中，順次出版，現各冊有出至二版三版者。書中所載，多爲其個人新發明之著作，及取前賢諸幾何家所研究發明者，而爲別樹一最新穎明瞭之理論，及解法。例如拉不拉之方程式，L'équation de Laplace 無窮小之變動，交錯曲面論，動力學中各種絕對運動力，與一種最繁難之式而可以用法表現於一球面者，及其他等等，皆氏本前人所闡發，而另爲闢一最簡單易解之境也。又於其中常伏有極應注意之點，以示後起者急起直追之途。其次每一問題成自解析者，必以幾何表之；其出自幾何者，必以解析證之；而於解析解法，又必尋其簡而易瞭者以敘之，反覆詳明，務使解析與幾何相依爲用。而所謂乾枯渺茫，奧妙無據之數學，乃得以有形可指，有象可測。斯固不特爲理論之高深，而引起講者以勇進不休，樂而忘倦之態，實爲空前之作也。此外成書有論正交形，及圓位標，Sur les systèmes orthogonaux et les co-ordonnées curvilignes，於一千九百一十年出版；解析幾何原理，Principes de géométrie analytique 於一千九百十七年出版。悉爲氏生平心得之作，以公諸人者。其他所成小

冊卷牒，及雜述搭記等，散見於各報章，雜誌，學會記錄，諸篇：關於純粹解析數學之函數論者 théorie des fonctions 十一，論微分方程者三十五，關於高等幾何之論正交形者三十二，論曲面上諸特別線者 Lignes particulière tracées sur une surface 十五，論曲面者十四，論以球面代曲面者七，論最小面者 surfaces minima 三，雜論微積幾何者十，論純粹幾何者五十一，關於機械學之論靜力學者十，論動力學者廿一，論動學者四，論宇宙機理者六，論數理物理者四，關於代數之論說十有六。此外就昔人新發明之一二特例者推而廣之，各定理有共同之點者約而齊之之處，尤爲指不勝屈。

氏之科學著作不僅施及國內，而於國外勢力所及者，亦不少。當氏如庇來節時，石瓦爾 H. A. Schwarz 曾致頌曰，『世界內凡治數學者，均極愛敬極崇拜先生，如其師。不僅身受先生之敎澤者，類先生平昔之研究得以啓其智識，而深究數學之國外同志，亦咸藉先生之功業以資啓發。』

氏身材高大，狀貌嚴肅，初見令人生畏。然與接談數分鐘後，即覺莊嚴之氣渙然冰釋，轉而爲和靄可近。蓋氏以慈惠之心蘊於莊嚴之軀內也。畢嘉曾稱其不惜光陰，不辭勞悴以敎人。遇人有疑難，必爲反覆喻解。又善設身處地，以探索疑點而釋之。深者則爲溯源推隱，逐一詳訓，務使凡與己遇者永無有懷疑不解之人。精神所及，士類賴引起以成爲學問專家者，相率而興。

氏持事細心，待人懇切，原於天性。於敎授晚年，雖已名振世界，然懇切之念，老而彌篤。每於未上課前，必先事預備，務使聽者無一毫含混之理，不明之論。其家藏書樓中，存有廿餘大抄本，爲氏近年手自抄寫；皆解析數學，微積幾何，機械原理，數理物理等科之精粹，未及刊行者。自氏沒後，此物已遺入國家學會藏書樓中，想將來必能印出傳世也。

氏於學問功業名譽均達極盛，爲自古學問家所未有者。然其持己固仍極儉樸謹愿，未嘗稍伐。跡其生平，惟恃勞力智能及賢母之敎，更賴多數碩學巨子之扶掖，因之以開其成功之門。以是能助此科之進行，而爲世界第一流者。少時尼沙致敎育部書稱爲罕見及有高尙智能之少年，信非虛也。余初到法即慕氏之敎範；惟以語言程度，兩俱阻隔，不獲先聆敎澤。後以歐戰劇烈，流連南部志更不遂。待去歲來巴黎，而氏已長辭塵世矣。只得遍覩其

遺書。爰拾其行而述之，以誌吾崇拜之般並以爲吾同志之表率。惟余於中文素鈍，而留法七稔，筆硯久疏，兼之高等數學中法文名詞，於中文一時苦無相當者，是以氏之行事及著述尙未能及其百分之一二云。

詩

幸福

周無譯

這首詩是法國詩人愛米爾德司巴克斯 Emile Despax 作的。他是法國很有名的一個青年詩人。他的父親是有名的醫生，著了一本有價值的書叫惡毒論。德氏於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九月十四日生在郎德，不幸於一千九百十五年正月十七日在 Moissy-sur-aisne 戰線上爲敵人炮火所殺。

他的生涯是很短的一線，他的著作也不過很少的幾篇；但他在讀詩的人心中留下一不可磨滅的影子。他是一個多情憂思的詩人，但所愛的是人類全體，情的流注，也不僅僅在小小的個人所爲。他的作品涵茹深厚，批評家又很讚美他的藝術；說他能盡力讓他最美的情感的表現。他的重要作品有 Au seuil de la Lande—1902 La maison dus Clycines 1899-1905 等等。

呵晚間的客，幸福，是您，您看：
這裏墨水，書籍稿卷；
您看，我作的這些詩，是爲的伊，
您當着小斑鳩悲傷的歌兒，
假使您讀這個詩，您將看見在一個時候，
便是他們有愉快和傷痛都如像對聲
但是這夜裏，我所寫，都是由您所述說，
給我說，幸福，您如何將伊離開？
伊睡了，是不是在伊睡了；
夜間的反影，戲弄他金的指爪？
這一次的天有很多的星，那時，
那時老人開了他的淚眼
您不出來所以他悲怨
我能夠接待您，幸福呵，使你少煩悶，

我能給您說朋友，您守着您微笑，
您請聽，我能嗎，一切想像一切寫照？
伊愛我，我愛伊並且您也是在那裏，
這是您叫我們的愛情那樣的長久。
請您說：生涯是美好命運是相反。
如何您，誹似悲愁，他是活的兄弟
但到了他來，人家已不能等您。
他，我們在不幸的時候，便是他來，他的脚步，
是重的踏在她上，更重的踏在靈魂上，
從很久的日子，幸福呀，人家呼控於您
應該很熱，人家說，當其您是赤脚在走。

您的來，我能預知。

人曾說我的心得着他的飛影
同着那晚香與往來的清風
人曾說我的眼忽然睜開
爲了那第一次在綠樹的面前，

和深藍色圓穹裏繁星的下面。

幸福您住在那樣遠的大穹裏面，
福祉，人看見他下來同着夜晚
彼踐躪的羣有黑牝羊鎮着在前
您住在，淡泊無爭的鄉，那些灣，
那些港，太陽榴散彈般的照着，
黃金的島上有海洋的花；
您住在那狹路，沒有山的束縛；
您住的是我們憂鬱常到鄉
有小村扁柏，和意大利的薔薇
幸福，每每的使我們自己拜在膝下
並且又在愛情的上面笑。將我們束縛着。
我不知道您給我們微的，甚麼是好，甚麼是壞。
人家說；在很多的微笑在詩中
應該有血刺的心，但他們不能
寫出很好的詩因爲夜裏是藍色

又因爲早晨的靈魂已休息
倚傍着很多的香草很多的薔薇。
並且我懼怕，死是黑色不我們的遺忘裏面
若是是眞的，讓我容受那是床
在那裏我有很長的欵獻，當其我的嘴
他嚙着床幃同着危機，我睡
很緊仄約束着我的身體
這樣曾經，我睡着如像個死人
但是我看見我能站立在每個黎明中，
讀，寫，夢，愛，還彙着悲啼
在死後，一樣的，於日月之中，
美滿生涯裏的許多事件，還在我後
然而，讓我容受，如此應該。但是靠着伊，
您請坐，請看忠實的朋友
給伊的香花供伊的崇拜在那夢中。

去呀，幸福，常常的親近着伊
給伊說引導着我疲勞的靈魂
我爲伊每夜晚間，贈伊一個相思
是我很粗暴的有爲着伊的一個贈品
反抗我那自暴自棄的心
我爲伊破裂我的指流着血——
伊不是僅僅一首詩造成由我的血；
那最可忌惡的便在那中間親熱
伊的肉是我的肉，伊是血是我的血；
給伊說應該寬宥我的粗戇
於那一些字伊能容受，又能忍辱
伊是不還有些行動雜亂與蒼白。
去看看天明，在那黎明時候
牧場與湖，光明和蜜蜂。
去呀，夜間如此其美，伊正酣睡

法蘭西國際社會學者若赫

斯

何魯之

自國際社會主義傳佈以來，國家界限遂立於不成問題之地位。歐戰正酣，雖愛國者津津以國家爲慮，而自國際社會學者視之，未免多事。不幸處於積極的國家主義的政府之下，國際社會者自不能不有犧牲的供獻。德句之國際社會者，因徇主義而被害；若氏固法國國際社會學者，其被刺也固意中事。然而國際社會主義之於現代，正如烈日當空，因是而消去種族界限之觀念，以促進人類之互相親愛。國際社會主義，其開路之先鋒乎？若氏爲法國徇國際社會主義之一人，因略述其行狀焉。

緣法國 Rhône 河流諸省，田土肥沃，風景優美，以故俊瑋之士層出，如 Guizot (1787-1874), Ang. Comte (1798-1857), La Fayette (1757-1834), La Pérouse, (1741-1788), Rivarol (1753-1801), Ingres (1780-1867), 蓋咸似與河流有密切之關係。氏卽於一八五九年九月三日生於河綠之 Castres 地方。

氏生於中流家庭，然嘗與平民接處。一八八五年充議員，作事有毅力，淡泊爲懷，嘗自謂頑固如鄉間人。

氏住 Castres 公學時，頗爲校監器許。Dellous 送氏入 Sainte-Barbe 公學，每星期 D. 氏必召氏出校偕游，視之如義子。而氏每與攷試，嘗居前列。氏之畢乃業也，頗賴於 D. 氏之培育。

氏之少年光陰，完全犧牲於研究學問。既入學時，喜發法國哲學之議論，因工於談吐，同學咸爲之歎羨不置。

一八七六年入 Louis le-Grand 中學。一八七八年，氏年十九，入師範學校，一八八一年畢業，與現今法國大哲學家柏格森 Bergson 同時陞級。自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三年充 Tarn 屬 Albi 地方國立中學學校哲學教授。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五年充 Toulouse 大學講演會講師。

氏具有哲學之天才，因決心養成哲學家，對於時間之寶貴，未嘗絲毫妄費。就氏之政治行動而言，亦莫不根據於哲學原理。如未了解氏之哲學議論中的哲學意義（氏著有 La Réalité du Monde sensible, 第一版刊於一八九一年，再版刊於一九

等二年）決不能了解氏之政治行動之目的。

氏之哲學，偏於進化的神物一體派Panthéisme évolutionniste。氏之哲學事業，富於哲學與詩的趣味。因氏研究理想的哲學。自Platon 以至 Bergson 中間經過Kant 與 Schopenhauer 最注意玄理 Métaphysiqué 主張精神之自動的創造。嘗謂精神之創進即詩。(Toute création de l' esprit, c' est de la poésie) 氏之爲是言也，嘗曰『詩即眞理』(La poesie, c'est à dire la vérité。)

物之總體 Unité 之意象，占據氏之哲學之地位。蓋言吾人立於森羅萬象變幻無窮之前，惟精神能聯合一切而一致之。所謂全體者，即吾人精神創造之基本式也。氏謂：『人之精神最玄妙處即總體之需要。』(Le besoin de l' unité est le plus profond et le plus noble de l' esprit humain).

又謂自然界無有間斷，生命界亦無間斷。萬事萬物在一切中，一切即一也。生死非異變，因『生中有死。』La mort et mêlée à la vie) 『拘束中有自由。』如法則中有變態』(La liberté, se mêle à la nécessité, comme la hasard à la loi)『吾人有時生於變態的地方，有時生於法則的世界。』(Nous vivons en partie dans la région du hasard, en partie dans le monde des lois)

氏所談一切，亦即柏格森 Bergson 之意思。柏氏有云：『拘束的大洋，有自由的島散處於其間。』(『L'ocean de la nécessité』 et parsemé 『d' ilots de liberté』)

氏之批評唯物派 Materialisme 也，亦如柏格森 Bergson 氏視唯物派爲違心的詭辯。氏嘗謂：『唯物派之違心的詭辯證明心的現象爲機械的狀態，并陷心於機械的狀態。』(… Sophisme inconscient du materialisme qui, constatant certaines conditions organiques à tout phénomène de conscience, ramène la conscience elle-même aux conditions organiques.)

普遍的透闢和總體，是邏輯的向着普遍處活動，故生命偏於全世界。金屬有精神 Ame，因爲常顫動。但此種精神很簡單，凡物向着吾人顫動，須於聽音樂時致察，何以吾人竟能忘去吾人的精神，避去『我的專制』(La tyrannie du moi humain.)

蓋聲音即物的祕密精神也光。能呈出物的普徧性詩人之深透的眼光，向着物的外面，能區別物的自身，對着現象，能區別各種的力現象中的物理的 physique 狀態，是與他的玄理的 Métaphysique 狀態相關係。吾人對於這兩種狀態，不應當否認誰假，但研究兩種狀態相關的一點而已。物的隱匿的生命（La vie interne des choses），常於光中發現出來。康德 Kant 謂人的感受性的形式即宇宙（L'espace est la forme de la sensibilité humaine.）所謂宇宙等於感受性或感受性等於宇宙。（ou espace=sensibilité ou senibilité=espace）

氏之論點，即發端於感覺的世界之實在（La réalité du monde sensible.）。如主觀的我，只是全體的最下部分（infime partie du tout），決不能創造全體。世界不是主觀的我的創造，一如全體不是部分的創造。實在 réalité 不是夢幻 rêve，因夢幻只是實在中的逃逸的時間。（Le rêve n'est qu'un moment fugitif de la réalité）。世界上的實在，不是良心上的暫時東西，實在是和哲學與人事相聯屬的。哲學與人事中間幷無不可超越的深潭隔離其間。

氏之主張社會黨國際的政治方法 La Politique internaationale socialiste，也曾仰社會主義是求生產的組織，軍國派則欲推倒之。社會主義急欲實施互相友愛和互負責任之本意，而軍國主義則仍視非本國之人。社會主義是自由思想人是德謨克拉西，軍國主義是權力者，是保守者。

自國際的主義發生，資本界和工人界同時受其勢力之影響，各地的呼聲，均是作解放和傾倒資本家的專制之宣言。社會黨亦視軍國主義為不可減少之仇讎，亦宜言奮鬥。工人與社會黨隱相聯絡，資本家與軍國派則互通聲氣。社會主義與軍國主義之不相容，儼若水火。於是保守派與復古派羣附於軍國主義。而勇往奮進之流，則咸集中於社會的與德謨克拉西的旗幟之下。

第一國際會創於倫敦（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一八八九年開第二國際會於巴黎。攻擊軍國主義之議，倘在議事日程中，而攻擊之最高度遂爆烈於一九零七年德意志國 Stuttgart 之會。氏參預斯會，非常憤激，是年九月七日氏在巴黎 Tivoli-Waux-Hall 廣場中當巴黎平民有識者之前陳述赴Stuttgart之會之經過。氏以全力擴張他的國際的主義之意志和方法。至

反對軍國主義之行動，至死不變。

氏在 Stuttgart 國際會所宣言者，第一卽各國之獨立。氏謂各國的獨立是不可侵犯的。但各地的平民貢自己組織國民性之必需的獨立，以防禦各種暴力及侵略。第二卽謂說到國家之不可侵犯。國際會贊成各地平民負組織以維和平之義務，能維持和平，乃能基國家於磐石，乃能阻遏橫暴者之殘酷攻擊。戰爭蠶世界平民於犧牲之中，亦惟和平乃能救援。

自一八九三年，氏加入社會運動頗有聲譽，同時卽爲人仇忌氏爲民主社會黨運動之主動人，在近二十年中，氏爲傳播社會主義福音之一健將。氏之被刺也，正歐洲陷於血火之秋。（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其死之價值，可謂殉世界的人道的和平。

氏初爲人反對最激，及其死後，各黨及仇黨卒爲抱不平，并承認氏具有絕高智能和十分誠實。

氏爲實行理想的世界的社會主義而戰，畢生奮進不息。其一生之光陰，可稱眞誠的公道的人權的作工者之俊傑時期。

魯渥的畫

李劼人

魯渥博物館 Musée du Louvre，是巴黎博物館中一個霸王。屋宇非常宏大，收藏非常豐富，若要詳細記述，簡直非專書不可，我這里所說的，只是他圖畫一部分，而且是個大略。

據書籍所載，魯渥中的名畫，約有三千多幅。大概法國畫占三分之一，次則義大利畫最多，在這一部分裏面也最占重要。再次便要數荷蘭畫比利時畫，再次才是德意志畫西班牙畫，中以英國畫爲最少，僅僅一百多幅，並且在各畫派裏頭，也很平常，不過聊備一格而已。

魯渥這地方，本來是法國古王宮殿，氣象很爲軒昂。與拿破崙第一的凱旋門，正遙遙相對。屋子之外有幾片草地，兩處花園，都收拾得美麗異常。當中還有一座與凱旋門相彷彿的紀功坊，坊上面的雕刻，同花園草地裏森列的石象，我們且不忙進去瞻仰他的內容，單是賞玩這外表的風物，已足令人神往。此宮建自一千五百年初葉，佛郎梭瓦第一 Francois I 之世，草創之初，規模尚不很巨。及經一千五百年中葉亨利第二 Henri II 亨利第

四 Henri IV 兩朝，便佈置得漸有可觀。到魯意第十三 Louis XIII 魯意第十四 Louis XIV 兩朝，更加以盛代的經營，後又經拿破崙第一 Napoléon I 的補葺，拿破崙第三 Napoléon III 的潤飾，才成就了現在這個莊嚴華麗的所在。但是若不虧這五十年的保重，卻也未必有這般好罷。

佛郎梭瓦第一，不但是魯渥宮殿的始創者，且亦是魯渥圖畫部的發起人。何以呢？因爲佛郎梭瓦第一，本是一位很講究風雅的大文學家，平生極喜悅美術，和他同時的一般美術家，無論是本國人外國人，都一例受他的尊重。那時義大利的圖畫正在發皇時代，恰好碰着這位風雅大王，遂乘勢收羅。凡爲著名作品，如萬西 Vinci 的傑作『納若恭德』La Joconde（此節後面詳談）或當時不甚推重的東西，都用重價大宗購來，藏諸宮中。自從佛郎梭瓦這麼一來，法國的美術，方才有了根柢。其後亨利第二，第四兩朝，亦皆留心搜集。雖然搜集的數目不甚大，但論起真價值來，恐防偌大的博物館中，除開山祖師佛郎梭瓦第一所收羅爲最有價值而外，其次便算這兩朝的爲超等了。及至魯意十四，更是考究這些，並且以他全盛時代的大勢力，所以在搜集上也大占便宜。其後拿破崙第一，魯意第十八 Louis XVIII，及拿破崙第三幾朝，也廣爲收羅的不少。直到現在，還年年在增加哩。

魯渥藏畫所在，共分三十九個畫室。茲將大略形勢，畫在下面，並一室一室的大概談論一下。

入門經過一個長步廊，便從幾疊很寬的石梯登樓，上樓第一處，便是第五畫室。就先從這里說起罷。此室專名爲 Salle Duc-olatel 在魯意第十八時代，曾經加以潤飾過的天花板及各窗檔上的雕刻，皆是當時的名作。其中所懸畫片大小一十三幅，皆一千七百年末葉法國名著，各有好處，不能細談，這里只能略說一幅，以爲代表。這幅畫的名字叫做『泉源』La Source 畫中是一片陰森聳立的石壁，壁下一泓清泉，靠着石壁斜立了一個裸體少女，左肩上倒放着一個長頸瓶，右手從頭上灣去執着瓶底，左手執着瓶口，瓶中一泓清水，正傾入泉中。少女畫得絕好，又秀逸，又嫣憨，又潔白，渾身顏色，調得異常活潑。中國人評畫，向有一句成語，叫『呼之欲出』。我對於這畫也很想評他這一語。這畫是法國有名的老畫師安格 Ingres（一七八〇——一八六七

的名著。這一間畫室光線既不甚好，四壁色彩也很陳黯，但既懸有這幅可愛的畫，所以入人過往時，總要留連片刻。

其次爲第四畫室，專名叫做方廳 Salon Carré，建築於亨利第四時代。拿破崙第一，曾於一八一〇年四月二日，與馬利魯意司開結婚慶祝會於此。現在一般遊人，走到這裏，總還要指點指點，何處是設壇的地方，何處是拿破崙站立的地方。好像大家都曾參與過這種盛會來的，其實都是瞎說。這室中懸畫四十幅，義大利比利時各派皆有，這里也只能略談一二幅。第一是呂里 Luini（一四七五—一五三三）的一幅，名爲『眠於母腕中之童年耶穌』L'Enfant Jésus dormant dans les bras de sa mère。將一熟眠之童子，及慈母關懷之情，活躍紙上。呂里本是米納勒畫派 Ecole milanaire 中的名手，但是以我看來，與其說是宗教畫，不若說是寫實畫。因爲除去題目，全然不帶一絲神秘氣味，這眞算宗教畫中無上上品。其次一幅古事畫，也很好，其名爲 Alphonse de Ferraro et Laura de Dianti 是畫的一個袒胸少婦，科頭斜立，頭向左而睨，身後左端，隱約有一鬚髮蓬蓬的男子，手執一鏡伺之。少婦態度既莊嚴而嫵媚，顏色亦調和鮮明。惟黑影中之男子，不甚顯豁。可惜就是不知這古事的原委，所以不甚了解他所寓的意思。這畫是威里底倫畫派 Ecole vénitienne 中義大利名手勒底底安 Le Titien（一四七七—一五七六）的手筆。其餘如萬西的『聖若望巴底士舉右臂向天』Sainte Jean-Baptiste le bras troit levé montrant le Ciel 及勒底底安的『戴手套的人』L'Homme au gant 皆最足令人留連者。

其次爲第七畫室，專藏十四十五兩世紀義大利的古畫，所以又名原本義大利畫室 Sallo des primilifs italiens。共懸大小畫片一百零四幅，大概二十分之十九，皆爲宗教畫，述神爲重，寫人生太少。這雖是原本畫所應有的，但在我們現刻眼中看來，却生不出甚麼興味。畫十字架上的耶穌，倒還寫得出犧牲奮鬭的眞精神。餘如神話畫，就老實的不知其所以然了。中間寫人生的亦有，但是很少很少。惟有一幅『一個老人與一個小孩的肖像』portrait d'un vieillard et d'un enfant。畫得最佳。小孩撲於老人懷中，正仰面與老人相睹。這是義大利弗落朗底倫派 Ecole florentine 中名手幾朗達汝 IL Ghilandajo 的名作

其次便是一個絕大的長廊。Grand galerie 據書籍所載，約長四百邁當最初建自一五九六年，（還在亨利第四之前）到一六零八年才完功直至魯意第十三第十四兩朝，始將內部彩畫完畢，前後兩個畫師，都很有名的。在前本是一個通道，拿破崙第三時又才將他分劃出若干段落，拿破崙第三倒後，始用來藏畫。現在仍分若干段落，不過通名第六畫室，現在分段說罷。

A段，共懸畫片大小七十九幅，都係義大利畫，並且各派皆備。約略分之，有弗落郎底倫 Florentine 龍巴德 Lomparde 米那萊士 Milanaise 柏蒙歹士 Piémontaire 波落萊士 Bolonaise 羅馬 Romaine 菲那乃士 Ferraraise 阿門不乃倫 Umbrienne 八派。也是宗教畫最多，其中又以聖母馬利亞像為尤多。以我個人看來，最好還是呂里的『莎羅門接聖若望巴底士之頭』Salome recevent la tête de Saint Jean-Baptiste 一幅，為最動人。這個故事不甚清楚，但知莎羅門是猶太古王菲里蒲 Hérome philipe 之女。畫上係一個少女，手捧銅盤，正向一人手中，承接一顆鮮血淋漓的人頭，莎羅門美而剛勁，而人頭頸上之鮮血點滴銅盤之中，極其慘淡。

B段，共懸畫片大小六十八幅。並屬義大利威里底倫一派之畫。也是宗教畫占十之八九。在我意中以『最後之聖餐』La cène 一幅，為頂好。畫中為耶穌與其十二門徒，方據案而食，耶穌忽說，中有一人，明將賣我，其門徒等皆大驚。十三人神情各異，耶穌中坐，仰面向天，賣師之猶大，即在左端，既驚且駭，彼得在極左一端，奮衣欲起。此畫為歹波落 Tiépole（一六九三—一七七〇）的手筆。也有兩幅風景畫，一為加拿來 Canale 的『撒呂特教堂與威里司運河入口的遠景』Vue de l'église de la Salute et de l'entrée du canal de Venise 一為格底 Guardi 的『在威里司的撒呂特教堂』Église de la Salute à Venise 兩幅皆畫河岸上巍然高峙的教堂，及河岸下雜然來去的船舶，設景極煩，畫筆極細膩。在此畫室最為生色，然而兩個人，都不是當時有名的畫師。

B第二段，共懸畫片大小四十五幅，為義大利之羅馬，波落萊士，弗落郎底倫三派的畫，除幾張肖像畫外，大概也是宗教畫。其中以『聖色西萊坐弄提琴』Sainte Cécile assise jouant du violoncelle 一幅為最佳了。聖色西萊一面弄琴，一面睨天而歌，

一個背生兩翅的小愛神，頭頂樂譜一冊，端立桌上。雖然神秘，但畫筆極妙，聲色西萊的琴聲歌韻，幾乎可以從紙上聽見。這是義大利有名畫家多米里干 Dominiquin（一五八一—一六四一）的手筆。

C段，此段又名哈發額廂 Cabinet Raphaël。因爲一共才懸了二十三幅畫片，而哈發額就占去十一幅。還有四幅是他一派的，哈發額同門斯巴喀 Spagna 占去兩幅，他們兩位的老師柏呂干 Le Pérugin 占去三幅。算來這一段畫室，完全就是他三位分據了。

說到哈發額，又不能不提筆把他的歷史，略說一說。但凡治美術的，講到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大約這三個人，總應該知道的。一個是我前面業已提過名的萬西；一個名叫密格郎 Michel-enge，一個就是這哈發額桑若 Raphaël Sanzio。此三公者，皆文藝復興時代，最有盛名的美術家。前兩位待後面詳說，至於哈發額，不但是畫家，並且雕刻建築，件件皆行。自文藝復興以後，歐洲美術，多宗於此三人。三人中，哈發額死得最年輕，生於一四八三年，死於一五二零年，僅僅活了三十七歲。許多批評家，對於他的畫，評得很好，說是用意光明，下筆嚴重。魯渥中所藏的十一幅，在他平生名著中，僅占兩幅；一爲『聖家』Sainte Famille，一爲『少年人之像』Portrait de jeune homme，都是最有價值的創作。

D段，義大利畫就盡於此段了。計共懸畫二十九幅，義大利畫只有十二幅，盡懸於右壁，西班牙畫十七幅，盡懸於左壁。西班牙畫與義大利畫最大不同之點，就是西班牙畫寫實爲多，如『豪傑之結合』Réunion de personages，及『年輕乞兒』Le enne mendiant 這一類的畫，義大利畫中是絕對沒有的。『年輕乞兒』一幅尤好，陽光自陋室窗間射入，年輕之乞兒，衣其襤褸之衣，坐於陽光中低頭捉蝨。這是西班牙有名畫師米李羅 Murillo（一六一七—一六八二）的作品。

D第二段，共懸畫片大小九十二幅。爲西班牙英吉利德意志三國的分野。至此，宗教畫與神話畫算完全掃盡。英德兩國以寫生畫肖像畫爲最多，其中以德人賀爾班 Holbein（一四九七—一五四三）所畫『英王亨利第八第四位王后安倫的像』Portrait d'Anne Clèves, reine d'Angleterre, quatrième

femme d'Henri VIII一幅爲最美。安倫王后中正而立，交握其手，顏色修飾絕佳，衣服亦描寫工細。

E段，共懸大小畫片六十六幅。盡係弗那莽德 Flamande（比利時地名）一派之畫。有『比利時社祭』La Kermesse 一幅，寫社飲之中，男女皆樂極，健壯之男各擁一肥碩村婦，跳舞言情。上則張席爲幕，下則藉草爲褥。以極粗之筆，寫極煩之事，神氣無絲毫之失，眞非妙手不可。這是有名畫家雨滂 Rubens（一五七七—一六四〇）的名著。

F段，這是長廊的盡頭。其中懸畫四十五幅，盡爲荷蘭畫。荷蘭畫較德意志畫，尤爲細緻，並極重光綫。如『患濕疾婦人』La Femme hydropique 一幅，寫一患病婦人坐於一華美室中，醫生方取藥飲之，旁立一少女手執玻璃藥瓶，映光視之。所畫太陽光綫，色彩佳絕，此爲荷蘭畫師都 Dou ou Dov（一六一三—一六七五）的手筆。其餘如非客多 Fioloor 的『少女之像』Portrait de jeune fille，郎卜郎 Rembrandt van Ryn 的兩幅『隱者閱書』Ermite lisant 等，皆致大力於光綫。

長廊既盡，便是第十七畫室，專名叫 Salle Van Dyck。因爲其中所藏的畫，以萬底客爲最多。萬氏爲比利時十七世紀時代最有名的畫家，爲呂版 Rubens（詳後）之後最高藝術之一人。他的畫用筆生活而佈置簡單，批評家很恭維他的作品，說是合於實用。他生於一五九九年，死於一六四一年。此室中共藏畫三十二幅，萬氏之畫，占去十九幅。呂版的畫也有九幅。呂版的畫，有專室藏之，待到後面再說。萬氏以肖像畫爲最多，既已略略批評，便不舉例了。

由萬底客畫室過去，連着一間房子，但比此室稍低，有三四級木梯下去，這里總名叫做弗那莽德同荷蘭的小畫室 Petites salle Flamandes et Hollandaises。中間一個小室，便是呂版畫室。周圍又有十八個小畫室。這里先說周圍的畫室。

下木梯進去向左一轉，便是一個小走廊，Couloir 名爲第十九畫室。這里只懸了兩幅畫，並都懸得很高，光綫又不甚好，所以雖走過好幾次，都不曾仔細瀏覽過，暫時放下不談。

經過走廊，第一間房子，便是第二十畫室，專名叫 Salle Frans Hals。共懸畫十九幅，肖像畫就占去十二幅，大概都是有名人物的肖像。中間一幅最刺眼而又最容易認識的，便是笛卞兒

René Descartes 老先生的肖像。

其次爲第二十一畫室，專名叫做 Salle Albert Cupy 共懸畫十五幅。據我看來，這一間的畫，比前一間似覺就高了。大概這也是我一個人的說法，未必便是定論。其中有幅是荷蘭少年畫師麥許 Metsu（一六三零—一六六七）的名著，叫做『荷蘭廚娘』Une cuisinière hollandaise。是畫的一個中年婦人正在經理食事，萍果一筐，置於身畔，手中正執一鮮紅萍果，削去一半，果皮著色及用筆，皆臻上乘。還有一幅。是米爾 Van Der Meer ou Vermeer de Delft 的『綫紗工女』La Dentellière，一少女埋頭織紗，也畫得最好。此室共懸畫片十五幅。

其次爲第二十二畫室，專名叫 Salle Jan Steen。共懸畫二十五幅。大幅狠少，小幅甚多，大概以寫家庭爲主。如麥許的『武士款待少婦』Un militaire recevant une jeune dame 及米葉里 Van Mieris（一六三五—一六八一）的『少婦調茶』Jeunes femmes prenant le thé 及萊慈舍 Netscher 的『少婦教歌』Jeune femme prenant une leçon de chant 等。都是寫家庭中的事故。

其次爲第二十三畫室，專名叫 Salle Van Goyen，共懸畫十一幅。以寫風景者爲主。

其次爲第二十四畫室，專名叫 Salle Van Ostade，共懸畫三十八幅。以寫實畫爲多，荷蘭故事畫次之。

其次爲第二十五畫室，專名叫 Salle Ruysdael，共懸畫三十幅，以風景畫爲多。中有一幅名『秤金』Le Peseur d'or 畫一老市儈坐於案前，持一小秤，權衡金子，兩眼旁視，疑思最爲得神。此係都的名著。

其次爲第二十六畫室，專名叫 Salle Habbema，共懸畫二十九幅。以上各處之畫，雖有專畫牲畜的，但除畫獵狗外，很少其他的牲畜。這里比較便多了些，畫馬的有三幅，畫牛的有一幅。其間以畫牛一幅爲最好，此係荷蘭名手波的 Potter（一六二五—一六五四）的作品。畫中共有五牛，兩牛在極遠處，但能見其角影。一牛臥地上，一牛旁樹而鳴，一牛雄立路中，各盡其致，誠寫生妙筆也。還有一幅名叫『水磨房』Le Moulin à eau 在風景畫中，也是絕妙妙品。幅中老樹槎枒，一小溪繞流其下，稍遠處有磨房一所，更遠又有叢樹若山，亦有磨房一所。天上的雲霞，地

下的草石，無一不盡理入神。這是阿伯馬 Hobbema（一六三八——一七零九）畫師得意的名作。

其次爲第二十七畫室，懸畫十六幅。此室無專名。

其次爲第二十八畫室，專名叫 Salle du Coin，共懸畫十七幅。有數幅爲戰事畫。但畫片皆不甚大，無雄厚氣魄，故皆略之不談。

其次爲第二十九畫室，專名叫 Salle Van Eyck 共懸畫三十一幅，有極小者。自萬底格畫室已來，幾乎絕無宗教畫，至此室中，始又見方自十字架上放下之耶穌，及原本義大利畫中最多之 Saint famille。

其次爲第三十畫室，專名叫 Salle Quentin Matsys 共懸畫二十七幅。宗教畫也有幾幅，姑略之不談。

其次爲第三十一畫室，專名叫 Salle Anthony Mor ou Moro 共懸畫三十幅。其中一幅，最爲神祕有趣。畫中一年輕裸體女神，坐於一雲霧環繞之山崖上，右手執一地球儀，左手上指；掌中立一飛鳥，左右上下，百鳥環之，其脚下之鳥尤多。畫名甚長；直譯之卽爲『星學之神，（九文藝神之一）秉情愛之態，手持地球儀，百鳥在其足下』L'Air, Uranie, tenant dans sa main une sphère, est entourée d'amours, à ses pieds des oiseaux d'espèces diverses 此係比利時有名畫家卜黑 Brueghel（一五三零——一六零零）的手筆。不過有趣則有趣，用意所在，則不之知，這却由於不深於神話的原故。

其次爲第三十二畫室，專名叫 Salle David Téniers。在我看來，在各畫室中以這一室爲最精美。共懸畫三十幅。最好的有三幅可以略說一說，其一爲『蕩子與倡婦共飲』L'Enfant prodigue à table avec des courtisanes。彷彿是一村店，板牆之外，蕩子與二倡婦圍桌而坐，村中老婦立觀於旁，蕩子方回頭喚酒，一幼女正提壺而來。蕩子衣冠寶劍，皆卸置一旁，又似春日出遊，偶就村店沽飲之狀。其二爲『村中佳節』La fête de village 一小村中，人多於鄉，有據桌共飲者，有相攜跳舞者，樂趣盎然，直躍紙上。其三『客寓中之吸菸者』Le fumeur dans une auberge 一旅行者，似初卸行裝，取菸而吸，以慰疲勞。此三幅皆比利時有名畫家德里野 Téniers（一五八二——一六四九）的手筆。德里野是此公少年時的名字，因爲他兒子也是一位名

畫家，也名德里野，於是他晚年就改名爲大衛David此一室中以他的畫爲最多，所以專名就叫大衛德里野畫室。

其次爲第三十三畫室，專名就叫荷蘭畫室 Salle Hollandaise，共懸畫二十八幅，也是以寫荷蘭風俗爲主。

其次爲第三十四畫室，專名也叫荷蘭畫室，共懸畫三十幅。中以不魯威 Brouwer（此公却是比利時人）的『吸菸者』Le fumeur 一幅爲頂有名。德里野一幅，名『木球戲』 Le Joueur de boules 的，寫數老人於村落之外，爲木球之戲，亦最佳。

其次爲第三十五畫室，專名叫弗那莽德畫室，所藏以弗那莽德派之畫爲多，計共懸畫二十八幅。其中亦以德里野所畫『樂工歌者』Le Duo, violoniste et chanteuse 一幅，爲出類之作。

其次又是一道小走廊，恰與第十九畫室那個小走廊相銜接，名爲第三十六畫室，其中只懸畫一幅。算自第十九室至此，恰將中間的呂版大畫室，走了一個周轉。雖然通名荷蘭畫間，但除弗那莽德一專室外，其餘各室中，總有幾幅比利時畫，也不純粹是荷蘭畫。比利時畫中，又以德里野所畫的爲最多，一共有三十八幅。

這裏要談呂版畫室了。呂版係弗那莽德派的大師，生於一五七七年，死於一六四零年。平生作畫甚多，批評家說他的畫用意雄厚，用筆濃重，並且有表現意思的大胆。此畫室中的畫，在早本藏於盧森堡宮殿（卽今上議院）其後移入魯渥，一九零零年，Salle Rubens 落成，方又移入這間特設的畫室裏。

呂版畫室，只藏了他十八幅畫片，都非常廣大，並且皆係亨利第四皇后馬利的故事。第一幅，爲亨利第四接收馬利后的小像 Henri IV reçoit le portrait de Marie de Médicis 第二幅爲一六零零年九月三日馬利后到馬賽登岸 Débarquement de Marie de Médicis à Marseille le 3 septembre 1600 第三幅爲一六零零年十月五日亨利第四與馬利在弗落朗士之證婚禮 Mariage par procuration de Henri IV et de Marie de Médicis à Florence le 5 Octobre 1600 第四幅爲一六零零十月十七日亨利第四與馬利在里昂之婚禮 Mariage de Henri IV avec Marie de Médicis à Lyon le 17 Octobre 1600 第五幅爲一六零一年七月二十七日魯意第

十三生於楓丹白露 Naissance de Louis XIII á Fontaine-bleau le 27 Juille 1601 第六幅爲亨利第四決意付託國事於皇后Déoidé á marcher contre l'Empire Henri IV con-fie le Gouvernement á la Reine 第七幅爲亨利第四逝後馬利攝政 Apothéose de Henri IV Regence de Marie de Médicis 第八幅爲一六一零年五月十三日馬利后在聖多利加冕 Couronnement de Marie de Médicis á Saint Denis le 13 Mai 1610 第九幅爲攝政時之福利 Félicite de la Re-gence 第十幅爲魯意第十三之成年 Majorité de louis XIII 第十一幅爲馬利於圍城中至色橋 Marie de Médicis an Pont de Cé après la prise de la Ville 第十二幅爲一六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放逐馬利后於不落亞宮 Maris de Médicis du Chateau de Blois où elle a été reléguée 22 Fevrier 1619 第十三幅爲眞理之凱旋 Triomphe de la Vé-rité 第十四幅爲和平決議 La Conclusion de la Paix 第十五幅爲魯意第十三與馬利后之調停 La Reconciliation de Louis XIII et de Marie de Médicis 第十六幅爲魯意第十三與馬利后調停後誓證於上帝 La Reconciliation de Lo-u-is XIII et de Marie de Médicis scellée dans le Ciel 第十七幅爲馬利后之命運 La destinée de Marie de Mé-dicis 第十八幅爲法國之以利沙白與奧國之昂勒於昂得以河上之交易 Echange d'Élisabeth de France et d'Anne de Autriche sur la rivière d'Hendaye

這十八幅畫，未免說得太累贅了。但是魯渥中名畫固多，其實欲求呂敀這種成片段的歷史畫，眞正少有。况乎魄力之雄厚，用筆之剛健，誠有畫中霸者的氣概。不過於人事之中總不免帶些神祕，終不能脫十七世紀弗那芥德的臭味，這却是我人甚以爲然的地方。

由呂版畫室經一過道進去，便是灼沙畫室 Salle chauchard 此室盡是十九世紀法蘭西派之畫，灼沙畫室尚未編號，所謂灼沙，不過是他總稱，其中又分五室。

第一室係一大步廊，共懸畫四十七幅。以風景畫爲最多，亦以風景畫爲最美。如哥樂 Corot（一七九六—一八七五）的「黃昏時之林中壙地」 La Clairière au lever du jour，及地

亞 Diaz 的『若望黎巴之高原（楓丹白露森林中一地名）』Les Hauteurs du Jean-de-Paris (forêt de Fontainebleau) 皆以草木土石見長者。餘若都爾亞湧 Troyon（一八一三—一八六五）的『白牛礪養』La vache blanche qui se gratte 畫一牛礪其頸脊於老樹之上，樹之蒼蒼，牛之努力，較波的畫牛，似又更進一步矣。

第二畫室，即在步廊之內。此處共懸畫三十五幅。除風景外，以寫勞動之人生為多。略舉一二以概其餘。米勒 Millet 的『昂熱呂』L'Angelus（此為羅馬敎中早午誦經時的首一句，不解其義，故只好譯音）一幅，寫一莽莽田野，中立田家男女二人，男者似方力作，三齒之鑱，猶插身畔土中。女子似以饁餉初至，提籃猶置足畔。朝日初起，正斜照兩人身上。男子正立，女子側立，皆合手低眉，似正誦昂熱呂。此畫用筆雖簡，但表示鄉人崇信宗敎之意，卻極顯豁，是即為十九世紀象徵畫的妙處。還有一幅，也是米勒的手筆，名叫『牧羊女』La Bergère，黃昏曠野中，有羊一羣，其側稍遠處，有護羊犬一頭，對羊羣而立。羊羣之後，一牧羊之女，身披大衣，手執巨杖，凝立遠望，若有所思。皆此畫室中最佳之品。

第三畫室，較第二畫室稍小，僅懸畫十一幅，皆為風景畫。

第四畫室共懸三十五幅，以麥鎖里野 Meissonier（一八一五—一八九一）一人的畫片為最多，計十六幅。麥氏為十九世紀法蘭西新畫派中最負盛名的人物。這里所懸，雖不盡是他的名著，但有名作品亦復不少。如『拿破崙偕其參謀巡行法蘭西鄉野』Napoléon et son état major, compagne de France 一幅，就是法國一般最恭維的畫片。此片印成明信片，流行最廣，或許國內看見的人也不少。畫中拿破崙騎一白馬先行，參謀數十人皆騎隨於後，步兵數大隊，則行於遠處。拿破崙鷹揚之姿，栩栩如生，白馬驕行，亦神俊不凡。

第五畫室共懸畫二十二幅，小幅為多。大幅中以『嗜書之女』La Liseuse 一幅為最有名。此係昂勒 Henner（一八五九—一九零五）大畫家的手筆。畫中係一裸體少女，以一手支頤，正俯觀一書。少女肢體畫得絕美，其用筆之妙，不下於『泉源』一幅。

灼沙畫室中的名畫家甚多，可以指名者，如哥羅，多比揑 Daubigny，地亞 Diaz，得那裏亞 Delacroix，都卜乃 Dupré，弗

落莽丹 Fromentin，以沙伯 Isabey，麥若里野，米勒，魯色 Rousseau，都落亞湧 Troyon 等皆爲十九世紀法蘭西新派畫中最負盛名的。因爲限於篇幅，所以只能描寫二三人的作品，其餘只好暫時付諸闕如。

到此，又要請閱者回轉眼光，另進幾間畫室。不過這幾間畫室，所藏大抵都是法蘭西的原本畫，及義大利的古畫。若是專門研究美術的人，對於這等畫室，必非常歡迎，但我係就普通說法，只好就我力所能說的，略略說一下罷。

第九畫室，專名叫 Sallo Bolonaiso。所藏盡係義大利各派的古畫，共有三十七幅，其中兩幅，一爲『耶穌戴刺冠之聖像』Ecce Homo，一爲『馬德乃倫』La Madelaine 悔過之像。（馬德乃倫爲猶大惡行的一個美婦人，耶穌加以勸導，於七月二十二日對天悔過，後人遂以此日爲悔過節，文學家凡謂悔過之女人，皆稱之爲馬德乃倫。）兩幅中，尤以後一幅最好。馬德乃倫爲一絕美之婦人，披髮叉手，仰面向天，口微啓若有所禱。兩幅皆係義大利名畫師列底 Redi（一六二六——一六九八）的手筆。

第十畫室，即原本法蘭西畫室，Primitifs Français 所藏盡係十五世紀的古畫，共有三十五幅，

第十一畫室，亦即原本法蘭西畫室，所藏盡係十四世紀法國古畫，共有五十六幅，肖像畫最多，共有三十七幅，大抵以法國古帝王名人的像爲夥。

第十二畫室，專名叫做 Salle Le Sueur。因爲這一室中共懸畫三十，而須阿就有二十二幅。須阿生於一六一六年，死於一六五五年，爲十七世紀法蘭西最善創造的畫家，所以一般法國人都稱之爲『法蘭西的哈發頼』Raphaël français。至他這二十二幅畫係一六四五年至一六四八年中，特爲巴黎一個禮拜寺名叫『小修道院』Petits-Chartreux 畫的。後來始移入魯渥。畫中係聖不呂羅 Saint Bruno 平生的一段。因爲聖不呂羅（一零三五——一一零一）即爲法國衣色爾 Isère 省（在阿爾伯士山脚）『大修道院』Grand-Chartreuse 的始創者，所以須阿於『小修道院』中，便描寫他歷史的一段，也是飲水思源的意思。至於聖不呂羅的史事畫，仔細說來，也與呂版的馬利畫史一樣，未免太長，並又沒甚趣味，所以略之不談。

第十四畫室，專名叫做 Salle Mollien。其間所藏的，皆十七世

紀法國名畫。此室很長，一共縣畫一百五十六幅，皆爲魯意第十三第十四兩朝的東西，在魯渥中己定爲永遠儲藏的珍品了。畫片太多，一時也不能盡談，只把幾個有名畫家，略爲說說便了。

在這畫室中間，最有名的畫家，第一卽爲尼古拉布散 Nicolas Poussin，生於一五九四年，死於一六六五年。他雖是法國人，但在義大利卻住得最久。其人平生無他嗜好，惟喜在畫上研究，所以在十七世紀的法國畫中，實爲一個首出的大師。平生作畫甚多，藏於此室的有三十七幅。其初他的畫本藏於盧森堡宮殿的，(還在呂版藏畫以前) 在一八五七年，才移入此間。今在此室畫中，也占着一個領袖的位置。第二爲羅爾蘭 Chaude Lorrain，也是十七世紀法國一個大畫家。其名僅亞於尼古拉布散。生於一六零零年，死於一六八二年，平生作畫也甚多，藏名此間的，共十六幅。第三爲不蘭 Charles le Brun，(一六一九—一六九零) 第四爲比野爾 Pierre Mignard，(一六一零—一六九五) 這兩人都是魯意十三十四兩朝的王家畫師。他兩人同時都負大名，並同時都得王家的寵渥，但因同行相忌的緣故，彼此終身仇視。不蘭的畫件件都精，惟於調色上稍欠，當時頗受一般人的訕議，但他特長處也就在此。現藏此室的，共有十六幅。比野爾長於歷史畫及肖像畫，現藏於此室的，只有五幅。此外還有兩位號稱『法蘭西的萬底客』 Van Dyck français 的：一爲果娃伯 Coypel Noël (一六二八—一七零七) 有畫六幅，藏於此間。一爲最善肖像畫的里哥 Hyacintle Rigaud (一六五九—一七四三) 有畫五幅，藏於此間。其實此二畫家，人人都有來歷。而且所陳列的畫，精品極多。不過恐防舉例說來，不免有罣一漏萬之弊；再則又限於篇幅，所以祗能如此說說，無可奈何，但有求諒。

第十五畫室，專名叫做 Salle Denon，他的外號，又叫『肖像陳列館』Musée des portraits。大概都是當代畫師，以及各名人的肖像，彙存於此，是一八八八年時候。一共七十八幅。這里的畫片，幾乎無一不美，實在不能拿一以概衆的例來談他，倒是暫付闕如的好。

第八畫室，專名叫國家畫室 Salle des Etats。此處所藏，爲十九世紀法蘭西的畫，據批評家說來，其價值當在五百萬法郎以上。中間有兩位最有名的畫家，一爲科學派的安格 Jean-

Auguste-Dominique Ingres，（即前面所說那位『泉源』畫的老畫師）一爲小說派的德那褒瓦，（前面說灼沙畫室時，業已略道其名）此公生於一七九九年死於一八六三年，於畫法上，最富於創造性。平生作畫，調色最美，爲近世畫史開一新紀元，現今的感想派畫，即發源於他。

此室共有畫八十一幅，上段所說那兩位的畫，却占少數。此外如米勒的『拾稻女人』Les Glaneuses 畫得最佳，初穫後的田畝中殘穗遍地，三老婦正往收之，寫貧苦之人生，直欲入骨。

第十六畫室，專名叫 Salle Darn。所藏盡係法蘭西十八世紀之畫，共計二百三十六幅。上自神話畫，下至印象畫，各宗皆備。這里亦只能略舉數幅談談，以括其餘。其一爲沙丹 Chardin（一六九九—一七七九）的『飯前經』Le Bénédicité 一小圓桌上，坐小女孩一，又一小女孩則立於桌畔。一中年婦人，正以飲食一盤，端置桌上，低頭向立於桌畔之女孩若有所語。寫家庭細事，直入毫髮。其二爲格業蕊 Greuze（一七二五—一八零五）的『死鳥』L'Oiseau mort 畫得尤好。格業蕊的畫筆，本以敏活清豔著名，而此幅尤爲他平生名著。畫中一死鳥仰臥桌上，一少女似哭見其愛鳥之死者，大驚之餘，一片傷心之情，直呈面上。右手正在取鳥，欲即未即，神情態度佈置調色，無一不精美絕倫。其三爲那額乃倫 Lagrenée（一七二四—一八零五）的『憂鬱』La Mélancolie 寫一般憂之婦以手支頤，如有萬千心事，莫由宣達者然。畫筆極爲細膩。

這里要談第三畫室了，這室專叫七烟甬畫室 Salle dea Sept-Cheminées。也是專藏十九世紀的法國畫，一共有畫六十八幅。在各畫室中，以此室最足留連一般遊者。其故，因這里有一幅爲人人通知的歷史畫。這畫是法國最有名的畫家大衛 David Jacques-Louis（一七四八—一八二五）的手筆。名叫『拿破崙第一在巴黎羅特打門教堂行加冠聖禮』Sacre de Napoléon 1 par le papa Pie VII, á Notre-Dame de Paris 畫幅絕大，約長三丈，高二丈四五尺。畫中係羅特打門教堂聖壇處，拿破崙方站於壇上，雙手高舉花冠一頂，約瑟芬跪於壇前石階上，合十低首。拿破崙與約瑟芬皆盛服，約瑟芬跪處，以花絨厚褥墊之，宮嬪二人亦盛服從後牽其長裙。更後，則軍服煇煌之大將，及粉白黛綠之貴婦等，無匹其多。壇上正中坐大敎主一人，亦盛

服，兩旁伺立之盛服敎士約十數。壙後及左右則中古時衞敎武士裝束，執械而立者，又數十人。此畫華貴尊嚴，最爲動目。且拿破崙事蹟，又爲人所習知，所以徘徊於是畫之下的，隨時都有數十人。其實此室中諸畫皆美，可以令人留連的，並不止此一幅，以我看來，却以『亞打納送葬』 Atale portée au tombeau 一幅爲最好。亞打納爲法國十八世紀一部有名的小說，係寫美洲土人的原野生活，這畫便描寫其中的一段；畫中係老少二人，共抬一女尸，在一山穴中，業已掘土成穴，將次下葬，少年則坐於穴上，抱女尸之脚，垂頭飮泣，備極傷心。其事蹟如何，雖不詳知，但以畫而言，其描繪愛情，直動人心髓。此畫爲法國名畫師基落得 Giro-de（一七六七—一八二四）的手筆。却因懸在屋角，遂不甚引起一般遊人的注目，也是此畫的大不幸。此外如大衞的『沙賓女阻止戰爭』Les Sabines arrêtant le combat entre les Romains et les Sabins 一幅，也畫得絕佳。畫中羅馬人與沙賓武士正拔劍挺盾，將作流血之戲，沙賓少婦無數，皆擁其乳兒，羼身其中，力阻戰鬬。此畫本一古事畫，但以大衞之妙筆出之，遂令人看後，發生一種高尙美感，尤覺戰爭一事，但與人以恐怖而已，賊何益之有。此外還有一幅，也非常之好，名爲『愛神與美神』L'Amour et Psyché。一失意美神，裸坐於山石上，雙手捧心，茫然無從的樣子。一背生兩翅的愛神，則來撫吻之。此爲象徵畫派中最上上品，意言人之失意，惟有愛情可以安慰，愈失意，其近愛也愈近。而且這畫中的美神，畫得異常生動，顏色亦調得異常美麗，此爲熱那爾 Gérard（一七七零—一八三七）最得意的手筆。在這間畫室中，眞算生色不少。

第二畫室專名叫亨利第二畫室。因爲此室天花板上的彩畫，猶是亨利第二時代舊物，所以就以亨利第二名之。此處所藏，也盡爲十九世紀的法國畫。此室很小，所以只藏了二十二幅。最動人的，就止德那羅失 Delaroche 一幅。名爲『冤死的少婦』La Jeune martyre。係畫一溺死的女尸，沈浮水面，雙手交縛胸前，設景極爲慘怖動人。

由此過去，便是第一畫室了，共懸畫一百七十七幅，這里的畫，因都由魯意那家慈 Louis Lacaze 一手收集的，故即名此室爲 Salle Lacaze。當他收集之初，本爲三百幅，其後遂將其間的弗那莽德及荷蘭兩派的畫，分置於小荷蘭畫室，（即呂版畫室

外的十八個小畫室）這里便只留下一百多幅十八世紀的法國畫，以經典派畫及小說派畫寫者爲主，外國畫也有一些，但是很少很少。這里我也僅能略談兩幅如下。其一爲萊泥阿 Regnault（一七五四——一八二九）的『三愛』Les trois grâces。係三個裸體婦人，一正一背一側，互相摟立一處。畫中雖是三人，其意只在描寫一個人的三面，只在寫一婦人的全美。畫筆絕佳。其二爲那烏 Raoux 的『少女讀信』Jeune fille lisant une lettre 一袒胸少女依桌而立，執信紙一張，背燈讀之。燈光由背後射照，彩色絕佳。

到這里又另是一個總畫室，其名叫第二層 Deuxième Etage。中間共分三個畫室，其一爲三十七畫室，專名叫 Salle Française de 1830。共藏畫五十八幅。好畫多極，且略談一二。一幅名叫『浴女』Les baigneuses 是哥羅的手筆。一荒溪之中，有浴女三人，高岸如阜，老樹偃其上，溪水靜流如睡。這畫注意不在浴女，只在描寫靜趣，浴女不過爲靜中點綴。一幅名叫『格列委教堂』Eglise de Gréville 是米勒的手筆，描寫一荒村教堂，用筆非常草率，却極動人情感。此種風景，彷彿歐北始有。一幅名叫『清晨』Le matin，是都不列 Dupré（一八一一——一八八一）的手筆。畫中也是荒溪一道，叢草喬木，映帶左右。晨光初動，雲霞皆倒映溪水中，生趣極濃。與『浴女』一幅之荒溪，格局精神皆迥然不同，誠爲寫景妙筆也。

其二爲三十八畫室，專名叫 Collection thomy-thiéry。此室畫片皆小幅，長三尺者只一二幅，計共有一百十七幅。最惹人注目者，如德那克瓦的『搶奪萊伯佳』L'Enlèvement de Rébecca。寫中古武士橫豪的情狀，直透紙背。畫中係一古堡，業已起火，濃烟自窗中噴出，一甲冑武士牽一白馬伺於堡外，另一武士才由堡中奔出，肩中擁一白衣少女，女狀似已暈去。其後又一擁盾執刃之武士，隨之而去，且回頭窺覷堡內，似防追者。

其三即最末之第三十八畫室，專名叫做 Salle Français du second empire 共懸畫七十四幅，也是小幅居多，大幅寥寥。這里可以略談數幅，以見一斑。一幅名字叫做『冬末』La fin de l'hiver 的，係畫的一片荒塘，叢樹環之，寒消冰解之後，草木皆生氣蓬勃。即不看題目，亦知畫中節令。真非妙手不能出此。此爲佛郎西魯意 Louis Français（一八一四——一八九一）的名著一幅

名叫『栗林中路』L'Allée de chataignière 的，爲名畫家羅莎Rousseau（一八一二—一八六七）的手筆，茂林深路，景趣佳絕。此畫用筆極濃，已漸啓感想派之先機矣。

說到此間，算把魯渥圖畫部已略談談了一個大概，所有名畫，只可惜爲篇幅所限，不能多爲介紹，這是我第一抱歉的事情。又因牽於他事，進去觀玩的時間不多，有許多畫，都僅能淺淺說點畫意，不能作精深的評論，這是我第二抱歉的事情。並且魯渥內的圖畫，除設專部收藏的三千多幅外，其餘零星挂在他處的倘很多很多，本應該仔細考察，旁及一點的，然而也不能夠，這是我第三抱歉的事情。圖畫部中，除十九世紀的畫外，二十世紀的新畫，也有二十餘幅，最近有一九一八的畫片，也因沒有時間，不能涉及，這是我第四抱歉的事情。要之，我這篇記事是狠略狠略的，或者將來可以做幾篇專篇的批評，這里却不能不先求閱者的原諒。

魯渥中最有名的一幅畫片，據說不僅在歐洲有名，全世界上也負有盛名的。記得從前國內某雜誌上也曾略爲介紹過，但語焉不詳，這里可以詳細說一說，就作我這篇記事的煞尾罷。

這畫名叫『納若恭德』La Jocondo 是畫的一個中古時代的微笑的美人。這畫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三大美術家之一萬西老先生 Leonard de Vinci 的名著。萬西是義大利人，生於一四五二年，死於一五一九年，爲弗落郎丹畫派的中興大師。平生不僅以繪畫著名，並長於雕刻建築以及文學。這畫便是中年時在弗落郎丹畫的，畫中美人，本名叫猛拿里莎格那底李Monna Lisa Gherardni。『納若恭德』係他的外號。爲弗落郎丹名人弗郎哥德若恭修，Franseco del Gicconde 的婦人，是當時義大利絕代的美人。萬西作此畫時，前後四年方成，據說每當他臨筆之際，一見納若恭德的巧笑，就迷離了。

這畫在當時就負有盛名，後來不知如何，落於弗落郎丹一個畫師手中。在十六世紀的初期，法國風雅大王弗郎梭瓦第一，才以四千枚金埃舉 écus d'or（當時貨幣名）從畫師手中買來，一六四二年時藏於楓丹白露宮的金屋中，其後又移藏於凡爾賽宮；第一次革命時，移藏於中央藝術博物館，拿破崙第一方才移入魯渥宮的 Tuileries 殿，到一八七一年時，始在圖畫部中占一重要位置。

不幸於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忽然被人盜去，當時法國舉國皆驚。世界上也幾乎把這事當成一件有趣的談助，因此「納若恭德」的聲名，更是大了。其後幾經搜尋，直至歐洲大戰前一年，即一九一三年的十二月十三日，始在義大利弗落蘭司發見；當時即由法國政府付與相當的賞金，並由義大利政府以盛禮送回法國，仍然安置在魯渥圖畫部長廊的B段中。

這畫至今沒有編號，並且特在畫片前面設下三尺來高的短鐵欄，保護得非常嚴密。凡是到圖畫部中的遊人，至少也要在此留連四五分鐘之久，即有不懂畫理的，因震驚他前此的故事，也沒有不談論幾句的，倒也是這畫的大幸特幸。

魯渥博物館，不僅是歐洲有名的博物館，就在全世界上，也是數一數二的地方。照理圖畫部中除歐洲名畫外，東方的名畫也應該有幾幅才是。但是以我看見的，日本畫倒有一個專室，姑無論他好歹，畢竟占了一個位置。據說由日本人所贈與的占大多數。至於中國畫，說起來真慚愧。在第二層畫室的樓梯邊，僅僅懸了四幅，一幅美人，一幅荷花，一幅白鶴，一幅燕子，彷彿都是絹底的。也沒有作者的年代姓名，畫雖不算十分壞，但並不頂好。中國也算世界上一個古代有名的美術國家，為何在這美術寶王的陳列所在，偏偏僅表現這一點兒。雖說別人搜集的不周，但自家總應留點心，自家長處，理應多多貢獻一些出來方妙。並且中國畫也有獨到之處，不見得就不能與歐洲畫相比，雖然現代因不曾經過科學的洗禮，有不如人的地方，但古品中好的正復不少。何以就沒人也把他弄些到這種地方陳列陳列。尤令人慚愧的，在藏船型內部分裏，倘有幾幅中國畫，看後真正令人氣又不是，笑又不能。你們猜是甚麼畫？一幅叫做赤壁鏖兵，以畫門神的畫法，畫了許多戰船，許多穿甲冑的人。妙在每人身後都有一杆大旗，標着姓名，凡在赤壁鏖兵的人物，倒一個不漏，畫得狠清楚，只是太合人難堪。其餘還有幾幅，大概都是木板刻印的。因為我看了赤壁鏖兵時，已是一身大汗，匆匆走過，不曾看得清楚。彷彿什麼機房教子之類。總之這種東西，如何能藏在這處，須知這里又不是風俗博物館，所藏的本都是歐洲高等美術品，其中忽插入這幾幅三家村賞識的作品，怎麼不叫人慚愧呢。我以為這種恥辱，較之傘破崙墳地上所陳列在中國擄得的各種戰勝品，尤甚。戰勝品本是以強力擄得的東西，以強力勝人的，不見就有如

何的光榮，倒是這種代表精神文明的美術品，被人辱沒了，那才是奇恥大辱哩。我對於這幾幅佳畫，認定是我們東方美術在西方暴露的恥辱，以為欲雪此恥，第一妙法，惟有把中國有價值的作品，不妨多贈與幾幅在其間占一個位置，叫人看了，也才曉得中國的作品，原來也有這等身分。

法蘭西文明特點的一斑

曾琦

我做這篇文章，首先有兩件事要聲明；第一，就是我來法國不久，對於法蘭西的文明，還沒有深透的研究，細密的考察。不過就平日歷史的觀察，和個人主觀的批判，約略說過大概，來供國人的參考。這也是我們旅法的人應盡的責任。究竟真確與否，還望讀者指敎。第二，就是我并非因自己住在法國，便來替他鼓吹。我平日最反對國人留學某國，便妄自稱為某國學派。其實就使某國的學問果真為世界第一，自己沒有受益，也未見有何好處。何況我們中國人負有溝通東西文明，為學術界別開新紀元的重大責任。正當彙收博採，為再造文明的豫備；又何必囿於一國，自形其小呢？

以上是我恐怕讀者誤會，特先說明的話，現在且來說一說法蘭西文明之特點。原來近世西洋的文明，分為二大潮流。其一，為英美文明。其二，為大陸文明。英美文明的元祖，為英吉利，大陸文明的主腦，為法蘭西，這是略通近世文明史的人都知道的。我們比較評判，抽象的說起來；英吉利的文明，可算是「意的文明。」法蘭西的文明，可算是「智的文明」。因為根本上的不同，所以無論哲學，文學，政治，英國的文物，都是「實際的，」「道德的，」「敎訓的。」法蘭西的文物，都是「藝術的，」「理論的，」「智識的。」前者對於文學美術，都是想拏來利用說敎，去供道德之用的。後者則想脫去道德的羈絆，標明「藝術就是為藝術主義」。前者的特長為「道德的，」所以宗敎的信仰盛而慈善事業非常發達。後者的特長為「智識的，」所以對於道德方面社會上的制裁比較寬大，一藝一能之士，就有多少之失德，社會上也能宥他，使其發揮所長。這兩種傾向，從文明的發達上說起來，固然各有所長。從文明的進步上說起來，恐怕「智的文明」貢献還要多一點。不滿但注意於智識的進步，不免有社會道德的缺憾，因而釀

成人口減少種種弊害，這也是法蘭西人之缺點。所以「智的文明」必要有「意的文明」來補足。換一句話說，就是「智的文明」是對於文明之進步上必要的。「意的文明」是對於文明之保存上必要的。

有人說大陸文明的代表，恐怕不能推法蘭西，要數近代的德意志。這話在日本人尤多，其實是無謂之爭。德意志文明的發達，不過近幾十年的事。十八世紀時代，德意志大學裏面的哲學講義，還用法蘭西語。佛烈特力大王組織柏林學士院時，會長及會員，差不多十分之八九都是法國人。德國的大哲學者著書，亦多半用法蘭西語。可見當時法國文明在歐洲大陸之盛。至於近世德意志的文明，雖有突飛猛進之勢，但是文明的價值，在能發明創造，對於人類有絕大的貢獻。如像法蘭西人發現微生物，發明自働車，飛行機，飛行船等類，在德國還未多見。所以大陸文明的代表，當然數不到德國去。

我們研究一國文明之眞價，最重要的還是在看他所特有之學術思想。在現代支配世界人類心理，現於各國政治法律，最有勢力的主義，約分三種。(一)勢力主義 Puisance majeure——物的或智能的。Materiell ou intellectuelle——就是以物的或智能的優强勢力爲法律權利之基礎的主義。(二)利益主義。Interêt majeure 就是以優强利益，或利害關係，爲法律權利之基礎的主義。(三)自由平等博愛主義。就是以自由，Liberté 平等，Egalité 博愛，Fraternité 爲法律權利之基礎的主義。這三種主義，在歐洲大戰以前，差不多是鼎足而立。代表第一種主義的是德國。代表第二種主義的是英國。代表第三種主義的是法國。德國以其固有的軍國主義的社會統制，爲勢力主義的表現。英國以其固有的產業主義的社會統制，爲利益主義的表現。法國以其特色的理想主義，爲自由平等博愛主義的表現。這都是基於各國的國民性，Nationalité 非人爲的，一時的產物，而實自然的歷史的發達。并且他們還有許多學說爲根據的。

我們試把英法德三國純心理的思想的特色來比較對觀，便可知道德國思想最帶「宗教的」「形而上的」色彩。英國思想，最帶「政治的」「經濟的」色彩。法國思想，最帶「社會的」「人道的」色彩。大凡觀察一國的國民性，有三要點該注意。第一，是看他强的程度如何。第二，是看他普通慣行的對象如何。第三，是

看他行動發現的方式如何。這三點都能一一精確的映於眼底，那麼，勿論何國的國民性，沒有觀察不出來的。我們試拿這個方法來觀察英法德三國的國民性，又可看見德國民族常表出他一種頑強而險澀的精力。英國人常表出他不撓的忍耐，和持久的精神。法國人常表出他自然的輕易，和流暢的行動。至於普通慣行的對象；德國民族常有尋求代表超絕的優强的勢力中心而崇仰歸向的趨向。英國人則對於實地生活之打算的利益幸福，計畫周到綿密。法國人則對於一定之非超絕的，而亦非現在的理想的對象主義，常以熱烈的感情傾向而驀進。至於行動發現的方式；德國民族完全是分斷綜合的論理的方式。所以其行事遲遲而很確實，晦澀而着着收功。英國人始終不離實際的打算，恰如實行數學之演習。法國人往往以狂熱當事，有時不憚出於急劇的破壞的行動。這都是代表的三國民之特色。按諸事實，顯然可證的。

德國民族由來是極實行的國民。同時又是極冥想的國民。因爲這個緣故，所以他們在思想上總想求一惟一的絕對中心，賴之以謀思想界之統一。同時於實地的社會統制，也想立一個專制的中心，有甘願服從的傾向。他們的神學不用說，就是哲學，政治思想，也都歸向於優力的絕對中心。因而發生神祕的傾向，以幽玄爲特色。一班哲學者慣行的本體觀，不過是一發現。至於問題上，在理論方面本體與現象之關係如何？實際方面自由與自然界之調和如何？還未能充分密邇於人生社會。他們以神祕之方嚮，爲思想之特性。無怪人權思想，不易發生。而且他們解答各種問題，每每以無形的力，擬有形的事物。以超絕的勢力，解現實的現象。即如康德的哲學，思辨深邃，結搆宏大，及其影響之博且深，眞可爲國民的思想之範型。而其末流，不免產出許多符號主義的思想家以晦澀不悖爲神怪尊嚴之一符號。「神祕主義」和「形而上主義」與「政治的因襲主義」野合而生出德國法律思想之中樞的公式。司安諾司說：「共和政體，比於君主政體，爲數層合理的，誰也不疑。但是君主政體表面上雖有矛盾與曖昧，而實是君主政體所以優勝的要諦。一切的神祕，都是曖昧矛盾。無神祕，更有何幽玄？有何生命？有何藝術？有何國家？」這也可見德國思想之一斑了。

德國思想之「神祕主義」於實際社會也容易和「武斷主

義」握手因。爲物的勢力在，宗教的和哲學的宿命觀，爲不可缺的要素。德國近代的聯邦統一，可算是這兩種主義提攜所促成。德國的法律思想，也大半根源於此。康德說：「人類行動之本質，繫於自由。爲自由之調和而限制自由的條件之總體爲法律。」這不過略說法之本質，至於自由之本據如何？自由制限之根底如何？各種重要問題未解決，法之本質還不能認爲解決。要想完成主張，必於下列二端，不可不擇其一。就是或注重內的意志，而以爲法之本質。或根據於宿命觀與決定論，以支配自然界及人類界歷史界神的絕對的必要爲法之本性。而德國思想又多傾向於後者，黑格爾所謂「政治的汎神論」，簡直復歸於舊思想，他說：「個人自然是以其自個爲目的；但是個人之所以值得尊重，無非以其爲國家之一分子。」他是離了個人中心觀去就社會中心觀，但不說社會而只稱國家。他承認國民普遍勢力，以爲個人精神與國民精神契合而後可決行勸邪正之標準。黑格爾之「國家主義」後來成了德國軍閥的護符，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關於法之本質，也別有見地，稱爲歷史法學派。這派的主張，以爲法律非人類意志的自由發現之結果，而實民族之趨向自然又必至之發達。但是德國思想，不能擺脫全然哲學的學風，始終抱持以優强的勢力作法律之根底的見解。就是思想近於東方哲學家的叔本華也說：「無論在動物界，人類界，支配者都是强力而非正理公道。權利不外事物之勢力之尺度。」耶林古說「法律之目的在於和平而爲樹立和平的法律之手段在鬪爭，戰爭，强力，法之本質，和鬪爭有不可離之關係。法之觀念，非倫理的觀念，而實强力的觀念。」由此看來，黑格爾的辯証的歷史派之歷史的，叔本華耶林古之物質的見地，雖有三樣之別，而其根本上仍是一貫的主張，始終不離優强勢力觀，這也可見德國民族心理和他們的社會性了。

英國人之心理的特色，可以其二大思想家霍布士斯密亞丹的學說爲代表。甲是以正義之根據，置於自己主義。乙則置於同情。甲以權利爲最强者之利益，乙則以爲總員之利益。綜合調和此二派的學說。即爲爲英國現代的功利主義，也可說是英國民心理之真髓。利益與同情，實英國民精神之特質。近代的思想家可推爲此綜合觀的代表者，要算穆勒氏。他的理想，是要建「功利教」來促社會的進步，漸漸的使社會達到無「政刑」之必

要的境界。英國的學者賓丹巴爾苦等評法國的人權宣言書說：「評隲法律，不從其事功而從所謂自然法律立論，都是無益之事。所謂自然理法，自然法律，不過是擬象而已。」穆勒關於法律及權利上之見解，也以爲「社會保障個人的權利，除了爲公益之外，別無理由可舉。」一切純以效用利益爲主。對於自然之法律，自然之理法，懷强烈的反對意見，差不多是英國的法理學者共通之點。但是英國的功利觀，未嘗沒有多少的變遷。從賓丹至穆勒，從穆勒至斯賓塞爾，功利的思想，也漸接近於自由平等的理想。并且英國民族的思想，從來就不重外部的强制力。即如斯賓塞爾就說：「國家社會之究竟，在達到不需要政府者和權力者的境界。」這是英國思想和德國思想大相逕庭之處。本來英德兩國都有實在論的傾向，而實際上大相差違，我們於此可曉他的根由所在了。英國的法律觀及法律制度之實地的發達，也沒有何等理論的成文法之形式。純然是不文法制之「歸納的」「實際的」特色；這也是英國文明和大陸文明不同的地方。

至於研究法國文明之特點，不可不先考察他的民性，法國是位於歐洲之中央，地方平坦廣邈，易於養成闊大的氣象，所以人遺的精神非常興隆，而民族的精神磅礴於其間。法蘭西人原是哥爾 Gaule 人種的子孫。歐洲文明開發最早的，自然要算法國。因爲歷史的原因，地理的原因，釀成法蘭西人一種特殊之民族性。他們的特性有二；

第一，法蘭西人最富於衝動力。他們的衝動力之發生，一方是由於熱烈的感情，一方是由於社會的理想所致。

第二，法蘭西人最富於抽象的理論的頭腦。常以意志的對象，和道理的對象，視同一樣。

有這兩種特性，所以常常表出他們的「狂熱的精神」和「合理的精神。」康德稱法國爲狂熱之地，確是很有道理。加富爾說法國人之天性，是好以理論爲熱情之奴隸。這句話也不錯。不過法蘭西人并不專尚感情，實在很重理想。有時且有過度之理想的傾向。他們好理想，每每超過現實的需要以上。例如由「民權思想」一躍而進於「人權思想，」爲理想實現，不恤革命流血，我們能說他單純是「感情衝動」嗎？大革命時代所標之自由平等博愛主義，不但在他們國內實現，還想推及世界，和今日的俄國一樣。這眞可見法蘭西人的偉大精神！

十八世紀合理派的哲學支配法國，他們用銳利的數學的論法，來批評社會的弊害，打破一切傳說習慣，要求人類應享受的正當幸福和權利。當時的議論有三種傾向；孟德斯鳩是代表自由主義之傾向，主張以代議政體來確保人民之自由的。福祿特爾是代表博愛主義之傾向，主張人類皆應求幸福，君主應該保障人民之幸福的。盧梭是代表平等主義之傾向，主張人類皆應平等，無論何人，不使有餘不使不足的。有這三派的政治理想，才成爲自由平等博愛三大主義，爲一班人民之普遍信仰，後來大革命也導源于此。這都是法蘭西人抽象的頭腦之結果。我們曉得孟德斯鳩所主張的代議政體，三權分立，在英國早已行了多年，但是沒惹起世人注意。一經孟氏的研究提倡，後來遂推行世界。所以有人說法蘭西人的特長，是在富於理論的抽象派頭腦。不但自己善於發明創造，而且還能鑒定判斷世界各地方的文物，把他醇化而介紹於世界。換一句話說；就是世界上一地方一人種的具體的制度，經過法蘭西人抽象的頭腦，差不多都能把他弄成「人類化，」「抽象化，」這確是法蘭西人的長處。還有一層，法國人是最不喜歡半信半疑，他們的行動，總是輕易流暢。就拏國語來說，法文是比較的明晰簡約，并無何等晦澀不明；日本人常用「輕」「明」兩字來評法人，確是不錯。這也是他們合理的性質之一斑。所以神秘的超絕的傾向，在法國是沒有的。法蘭西之思想家，多半還保存自由思想家的面目。和德國的哲學者都帶有幾分神學家的色彩大不相同。又各國的法典，多少還有些宗教的偏向。法國的法典，却毫沒有加特力教和新教的偏向，純然本於人道以人權爲基礎。甚麼神權的神政的痕迹，一點也不存留。

法國法律思想之淵源，也和英國大不相同。英國思潮，是以士多亞哲學基督教諦和洛克學說爲中心。他們以爲人類之自由，與其說是目的，甯可說是手段。士多亞思想，把自由沒入普遍的道理。基督教又以自由爲上帝之惠，和他生之福。所以英國思想，都把自由認作一般及特殊的利益。但是法國思潮，却從笛卡兒到盧梭發生一種的新傾向。他們以爲人類之自由就是爲自己的美善，并非手段而實目的。所以「不自由毋甯死」的話，也是由他們的哲學普遍化來的。

法國晚近的法律思想，含有反對人權舊說者爲孔德（Comte

他說「實理主義，除了各人完其義務外，不承認何等的權利。因爲權利的觀念是以個人個性爲基礎和社會的觀念不能容；所以實理主義祇承認衆人相互間的義務，一切的個人權利，都是不道德無理由世界上既沒有神法神權，一切權利的思想，都不可不歸消滅。人道的究竟祇是留與職能相伴的義務而已。」但是傅立業 Fourier 却和孔德相反。他承認權利這個東西，不過主張建於自由協同之上。蒲魯東 Proudhon 以他人人格之認定，爲權利之基礎。枯僧 Cousin 一派以自由意志爲權利之基礎。其說頗風行一世。總之，法蘭西思想家大半馳於理論的理想的。即如孔德否認權利，也是他們的學者過重自由與理想的特色。

以上把英德法三國學術思想的大概，分別敍述了一遍，讀者比較評判，也可曉得法蘭西文明特點之所在了。綜結一句話，就是法蘭西的文明，從各方面看來，都含有非常濃重的「人道的」和「社會的」色彩。現在他們自由研究學術之風，還是非常之盛，宗教差不多要絕跡了。固然還有許多政治上社會上的施設，免不了舊時代的習慣但是從學術上論起來，總算是最適於二十世紀的潮流。現在世界上簇新的俄羅斯，人人都曉得由法國學術孕育來的。——托爾斯泰是受盧梭的影響，克魯巴特金是研究蒲魯東的——那麼，我們要想吸收西方文明，爲再造新文明的預備，也不得不從研究法蘭西文明入手了。 （完）

一九二〇，六月一日草於法國蒙達尼公學。

林中（小說）

莫泊三著
何魯之譯

邑長將要用中餐的時候，下人忽來報說守護森林的巡長帶了兩個犯人在邑署等候着哩。

邑長立刻就到署裏看見俄什笛耳巡長站在那里，擺起一付嚴厲的面孔，守着一雙老年夫婦。

那男子身軀很大，一條紅鼻子，頭髮已經白了，神氣很爲蕭索。

那婦人穿着一套很華麗的衣服，身材也非常肥壯，兩邊臉上，發出一種油光。一雙眼睛直瞅着巡長，大有不滿意的樣子。

邑長遂問巡長：

——甚麼事？

巡長陳說：

『今天清晨我緣着香必洛森林直到阿爾昂德邊界作我日常的巡行。除了天氣清明及麥田平靜外，倒還沒有看見甚麼不正當的事。正走時，那個伯勒德爾家的小孩子在葡萄園裏掘地，突然叫着我說：

「俄什笛耳！你快到那邊森林去瞧瞧，那邊草裏正有一對鴿子，兩個的年紀大概共有一百三十歲了。」

我就隨他所指的方向走去，剛進林子，就聽見一些隱隱約約的聲息，我就曉得定有關於風俗的事了。

當下我就爬着進去，便碰着這一對●在那裏發揮本能。』

邑長很爲駭異，再看這一對夫婦，男子足有六十歲，婦人至少也有五十五歲。

邑長遂先問男子，男子回答的聲氣很小，聽起來很吃力。

—你叫甚麼名字？

—尼古拉斯博爾蘭。

—是甚麼職業？

—賣粧飾品的，住在巴黎馬爾笛爾斯街。

—你在森林裏頭做些甚麼？

男子便不說了，把個頭低下去，彷彿要垂到他那大肚子上去了，一雙手也直彈在膝頭邊。

—邑長又問：

—巡長所告的一切，你反不反對？

—不，先生。

—那麼，你是承認了？

—是，先生。

—你還有辯護的話沒有？

—一點也沒有，先生。

—你爲甚麼要犯這個罪呢？

—這是我的婦人，先生。

—你的婦人？

—是的，先生。

—然則…然則…你們沒有在一處生活嗎？在巴黎？

—先生，恕我，我們是在一處生活的。

—那嗎……你瘋了，淸晨十點鐘左右，又在露天底下，叫別人

在這樣光景裏頭把你們捉着，你眞瘋了。

男子因爲慚愧以極，彷彿要哭了，自言自語的說：

『他願意要這錢！我本來對他說過這是傻事，但一個女人的腦筋裏，只要生一點意思，…你是知道的…就沒有法子解脫了。』

邑長看他說話這直爽，笑了一笑又問：

—在你們的境况裏頭，這是你們初未料及的，假如這一點事，只在他腦筋裏意思，你們就決不會來這里了。

男子當下就怒氣勃勃的，對他婦人說：

—都因爲你的許與，才把我們弄到那里。嗳！我們竟走到這個地方來了！如今還要赴審判廳去。在我們這樣的年紀，反來犯敗壞風俗的罪名！而且我們商店也不免關閉，拋棄主顧，搬向別處去，我們究做些甚麼來？

那個婦人擡起頭來，幷不看他的男子，也不害羞，也不遲疑，竟慨然說道：

『邑長先生，我很知道我們是可笑極了。但你權且把我看作一個律師，或看作一個可憐的婦人，許我把理由詳細說說，並盼望你把我們驅逐回去，全我們一點臉面。

從前我年輕的時候，禮拜的一天，我就在此地認識博爾蘭他。原是一個粧飾品店裏的管事，我是一個縫衣店裏的姑娘，我想這些事情，彷彿同昨天一樣。我是常在此地度禮拜，有時同着一個女朋友叫做賀瑟的。那時我住在筆加爾街，賀瑟有個最好的男朋友，我却沒有，他這個男朋友常領我們來這里遊玩。記得那個禮拜六的一天，他笑向我說，他於次日要同一個男朋友來，我曉得他是有意的，但我却答應他說，這是無益的事，我是聰明人，先生。

到第二天，我們就在火車上遇著博爾蘭。那時他對於我非常獻好，但是我決計不理會他，到底我是沒有理會他的。

到了白茸，天氣很好，大家都非常暢快。我更因天氣美麗，心裏像要發狂似的。及至到了鄉間，更彷彿落了魂魄了，綠草啊，鳥鳴啊，麥子被風動搖的樣子啊，燕飛啊，草的香氣啊，罌粟花啊，野菊花啊，眼前所接觸的種種，竟把我弄疑了，很像沒有吃酒的習慣，忽然喝了香檳酒一樣。

天氣既這樣美麗，溫和，清明，耳目的接觸，又這樣感動人，衆那

鮮空氣的滋味，一陣陣沁人肌膚，賀瑟同西蒙吏時在一旁接吻，這樣的光景怎令我不起感動。博爾蘭與我跟在他們後面也少說話，凡人不甚熟習，總覺無話可說。博爾蘭又膽小看着他那種拘謹的樣子，實令我好笑。到了小森林中，天氣涼爽，彷彿才洗了澡似的。游人都坐在草地上，賀瑟同他朋友常對着我那種嚴厲的樣子說笑，你要曉得我那時只能這樣。我們倒沒甚動作，賀瑟他們便不管旁人，又在那里抱着接起吻來，漸漸他們說話聲息便低了，並且竟起身向叢林中走去，居然一點聲息都沒有了。我那時對着這第一次相識的生人，你想我的趣味是怎麼樣呢？看着他們去了，我很覺不舒服，因此我的勇敢心就奮發起來，趁着這個時候，我就問博爾蘭他所作的事。他本是個裝飾商店中人，我適才說過的。我們談了一會，竟給了他一個機會，使他動了大膽的心，他竟自隨便起來。但我仍把他安置在他的地位上，他還在那里躍躍欲動的哩。「博爾蘭先生，這可是真的麼？」

博爾蘭毫不聲響，只是帶着愧色，一雙眼睛端向着他自己的脚。

婦人又接着說：

「博爾蘭知道我是聰明人，於是對於我就恭恭敬敬的。從此每禮拜他就走那里來。先生，他那時對於我真有愛情，我也非常愛他，的確的愛他，在從前他真是個可愛的小子。」

末後他於九月間就娶我，我們就在馬爾笛爾街開了商店。

經了幾年的辛苦，生意也不大好，我們也就不能多分身到鄉間去了。

久之我們的習慣也拋卻了，所想的只是生意發達。我們漸漸也老了，大家心裏都安安靜靜，也不想甚麼愛情了。對於這個缺點也不注意他，也一點不抱歉。

繼後生意稍好，對於將來頗有希望！於是就把前所經歷的事，居然忘記了。豈有忘記的道理？不過一時間真不挂在心上！

你瞧，我又把我當成小女孩了，看見別人在街上推着一小車的花，我又生了感想。紫金花的香花，好像時常繞着我的坐椅，使又把我的心引動了。往往在門前望着天的蔚藍，望着街中的天，彷彿一條河似的，一條繞在巴黎上面的小河，許多燕子飛來飛去，很像河裏的游魚。對着這些景物；我的年紀雖然如此，但我的心實在忍不住了。怎麼樣呢？先生，凡人作工，忽然有點時間可以

做些別的事情想起來實在歡然!嗳的確令人歡然!假使我猶是二十歲，還是要到林子裏去散心和別的婦人一樣。同一個可愛的人在樹子下躺着，我覺得是很好的!所以朝朝暮暮我都把這件事放在心頭，我又想着明月照着清水的景趣，恨不得跳了下去。

起初我不敢把這些事說給博爾蘭，因爲我曉得他一定要譏誚我的。他一定要說:「去賣你的活計罷!」但我自己私下攬鏡一照，確是不便向着人說。

於是我就決了計了，約博爾蘭同去舊遊之所。博爾蘭也慨然應允，不久走到了，便是今晨九點鐘到的這個地方。

當我走入麥叢的時候，我就昏了。一到這里，婦人的心也就忘却老了，我只把我丈夫看作舊時的情人，也不管他老了沒有!先生，老實告訴你，我的確像瘋了，我就把他抱着。他非常的詫異，好像我要刺殺他一樣，接連向我說:「你瘋了，今晨你瘋了，你究遇着些甚麼?……」我也不管他，我只聽我心的命令，便把他引入林子裏去，……就是這樣，……這便是我的眞話。邑長先生，完全都是眞的。」

邑長本是聰明人，起身時笑了一回，並向他說:

─馬丹，你平平安安的回去罷，不要再犯……在樹葉底下。

旅法的斷片思想

李思純

情與智　範圍宇宙的東西，只是情與智兩個字。Sentiment 與 Wisdom 是相對的，feeling 與 knowledge 也是相對的。我們知道情與智支配一切意志will 還是『後起』的東西哩。法國人是世界著名 Sentimental 的民族，我們與法國人相處，只覺得他們的『熱烈』『衝動』『靈活』『快樂』隨處都被感情驅使，和那德國人的『威嚴』英國人的『冷酷』恰立於相反的地位。世界的人類，批評法國的短處，便說他的風俗淫逸，巴黎爲繁華的魔窟，好逸惡勞，不能戰種種，這誠然也是法人的劣點，但主情的民族，最可怕的是衝動，impulse 平時見他『弛緩不振，平淡無奇，』一旦衝動起來，便可以造成掀天撼地的大風浪，所以像法國人的平和，而十八世紀的政治大革命，驚天動地，開了民治的新紀元。羅拔士比年少時很慈善，當他充山嶽黨魁的時

候，殺人如麻，性如虎狠；巴黎成了恐怖的時代。不但羅拔士比，全法國的人，無不變了固有的性質，成爲嗜殺的人類，這便是『革命性』衝動的結果。後來拿坡崙百戰百勝的軍威，震動全歐，以一個科西嘉的少年，牽着無數『軀幹短小，性質活潑』的法蘭西人，遠征四方，伏屍千萬，全法國的人，無不變了固有的性質，成爲好戰的人類，這便是『榮譽心』衝動的結果。所以我們不要輕視了感情的民族，以爲他們淺率弛緩，他們一旦衝動起來，其能力比較英國德國理智的民族更偉大可驚哩。本來情智二物，不可不有所『兼』，也不能不有所『偏』的。屈原的被髮行吟，哀憤自沉，和老聃的了達世諦，騎牛而逝；一個是情之極，智也昧了，一個是智之極，情也消了，這便是『偏』之實例。法人所以成爲感情民族，和英德所以成爲理智民族，與民族的先天和環境有關的。中國社會的『淺陋無識，游惰放肆』，固有待於英德理智民族的精神，去醫治他。但中國社會的『涼薄自私，陰柔好利』，也有待於法國感情民族的精神，去醫治他。現在主情的哲學，已代主知的哲學而起，恆久的『情流』，周遍物質的世界，柏格森的新哲學，早代替了達爾文的舊哲學了。有情的世界，和有情的民族，正是綿延不斷的創造進化。中國今日，最好『悲智雙修』，矯正從前『淺陋』和『枯寂』的兩大劣點。我們知道情與智，是支配世界的兩樣東西，無怪我們『情智兩缺』的民族，不能自立於世界。更無怪『熱情』與『深智』的英法德三大民族，爲世界的驕子咧。

城市文明　西方是城市的文明，東方是山林的文明，這話是人人知道的。兩者的不同，便是一個是『玄想的』一個是『實際的』一個是『靜象』的，一個是『動象』的。一個是『尙自然』的，一個是『尙人爲』的。這是東西兩大文明根本的差異。我們不能如託爾斯泰大戈爾竭力的贊揚東方文明，掊擊西方文明。但我們對西方這樣『複雜』『戕賊人性』的城市文明，也莫有認他爲盡美至善的制度。法國最大的城市，算是里昂與巴黎。四個月前，我曾坐火車過里昂。在那電光如畫的中間，一霎時便把世界著名的 Silk city 穿過了。他的繁盛，我不狠知道。巴黎這地方，較之倫敦紐約還小。但只是城裏的街道，有名的已是一萬多條。地底的電車，四通八達，便是法國人也常有『如入迷樓』之歎。至於地面上的『巍峩如山的』『七八層至十餘層』『黑

色磚石』的建築物和「隆隆如雷」的車馬聲音身入其中，只覺得人力窮盡天機喪失更一研究他的內容無非是驕奢淫佚，死權殉利金錢的魔窟罪惡的淵藪。這樣的城市文明，狠難使我們滿意。我的意思幷非要反於『漢陰老人不用桔槔抱甕而汲』的辦法。不過『城市』這個字，在歐文是 Capital 而『資本主義』這個字在歐文便是 Capitalism 可見城市這東西，便是資本的累積物，便是資本主義的產生物。在城市裏有權威的，只有資本，在城市裏能活動的，只有資本家，而資本與資本家所倚賴濕藉的，只有城市。可知城市文明，有改革的必要。巴黎是如此，倫敦紐約不難推知。城市的文明發展在今日已到極點了，已是 no more 了。將來的文明，與其聚於城市，無甯散於鄉村。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競商主義，造成了城市的文明，二十世紀的勞動主義農工主義，必要實現鄉村的文明了。附錄我的一首詩在這裏罷。

赴巴黎火車中所見

道旁村婦藍布包頭黑裙拖地，
手裏攜着竹籃田邊自來去。
你不是巴黎婦女，莫有領略過『粉澤蘭薰』的風味。
綠色的野草，是你的地氈，
紅色的村花，是你的華飾。
但巴黎的婦女，也莫領略過這
嫩綠的田疇，清淑的空氣。
這是你的不幸麽，還是巴黎婦女的不幸?
是個人的認識麽還是造化的天意?

文明的多面　文明 Civilization 這個字，是立體的，不是平面的。是多面的，不是片面的。是複雜的，不是單純的。是合色的，不是純色的。是複音的，不是單音的。是全體的，不是一部的。文明這東西的多面，好似多面形多稜角形的水晶。好似包含七色的太陽光。我們若從片面上和片段上去觀察文明，研究文明，是得不着文明的本體的。我們立在歐洲的地上，舉眼一看物質界的精神界的，零零碎碎的各方面，那裏去尋文明的全體。原來那偉大的文明全體，便是零零碎碎的各方面的總合。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不過粗淺的強分為兩大部，試一研究他的實際，確是莫有界城不可分析的。物質界的整齊秩序，是受了精神界的支配，精神

界的整齊秩序，是受了物質界的感應，那裏能强分爲二呢。舉一個眼前的實例。一天午後，日落的時候。我立在那蒙達爾尼市 Montargis 的運河鐵橋上，我看見那清流澄碧的運河，堅固壯美的鐵橋，整齊的白石河岸，潔淨的沙地，蒼翠成行的老樹和意態閒靜的行人，我心裏想着這便是文明的全體了。河的清，橋的壯，岸的整齊種種，都是建築的美，物質的美，爲甚麼說他是文明的全體總合呢？但我們試去想一想這清碧的水，爲甚麼莫有人傾汚穢在內呢？這壯的橋，整的岸，何以莫有人拆毀他呢？這潔淨的沙地，爲甚麼莫有人涕唾呢？這蒼翠的老樹，爲甚麼夜裏莫有人偷斫去作柴燒呢？這兩旁的居人和行人，爲甚麼這般閒靜，不肯鬪毆詈罵呢？原來這便是文明的『總合全量』。不但是物質上優點的表現，也是精神上優點的表現。再說我們在中國和在歐洲，都坐過火車輪船，物質文明上的優點，是一樣的。——中國因爲後起的原故，火車輪船，都較法國爲新式。物質上的，或者更優些，——但我們在中國旅行，車船的陋規，車船員役的索賄賂，舞弊搪，詐旅客，非常可厭。我們在外國旅行，爲甚麼莫有遇着呢？一樣的物質文明，精神上便相去天壤。我們若認爲某種文明是需要的，某種是非需要的，便大錯了。文明是多面的東西，中國文明的再造，也必是多面的，不是片面的。

巧拙　蒙達爾尼市運河，有釣魚的。釣絲既粗，釣鈎又巨，釣魚的手段更拙。我們偶然坐看垂綸，常有『垂竿終日一魚無』之歎。我常想着智巧的歐洲人，爲甚麼這樣直拙，此外我們的日常觀察，也發現了他們許多『不甚取巧』的地方。這是甚麼緣故？要說他們拙麼？驅使蒸汽，驅使電力，潛艇飛機種種，幾乎把物質界利用遍了，這是愚拙的民族能做的事麼？更反觀我們『自許爲不拙』的民族，四千年來，一致的臥硬木牀，坐直背椅，不以爲苦，不改其樂。玻璃入中國百餘年，至今中國的人家一致的窗上糊紙。這是智巧的民族所做的事麼？原來智慧 Wise 與狡猾 Sly 是判然不同的兩件事。歐洲的民族，智慧而不狡猾。智慧是善的，狡猾是惡的，常有背反的趨向。東方的民族，中國波斯猶太亞拉伯土耳其的民族，頗覺狡猾而不智慧，『明於小昧於大』這確是劣敗的地方。若是一個中國人與一個西洋人相遇，欲弄手段，造謠言去欺騙西洋人，直是世界上最容易之事，但於西洋民族的偉大何損呢。

老文明的表徵　英法是老文明的國家；我們都是知道的。法國的文明，比較英國更老，因爲拉丁人種的發達，遠在盎格魯撒遜人種之前。日耳曼和斯拉夫更是『瞠乎其後』了。老文明的民族，有許多的表徵。此種老文明的表徵，可以在法國隨處都看見的。第一，不消說是學術界的貢獻了。除了文藝哲學，和古代的政治以外，所有甚麽巴斯德鹿化西的偉大發明，都是歷代學術界的貢獻。學術深邃，是老文明的第一要件，不待說的。其次是厭戰爭。老文明的民族，多半愛慕和平。新起的民族，常有『不怕流血』的悍氣。德意志人的武力侵略，和法蘭西人戰戰慄慄，日夜的防衛，便是『老年文明』與『中年文明』相遇，應有的現象。其三是民族的體格。文明老了，民族的精華，便有枯竭之象，不經蛻變，是不能更生的。法國現在，雖莫有到枯竭的地位，但民族體格的退化，較之英美，已是顯然可見。較之德俄，更不待說了。雖說拉丁人種的先天遺傳，和南歐人種的環境支配，是不能與北歐一致的。但他們的『運動慾』不如英美，『戰爭慾』不如德俄。他他們學校的兒童，瘦弱的多，壯盛的少，事實上已是如此。他們所遺留的，是詩畫的品質，藝術的情味。這一半是民族的固有特性，一半也是老文明的表徵。但老文明是可以『蛻變』的。蛻變時的痛苦，和蛻變後的新鮮，正和那郭沫若君的『鳳凰涅槃』詩一般。因此我想到中國，是四千年『精華既竭，糟粕斯存』的老年民族，現在想應該到了蛻變的時候了。

文明與地理　民族的文明，和他的環境，euvironment 有重大的關係。所以考察一民族的文化，地理是很重要的一部的。民族的品質思想體格文化，都受影響於地理。法國是歐洲的中原。南邊近地中海一帶，略有小邱阜。北中兩部，完全是莽莽平原，極好的農業國。旅行時火車中所見，無非是畦塍高下，麥田，葡萄田，菜圃，牧場，雪白的李花，密林，人清流的河水，仿彿江浙湖北四川農產物極盛的地方一般。他的氣候，除了嚴冬之外，四時如春，融煖的空氣，和美的風日，在法國是常時可以遇着的。我莫有到過瑞士，不知道『世界之公園』怎樣美麗。但我想法蘭西全國的風景，也可以算做世界之公園了。他的開朗的平原，和平的氣候，造成了博大輕便，不喜戰爭的思想。他的豐富的農產物，造成安土樂生的習慣。他的美麗的景物，助了他們的詩情畫意，發揮出藝術哲學理想的優長。他的暖融的空氣，使他們的纖維鬆散，皮

膚柔脆，體質不壯。他們的國家偏近南歐和暖的地方，所以他們感情的熱烈，也比北歐更甚。至於冷酷的態度，深刻的玄想，卻是他們所缺乏。我記得田漢君說的，『寒國的民族，助鑑的凝集；暖國的民族，助肉的衝動』法國的民族，正是屬於後者，而不屬於前者哩。

美 法國是今美術的中心，和意大利是古美術的中心一般。法國莫有宗教，——舊教已衰微——但法國人腦中儲蓄的『藝術美』，便可以代替宗教的作用了。巴黎的博物館，如 Louvre 和 Louxe nburga 裏面，許多的男女，抱着美術史，進去作『考訂生涯』的，和帶着畫版，作『臨摹生涯』的，都可以表現法國人藝術美的普遍化。歐戰期中，德軍的礮彈，有落在巴黎城內的，法國便把城內當街的雕刻石像，都堆積沙土掩護起來。我想法人便不爲種族國界計，只是這實愛藝術美的決心，也必要出死力與德人相抗的。審美的能力，與民族的文野有關。野蠻人雖然從本能上知道有美。但他審察美惡，和判別美惡的能力，是很薄弱的。反觀中國的社會，那裏有美感的存在。中國民族腦中，容或有『善』good 與『惡』evil 的判別力。但絕對莫有『美』beauty 與『惡』ugly 的判別力，因爲善惡是倫理學上的判別，孔邱孟軻，曾教授了許多判別的方法。美惡是美學上的判別，四千年來，卻莫有人教授過一句半句。反不如印度哲學，還有『西方淨土莊嚴佛國』的美觀。美惡的觀念既莫有了，那裏知道世界上面還有『藝術美普遍化』的民族咧。

一九二十年，六月一日，蒙達爾尼城。

我住的 Pension

胡助

家庭問題雜感

我住的 Pension，在蒙達爾尼學賽街第四號。4, Rue de la Chaussée 我初來的時候，是住在學校中的，只因住校有幾層不便利。後來纔在外面住。這幾層不便是那些呢？

1. 校中本國人太多，相接都說本國話，法語不易進步。

2. 我們既來外國，就該雜處在外人社會中，對於自己的生活的生活習慣，纔有改善的機會。

3. 校內沒有自習室，看書寫字，都在講堂上，我同學之在此地

者，未能謹守秩序，我狠嫌其嘈雜。

有上三層原因，我纔在外面租一間 Pension，雜處在一法人家庭中。宿食洗衣都是他料理。每月二百六十佛郎。這種房子，找起來並不費事，不過幾句話就成了。據我的朋友曾慕韓說；他們在日本留學時，要想得這種房子住，狠不容易。普通出租的房子，總不喜歡租給我國人的。如此也可見法日對我感情之不同了。

我的房間，沒有好大，長約一丈二三尺，寬約一丈。有門二；前臨街，後通主人。有窗一；開窗便見一帶綠樹，閒時狠可眺望。房間裏有書桌一，籐椅一，是我每日看書的地方。有椅二，為朋友來坐談之用。有牀一，雖不是鋼絲的，但我自移住以來，每夜都睡得狠酣暢，從九時半起，一直要到明晨六時纔醒。此外有穿衣鏡櫃一，（Armoire à glace）夜桌一（Table de nuit）書櫃一，洗臉架一，壁間有圖畫和照片共六幅，都狠齊了，但亦不失其為裝飾品。

我每天的生活，早晨六時起牀，（法國因節煤之故，把全國鐘點都撥早一時，此六時實乃五時。）梳洗畢後，便往左側公園中散步。七時歸寓日記，七時半吃咖啡，八至九時挾書往公園中看，便主婦來收拾房間，九至十二時自習，十二時午膳，二至四往學校中上課，四至五休息，五至六受課於主人，（這是他自己願意教我的，並沒有加錢。）六至七時半自習，七時半晚膳，晚膳以後，主人和我都不做事了，只是據案閒談。此時樓上另一家人，有兩夫妻和一幼子，也來助興，咕嚕咕嚕的一直要到九時半，纔各歸寢。

我在這個家庭內住了幾月，漸漸引起我許多感想。我覺得家庭是滿足我們天性中種種欲望的小社會。他是我們愛情的總匯，幸福的泉源。我們個人的運命，總有幾分要受他的支配。社會的進步，也有許多要靠着他。故家庭問題，實我們最切近的一個問題。有許多人，見我國家庭制度，不適於現代的生活，便想破壞他。倡為種種高議論，不屑在現在狀態之下，研究改良。我想這種革新家的意見，同一不適宜於現代生活。無論家庭是否可廢，還是疑問。即使可能，也去事實尚遠。我們改革，總應當實事求是，一步一步的踏實做去，何必馳心空論「因噎廢食」！

因此，我就狠想把「我住的 Pension」一家人生活的情形，敍述出來，略見西洋家庭生活之一斑。我的主人，從前雖曾任軍官，現在卻是個工人。我想我們想改造的，總注重在國中中流社會，所以我更高興介紹此西洋中流家庭的生活。

這個家庭中，使我感觸的第一事，便是「勞動。」主人福羅君，Frot 及馬丹福羅，Madame Frot 現年均是五十上下；照我們中國人的眼光說起來，都是應當享福老人了。福羅君前曾任陸軍 Adjudant 之職大約當我國營副官之類二十八年。歐戰之際，與其子均在戰場爲國宣力。現以老辭歸，還有餘俸可供生活。其子在巴黎某製鉛工場當管理人，所入也不少。但福羅君夫婦，全沒有我國老人所謂「享福」「靠兒子」的心理。福羅君時常出爲人作農工，如爲割草，挖洋芋等事。馬丹福羅，更是終日勤勞。凡做飯，洗衣，掃地，買物，縫綴，等事，都是他一個人做。西洋家庭，本少僕役；中等人家，更不多見；一切事情，都靠主婦自己做，間有少女帮忙，也是例外。我想家庭制度，既是不能廢除的，家政的事，惟有女子擔任爲最宜。然則做飯，洗衣；掃地等事，仍當爲我國新女子應習之勞耶？

不僅如是，福羅君夫婦，尚在屋後經營一小園，面積約三分之一畝。園中有蘋果，桃子，葡萄等果樹。有白菜，胡蘿蔔，葱韭等菜蔬。有牡丹，芍藥，玫瑰，茶花，Muguet, Pensée, Marguerite Oeilt,Lilas Giroflée 等花。果樹我還沒有見他成熟。菜蔬則常供我們 Salade 之用。至於花，種數最多，約占全園面積之半，有些我還不知道他的名字。在我書案上的花瓶，和主人食桌上的花瓶，常時都在換新鮮的；大有「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的氣象。但此花此菜；不是聽其自然，就會成功的，還是少不了「勞動。」每當夕陽西下，福羅君常持鋤抱鑽，往來於小園和器械室之間；此器械室有各種農具及木工器械，儼然一家庭工場。時而耘菜，時而灌花。馬丹福羅，則拾取敗葉，或廚中餘菜，以喂其兔和雞。兔爲法人肉食之一。伊家女郎，也來帮助他父母拿取一二器械。我有時亦到園中吸新鮮空氣，就一花，一物，強記幾個法語名詞。看他們家人相處的樂趣，使我生無限羨慕。但此樂不是無代價得來的；的代價是甚麼？還是「勞動。」這種伴勞動而得的快樂，比安坐在屋子裏頭，更有趣得多呵！

現代問題，無一不與經濟問題有關係；改造家庭，也首當從經濟入手。我看西人社會的生活，有兩件是我們最不如的。第一是「規律的生活，」第二是「經濟的生活，」要充分說明這兩種生活的內容。此時實不暇，但就家庭言，也可略見。馬丹福羅，每日治家事甚繁，從沒有現過遽促切迫的樣子。常時都是狠從容的。清早六時半起床，七時預備咖啡，八至九時爲我收拾房間。九時

收拾他自已的房間和竈房，十二時以前，略治針黹及其他雜事，如在星期二和星期三兩日，便洗衣服；十一時半預備午膳，三時以後，或訪鄰人，或看書報，此爲一日中最閒之時間，五六時偕其夫在園中工作，七時預備晚膳。每做一事，都有定時，每件事情的做法，也有一定程序。此種「有定時」「有定序」的生活，豈不是我們應當學的規律生活麼？

怎樣說西人生活，是狠經濟的呢？西洋社會，種種組織——最重要的是交通組織——完備；無一不是狠便利的，也就無一不是狠經濟的。凡是公共切要的東西，都取分工法來經營：比如麵包，一家做成，分售各家，減省了許多時間；不像我們的飯，吃一頓要預備一頓；又比如自來水，隨處都有，各家要用，只須把管子一扭；不像我們，還是各人吃各人挑。這些都是社會組織上的影響，我所謂經濟的生活，還不僅此。

我所謂經濟生活，是「不浪費」的生活。法人以奢侈著名世界，我說他不浪費，誰個肯信？但浪費是有界說的，不能專以用錢的多少來定，

1. 主觀方面，浪費與否，當以所得的和浪費的相比，取其百分率爲標準。以算學上的用語說；就是

所得：所費＝100：x。x 假名爲費率。

例如甲一年收入二千圓，支出五百圓，乙一年收入一千圓，支出四百圓，乙雖比甲支出少，但甲的費率是25%，乙的費率是40%，乙的費率比甲高，故我們應說乙是浪費者，而甲爲非浪費者。這個準標，不是絕對的，只能相對除開生活必需費外來判斷。但此處不必詳討論。

2. 客觀方面。浪費與否，當視金錢所生的效果。例如出兩圓買本有用的書，和出一圓買筒大砲台煙，後者是浪費，前者不是浪費。又如出十圓買架狠耐用的錶，和出三圓買架贋格索，後者是浪費，前者不是浪費。

照這兩個標準說來，我見我國狠有許多人，所得既不多，消費卻甚大。「賭博」之風，幾遍全國，冶遊酒宴，也是尋常的事。這些還是不正當的，就是正當的，也不免有引人浪費的地方。我在上海洗澡，每次要費半圓，除了洗澡的費外，還有種種雜費。在法國洗澡，雜費的事，一概沒有，每次不過一角餘。即此一端，也可見我國民是浪費的國民；我國社會組織，是引人爲浪費的組織。法人雖奢，其費率恐還不及我們呵！

至於居家，我國人更多一種浪費，便是「應酬。」這種應酬，在外國並非沒有，不過不如我們的費事。尋常魄贈多是用花，主家受魄後，也不必酬謝。五月一日，是我主人女公子的生期，鄰人多以花爲贈，我也送了 Muguet 一簇，磁瓶一個。我的禮比別人稍厚些，主人得之甚喜，然亦不過握手道聲 Merci 而已。

經濟生活；並不是苟簡的生活，把我國家庭和西洋家庭比較，最缺乏的；是「美的裝飾」家庭無美，便是家庭生活枯窘的表徵。因爲家庭生活枯窘，所以家庭內的人，纔在外另尋樂趣，社會上種種不正當的愉樂，都是爲彌補這種缺憾的！有人問我上海人何以好逛大世界，好摸麻雀，好打茶圍？我說因爲他們不顧在家悶處的原故。何以在家會生悶？一半由精神少愛！一半由物質無美！

西洋家庭，就是貧窮的，也有三件東西，一面大鏡子，一架鐘，一架樂器。在我主人樓上住的一家人，不過是個郵差，前天他已費百佛郎，爲他兒子買了一架四弦琴。Violon 我的主人，也不過是個粗力工人，用錢是很儉的；但他家中的傢俱和陳設；却狠華麗，昂貴。一個裝衣服的大櫃子，周圍是油光的，外面嵌五尺長的大玻璃，論其價格，已在一千佛郎以上。一個火爐，不過是燒煤炭的，黑鐵已射光，四圍的銅柱，更可照人。其他如桌，椅，牀，被，碗，盞，等，無一不是狠適觀，狠耐用的。但他們的傢俱，只求夠用，並不多置。我國富家，亦未嘗無陳設，客廳內的椅子，必定比他們還多，箱子內也不少的舊字畫，衣服，總還有放起生黴的。一個求多，一個求精，這點也可見經濟與不經濟了。

經濟不過是維持家庭的，家庭不僅僅是經濟社會。家庭譬如一個盒子，內中裝了一件最寶貴的東西，這個東西是甚麼？就是「愛情。」愛情者，家庭之靈魂也。家庭沒有愛，或有愛不能使他正當發展，這種家庭，便算死了。只見他事事牽累我們，並不見他給我們的幸福。在這裏頭生活的人，就好像坐籠子一般！

愛情這個東西，最喜歡「自私，」最害怕「壓迫。」我們要想家庭生活圓滿，必定要家庭的組織不背愛情這兩種性質。西洋家庭，愛情表露的機會狠多，人人都知道，可不要我多說。但我家庭何以不能呢？這個原因，一半當歸罪於學說，—禮教—一半當歸罪於組織。大家庭制度，是不能容愛情的「自私」性的！學說又時常來壓迫他，愛情敵不過這兩種仇敵，便弄得來懨懨無生

氣。於是家庭之爲家庭?除了共有財產，繁衍嗣續，這兩種功用外，更無精神上的價值了!

所謂愛，本不專指夫婦，父子的愛情，也是一樣有價值的，我知道有許多人懷疑小家庭制度；—一家庭只許有一夫一妻的制度—以爲這種制度，不能並容父子和夫婦的兩種愛情，這個見解，實在錯了。福羅君有母年己狠老，現時住在鄉下，自爲一室的主人。福羅君每隔五六日，或八九日，必往省視一次；有時獨去，有時挾妻女同行，至住一日或兩日，歸時滿袋菓品和 Paté 之類，都是他母親贈他的。馬丹福羅，對於他的父母，也是如此，不過往來稍疏點。某星期日，馬丹福羅，且邀我同去，我謝未往。後頗悔失此機會，不能見鄉下老人獨居的生活。但我從福羅君對他母親的心看起來，也知道這個老人並不是不快活。他們的愛情，並不減於我們。

又福羅君的兒子，現年二十三歲，雖還沒有娶妻，早巳不同居了。福羅君夫妻的生活，並不因此不快。一月之前，他兒子寫信給他們，謂近在巴黎戀愛某女子，願與定婚，邀其父母一晤。福羅君父婦聞之，均欣然往，並製一大花球，持贈他兒子的情人。後來馬丹福羅告我，此女並不惡，但此地另有一女子，較彼更美，他狠願他兒子與彼結婚，但他兒子不欲，只得作罷，言下並沒有不滿意的樣子。

因此，我就知道分居和尊重兒子的自由，都是維持愛情的「自私」性的，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敎養子女，也是家庭的一樁大事，過寬則不免流爲邪僻，過嚴又恐傷愛情，都不是敎育方法。福羅君有子女各一，子年長他去，我不及見。惟此少女，他們愛如「掌上明珠」，終日只見他笑嘻嘻的，從沒有見他愁苦過。高興起來，便唱起歌，不然，就抱着父親或母親親吻。每逢星期日午後，或有客來時，便弄四弦琴，樂極了，竟要强他肥胖的母親，在寢房內跳舞。他的行動，是狠自由的。他父母事事都依從他，不曾拂過他的意思。但此女也常時跟著他父母，不曾離過，不曾做過他父母所不欲的事。放學歸來，便娓娓把學校中的瑣細事情，一一告訴他們。當五月 Pentecôte 節那一天，女欲往 Cirque 聽音樂，父母謂在夜深，不許，女雖失望，然終不去。但他父母並沒有呵責他，女亦並非怕父母呵責，只是不忍傷感情罷了。

子女者，家庭之花也。家庭無子女，譬如華室無花。家庭教養子女的方法也應當如園丁養花一樣，只許培植，不許摧殘。家庭內應當如春風那樣和煦，不應當如秋霜那樣冷酷。父母就是子女的好朋友。子女肯常時跟着父母自然會把周圍的惡環境隔離。環境是善的，天眞燦爛的小孩子，何能爲惡？

但這種教育，非爲父母者先有相當的知識不行。家庭問題，大半歸結在教育問題上，女子教育尤爲重要的。

假使我國的女子教育長久不進步，我們所說的種種，都是廢話罷了！

一九二〇年六月八日蒙逵爾尼

少年中國學會消息

會務報告

八月二十八日常會　北京本會同人，是日午後四鐘，假漢花園一號孟宇開會，到會者爲張君申甫，鄧君仲澥，蘇君演存，孟君壽椿，章君了天，陳君愚生。是日提議事項如下：

一　審查改造聯合約章草案　改造聯合約章草案，前由各團體代表會議公推本會會員張君申甫草擬，茲張君將草案擬妥，特藉常會之便，徵求北京本會同人意見，經全體通過無異議。

二　傳觀沙市蕭君冠英來函　沙市蕭君冠英致本會一函，幷愛國信箋印刷品各數種，傳觀後決推陳君愚生斟酌答覆。

九月六日來今雨軒茶話會　是日午後四鐘，北京本會同人，假座中央公園來今雨軒開茶話會，歡迎本會留日會員黃君道一，並歡送上海本會會員沈君君怡。是日到會者爲徐君彥之，張君申甫，孟君壽椿，劉君養初，蘇君演存，鄧君仲澥，陳君愚生，是日附帶提議事件如下：

一　通過改造聯合約章草案　改造聯合約章草案，前經各團體代表會議議決，但須經各團體通過始生效力。本會除南京上海漢口及國外各處須另行通告由其自行開會取決外，北京同人特藉本日集會討論，經全體通過。

二　編輯簡明小冊叢書提議　本會叢書編輯部，前經議決設置，惟所擬編輯者，類皆關於研究專門學術之書籍，成書

不易，且於一般社會影響甚小。茲由陳君愚生提議，另出通俗簡明小冊叢書一種，宜傳主義，討論問題，敍述事件均可。字數以三千字以上一萬字以下爲率，体裁專用淺顯白話，期老嫗可解爲度。當經議決，另擬簡章，徵求全體意見。

九月十八日常會　是日午後四鐘北京本會同人假北京大學圖書館開常會，到會者爲李君守常，易君君左，鄧君仲澥，孟君壽椿，蘇君演存，張君申甫，陳君愚生，是日提議事件如下：

一　改組月刊編輯部　少年中國月刊編輯部，原爲五人，主任李君守常，編輯孟君壽椿，張君申府，黃君一葵，康君白情，現李君守常孟君壽椿均因事忙不能兼顧，康君白情已赴美，張君申甫亦將出國，同時辭職，當經改推蘇君演存爲主任，黃君一葵爲副主任，擔負編輯全責。

二　改組執行部　執行部主任原爲王君若愚，副主任爲陳君愚生，王君若愚出國後，係由副主任陳君愚生代行職權，本屆經評議部推陳君愚生爲主任，蘇君演存爲副主任，蘇君演存現既擔任月刊編輯部主任，執行部事務自難兼顧，當經推定鄧君仲澥爲執行部副主任，繼蘇君演存之職。

會員消息　留日會員黃君道一自前月來京，於本月九日由京赴日。上海會員沈君君怡自前月來京於本月十一日由京仍回上海。北京會員李君守常，於前月回籍接取家眷，已於月初回京，寓西城石駙馬大街後宅三十五號。徐君彥之因祖母病重於月初回籍省視。章君了天前請退會，經北京同人挽留，業已取消退會之議，現遷寓松公府夾道七號。天津會員陳君平甫於中旬來京入匯文大學，寓該大學西樓寄宿舍。劉君養初前因暑假回籍，刻已回京，仍寓馬神廟北京大學西齋。康君白情，周君炳琳，已於九月二十七號赴美。黃君仲蘇謝君循初通訊地址如下：Mr. Hwang Hsuen ℅ The chinese student club 204 East John street U. S. A.

新加入會員　陳君政係浙江紹興人，現住北京大學哲學系第二年級，昨經鄧君康，孟君壽椿，李君大釗，蘇君甲榮，劉君仁靜介紹加入本會文科。

評議部記事

本會第二年評議部部員李守常，惲子毅，余景陶，孟壽椿，楊英甫，黃日葵，左舜生，七君當選，最近關於會務，有種種討論，茲分別詳

紀如下：

舜生提議：

（一）評議員散居各地，事實上無開會之可能，關於會務討論，主張用通信辦法；凡某評議員有意見提出，即逐條寫出，徵求全體評議員同意，如某條得全體評議員過半數簽字贊同，即作爲通過。

此條一致通過。以後評議部討論會務，即用此種通信提出簽字表決辦法。

（二）按本會規約第四十九條，應由評議部舉執行部正副主任各一人，主張舉陳愚生蘇甲榮兩君擔任。

此條除陳君已一致通過被推爲執行部主任外，蘇甲榮君因被北京方面推爲少年中國月刊編輯主任，執行部副主任，由北京方面改推鄧君仲澥。故本會第二年，執行部正副主任，一爲陳君愚生，一爲鄧君仲澥。

（三）少年世界出完第一卷，暫時停刊。

此條子穀守常日葵均贊成停刊，南京方面會員，亦致函評議部，云該方面多數會員預備努力於叢書事業，無暇顧及雜誌，故本會第二種月刊少年世界出至第一卷第十二期止暫時停刊。

（四）會員曾琦君致函評議部，提議介紹女會員；按本會規約第四條『凡中華民國之有志青年由本學會會員五人介紹經評議部認可得爲本會會員』。所謂『有志青年』原無男女限制；主張只要有適合本會徵求會員標準之女同志，同人儘可介紹，惟此事在本會爲創舉，希望介紹人絕對慎重，絕對負責。

此條全體通過，以後本會得介紹女會員。

（五）巴黎同人提議，凡有宗教信仰者，不得介紹爲本會會員。主張贊成巴黎同人提議，幷主張已入本會而有宗教信仰者，自請出會。

此條全體通過，以後同人不得介紹任何宗教信仰者爲本會會員，幷請已入會而有宗教信仰者尊重此條議決案，自請出會。

（六）少年中國應切實整頓，由北京同人另組編輯部，切實負責。

此條全體通過。已由北京方面改推蘇甲榮君爲編輯主任黃日葵君爲副主任

（七）請執行部稽核，并在月刊公布，凡本會會員，有未繳入會金及兩年常年費者，請其照繳。

此條全體通過，請陳愚生鄧仲澥兩君實行，即在本月刊第六期公布。

代英提議：

舜生前提評議部通信會議狠好，但各條議案，共寫於一紙之上，只便簽字，不便發表意見，不適於頭緒較繁的議案。所以我想：（一）議案每條各寫一紙，贊成的簽名贊同；不贊成的發表意見，以過半數同意爲議決　（二）傳遞照提議人所開名字次第，如傳畢各執一說，無過半數同意之點，則由最後一人仍傳於提議者，以再順次序傳遞，彼此損益意見，到有過半數同意爲止。　（三）每次議案通過後，全案由最後收到之評議員交編輯部，編入會務報告　（四）會員於會務有何提議，評議員當尊重之，代爲提出討論

此條全體通過，家菊修正第二項爲：傳遞照提議人所開名字次第，如傳畢各執一說，無過半數同意之點，則由最後一人『將該條』仍傳於提議者，………又第三項後加一句如下：但將未經過半數同意之條割下，以求發表的迅速。以後評議部通信討論，即照此項手續辦理

夢九提議：

爲介紹會員，力求審愼，同志對於某人認爲符合本會條件，宜請求評議部同意，得同意後，再紹介於多數同志，待經過較久時間，再請其入會。

此條家菊守常代英壽椿舜生均主張與受介紹人同地之介紹人，以兩個爲限。（一）可免徇情之弊。（二）可使受介紹人多識外處會員，而真收入會的實益。以後同人介紹會員，從此條公布日起，請先介紹與各處會員通訊，與被介紹者同地的，只能限兩人，否則評議部不能通過。

會員通訊

本會同志諸兄均鑒。歐洲同人對於會員舉行砥勵問題。整頓會務問題。月刊稿子問題。久思有所討論。七月二十三日特由在

法會員曾琦君等公推太玄來德商議一切。太玄於二十四日偕白華來德。連日會同時珍光所在 Hut Park 及附近山林會商。其結果如左。

（一）會員學行砥勵問題。 近來國內同志紛紛來歐留學。每當舊友重逢之際。彼此思想接觸。往往引起一種感想。即國內空氣與國外空氣完全不同。幾經辯難討論。乃決議用歐洲本會同人名義共致會內同志一函。互相砥勵。此函現已草定。俟歐洲會員全體署名後。即行寄上。茲不多贅。

（二）整頓會務問題。 現在本會人數漸多。且散居各國者尤衆。通信尙且不易。遑論學術及事業上之互助。即欲互助亦不知從何助起。其咎由於各會員所欲終身研究之學術。及所欲終身從事之事業。彼此均不相知。夫個人不自知其終身欲究之學術與欲做之事業。則其人必終無成就。團體若不自知其各分子終身欲究之學術與欲做之事業。則其團體必無成就。可斷言也。故弟等以爲整頓會務。實行互助。首應統計吾會會員研究某種學術者若干

人。擬從事某種事業者若干人。將來維持生活之方法如何。着手事業之地點及時期。皆應一一調査明白。然後再由執行部分類編輯。譬如研究某種學問者若干人。從事某項事業者若干人。欲在某地作事者若干人。彙印成冊。（最初可用油印或鉛印之單行本。將來第二週年印紀念冊。再印入紀念冊內） 分給各同志。然後各同志各擇其學術相同。或事業相同之同志。切實討論。（並可參加非會員共同討論） 如此始可言互助。否則彼此均不相知。雖欲勉强通信聯絡感情。終無實益。徒費光陰。且本會旣知各分子將來學術事業之趨向。則從此可以窺見本會將來事業進行之途徑。通盤計算。務使其不發生『人才不經濟』及『人才缺乏』之感。吾會宗旨學術與事業並重。然此二事往往一人不能同時兼顧。故常有偏重學術或偏重事業之現象。弟等以爲吾會亟宜培養學者。凡會員願意深造學術者。吾輩不宜多以會務擾之。但求其努力造學而已。至於供給月刊文字及會員最低度應負之責。實與其求學無礙。當然不能隨意卸責也。弟等擬

有一表。如同志以為可以採擇。即請從速照式印就。分寄各處同志。速為填寫寄還北京執行部。彙印成冊。再行分給各地同志。以後新加會員填入會願書時。須同時填寫此表。

姓名	終身欲研究之學術	終身欲從事之事業	事業着手之時日及其地點	將來終身維持生活之方法	最近住址	備考
周太玄	哲學 化學 兒童心理學	平民醫院 兒童公育	民國十五年北京近郊	醫院助手及教育	◎	◙
王光祈	經濟學	新村及工讀互助團	民國十五年北京及其近郊	手工藝及教育	✳	
魏時珍	數學 哲學 生物學	教育	民國十五年上海或北京	手工藝	△	
宗白華	哲學 心理學 生物學	教育	民國十三年上海南京或北京	教育	×	

◎ 住址 Monsieur Tchéou tai chuin 62 rue Gay Lussac Paris (v) France

✳ Herrn Wang Kwang Chi, am Wasserturm 15 Preungesheim Frankfurt a. m. Deutschland

● Herrn Wei Si Iuan, 26 Lullmann=Hr. Preungesheim, Fankfurt a/m, Deutschland

× Herrn Chung Chikui " " " " " " "

◙ 此欄登載關於已着手之事業近況或其具體計畫

(三)月刊稿子問題。 前述之整頓會務問題。全係整理學會之內部。至於月刊則為吾輩發表心得。與會內會外同志互相討論學術之機關。換言之。即為吾會事業之一種。弟等以為此數年內不宜多辦他種事業。只努力將月刊內容切實整頓。蓋此時吾輩自身多在求學時代。恐無餘力再辦他事。而學會自身亦在鼓吹時代而未到實行時代。故以整頓月刊為現在之唯一會務。至於通信社及其他事業。若有同志願意從事者。吾輩亦極贊成。且願互助。惟不必列入會務耳。又惲代英兄所提出之編輯叢書意見。弟等均極同意。惟弟等欲將全力集中於月刊。恐對於叢書不能多所盡力。茲將供給月刊稿子辦法。詳列如下。

(一)少年中國月刊。

(甲)每月法國方面担任四篇由周太玄付郵。德國方面担任三篇由王光祈付郵。

(乙)每月十五號以前付郵。

(丙)每月此間稿子仍依照月刊寄來之編輯方針分別擔任。

1. 關於青年修養之文字。 每次必寄一篇。
2. 關於哲學科學文學之文字。 每次寄四篇或五篇。
3. 批評文字。 每次寄一篇或二篇。
4. 作品。(詩與小說) 隨時供給。

(丁)以後此間供給之文字每人皆自為統系。每篇均有結束。不登『未完』字樣。

(戊)此間同人以為『會員通訊欄不必登入非會員之信。若有對會外通信必須登者。可另闢『通訊』一欄。列在『少年中國學會消息』一欄之前。不知編輯諸君以為何如。

(己)德法英各會員間之通信。當隨時寄登。

(庚)此間供給稿件之約。自少年中國第二卷第六期起實行。即九月十五號以前開始寄稿。

(二)少年世界月刊。

少年世界之稿。此間同人當隨時收集寄上。惟不能按期限定。倘望美國日本及國內之同志多多供給稿子。是為至禱。

弟等此後當努力負責。按期付郵。惟歐亞交通不便。郵遞往往遲慢。故仍望編輯部諸君每期照舊預備稿子。不必專候歐洲來稿。以免遺誤出版日期。喪失信用。至盼至盼。

以上三個問題。雖由弟等四人議決。惟太玄此次來德與會係受在法同人之委託。故此次議決。旅歐同人必能實行。先此奉聞。即詢諸兄康健。

弟周太玄魏時珍宗白華王光祈上言。

七月三十日自德國佛郎克寄。

新青年

新青年社發行

八卷一號

八卷二號

少年中國第二卷第四期

民國九年十月十五日發行
法蘭西號定價一角五分

編輯者 少年中國學會

發行者 少年中國學會

印刷者 亞東圖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 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亞東圖書館

英文通信處如下：

THE ORIENTAL BOOK COMPANY,
L.84-85 Can'on Road,
Shanghai, China.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冊
定價		一角二分	一元二角
郵費	國內	二分	二角
	國外 日本	與國內同	
	國外 其他	每冊六分	

少年中國學會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本學會的宗旨:—

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

Our Association dedicates itself to Social Servic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in order to realize our ideal of Creating a Young China.

本學會的信條:—

(1)奮鬥 (2)實踐 (3)堅忍 (4)儉樸。

本月刊特別啓事

請與本月刊交換的雜誌注意

本月刊自二卷一號起關於交換雜誌事改由北京西城南閘市口回回營三號陳愚生君接洽凡與本月刊交換的各雜誌以後請統寄該處爲荷

本月刊緊要啓事

凡有訂報派報及刊登告白事務請與上海亞東圖書館接洽

凡有關於編輯事務請與北京松公府七號蘇甲榮君接洽

凡有關於學會事務請與北京西城南閘市口回回營三號陳愚生君接洽

本月刊第一卷全卷有精美洋裝一冊的，定價洋一元七角。但存數不多，要買請快，遲便難得了。